



正覺

電子報
第 88 期

2013.03.01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

《維摩詰所說經》卷2

What does the origin of illness mean? It means clinging. Due to clinging, there is the origin of illness. What does one cling to? Three realms are what one clings to. What does eliminating clinging mean? It means nothing to attach to. If there is nothing to attach to, there is no clinging. What does nothing to attach to mean? It means being away from the two views. What are the two views? They are the internal view and external view. Being away from the two views means nothing to attach to.

Vimalakirti Nirdeśa Sūtra, Vol.2

眾生不能得解脫，就是從這個顛倒想而來。但是佛門中有很多人在修行，也不能獲得解脫；是為什麼而不能得解脫？也是因為顛倒想，他們的意根照樣把意識的功德據為己有，不願讓意識的功德消失掉，意識的什麼功德呢：知覺諸法。所以才會不斷的去執取離念靈知，佛門中很多人都是這樣：認為離了妄想雜念，這覺知心就變成真心了。但那個所謂的真心，是變來的，正是本無今有的生滅法。

《維摩詰經講記》第一輯，頁 318

Living beings cannot be liberated because of this topsy-turvy thought. However, a great deal of practitioners in the school of Buddhism cannot be liberated, either. Why can they not be liberated?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topsy-turvy thought. Their root of the conscious mind [Manas] takes possession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the conscious mind in the same way and would not let them disappear. Which merits and virtues of the conscious mind does Manas take possession of ? It is to perceive all dharmas. Therefore, one will constantly and stubbornly hold on to thoughtless pristine awareness. Many Buddhists are like this: they think that if one departs from fancies and distracting thoughts, then this perceptive mind will become the true mind. Nevertheless, that so-called true mind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something else; it is a dharma of arising and ceasing that originally does not exist but exists now.

A Discourse on the Vimalakirti Nirveda Sutra, Vol.1, p.318

目錄

正覺電子報第 88 期

童女迦葉考(五)	平實導師	1
中觀金鑑(三十七)	孫正德老師	16
蒼天有眼(三)	郭正益老師	28
見性與看話頭(十四)	黃正倬老師	49
廣論之平議(四十六)	正雄居士	62
救護佛子向正道(二十四)	游宗明老師	82
假鋒虛焰金剛乘一序	釋正安法師	92
生生世世的保護傘	光璃子	99
台灣之行有感	趙正華居士	113
般若信箱		117
公開聲明		132
佈告欄		135
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		150



童女迦葉考

—考證童女一名之意義—

—平實導師—

(連載五)

第七章 不迴心聲聞人心態異於迴小向大的聲聞僧心態

《分別功德論》既是小乘人所造，則將自己所結集的經中人物改稱為沙門、尊者，不稱其為菩薩，亦是理所當然者。然而記錄童女迦葉菩薩史實之聲聞經中，除了多處譯為童迦葉以外，亦有特別直譯為童女者，由此已可分明顯出迦葉菩薩之童女身分也。至於南傳經典中，只音譯為鳩摩羅，不欲人知鳩摩羅迦葉是童女或童子身分者，亦屬正常之事；所以者何？南傳聲聞法中一向崇尚比丘故，尚難容許比丘尼存在，何況願意譯為童女迦葉、童迦葉？則其音譯為鳩摩羅迦葉，心態亦可知矣！由此證明，應成派中觀等六識論者，處處站在日本一分批判佛教者之立場，亟欲推翻二乘經中的大乘人物，藉以證成他們所主張的大乘非佛說，其處心積慮，處處可徵，可謂司馬昭之心矣！

若有人言：「〈童女迦葉考〉一文說：『《分別功德論》是二乘人所作，所述事實不可信賴。』理由牽強。因為佛經皆是阿難尊者所述聞佛說法的事實，所以經典開始都有『聞如是』，若前述理由成立，恐怕有人會說：『《阿含經》乃至一切佛經皆不可信賴。』」然而，在此不得不請問：阿難只是二乘人嗎？阿難在 佛陀第二、第三轉法輪時期，皆拒絕與聞 佛陀說法的勝會嗎？諸阿羅漢在 佛陀第二、三轉法輪時期，都拒絕與聞 佛陀的說法勝會嗎？在事實上是否有此可能？又，阿難尊者難道不是大乘佛法的教外別傳第三祖嗎？難道您想要指稱阿難尊者未曾證悟大乘法嗎？

如是思已，即知阿難尊者是兼具聲聞智與菩薩智之聖者，在初轉法輪時期本有聲聞僧之身分，當然具有聲聞法之智慧；後來既然同時與聞 佛陀第二、三轉法輪之大乘勝會，並且早已迴心大乘，又已實證大乘菩提，怎能說阿難不具有大乘菩薩僧之身分？據此以觀，主張阿難尊者不許同時參與大、小乘之經典結集者，或主張說：「〈童女迦葉考〉一文說：『《分別功德論》是二乘人所作，所述事實不可信賴。』理由牽強。因為佛經皆是阿難尊者所述聞佛說法的事實，所以經典開始都有『聞如是』，若前述理由成立，恐怕有人會說：『《阿含經》乃至一切佛經皆不可信賴。』」其理由即不能成立，謂《分別功德論》作者心態錯誤而造出錯誤論著，與阿難尊者所結集之四阿含是否正確，二者在邏輯上並不能取來類比故，有智之人思之即知矣！

又，若阿難尊者等初轉法輪時期的聲聞僧，後來都拒絕參

加 佛陀宣說大乘法勝會，亦皆不曾聽聞 佛陀宣講的大乘法義，竟然又與大乘菩薩 文殊師利等人共同結集大乘諸經，再來主張「阿難所結集的四阿含諸經法義不可信賴」，所說方能合乎邏輯而被有智之人接受。若阿難尊者已曾參與多數初轉法輪時期之聲聞法會，後來迴心大乘以後又曾參與多數之二、三轉法輪大乘法會，則彼人之主張即不得成立；故其可能產生之質疑，應不可能存在。

又，《分別功德論》之作者是何人？是何證量？古天竺曾有此論存在嗎？顯然是不存在的，才需要宣稱是由外國「以口授相付」，以免有人要求他必須提出梵本作爲證據；那麼依此推斷此論爲中國修學聲聞法的僧人所造者，即具有說服力。又，若另有人稱說此論是天竺僧人所造而流入中國者，爲何此論中又自說「以口授相付」之天竺是外國？而且，自古以來，經典所載只會有人名爲鳩摩羅，未曾有人以童女（鳩摩羅）爲姓，今者呂凱文先生主張「童女、鳩摩羅」都爲姓氏，所說實不能通也。以下南傳今譯的小部經典，可能是呂先生將迦葉判作「姓童女，名迦葉」而引作證據的文字：

小部經典 五—二四六

二四 拘薩羅王知，收留養育我，稱名爲迦葉，王子之待遇。

二五 爲大迦葉在，冠以鳩摩羅，依佛所說身，聞等蟻塚教。

二六 由是得解脫，我心全歸無，調御諸眾生，我得第一位。

二七 燒盡諸煩惱……

二八 實我善來哉……

二九 四種無礙解，我得八解脫……

—如是具壽鳩摩羅迦葉長老唱此等之偈。

於此今譯之小部經典中，雖說迦葉爲比丘尼母親所生而被國王收養；出家後只因姓迦葉者已有大迦葉了，爲了區別而冠以鳩摩羅（童子、童女）之稱，只是爲了區別的方便而加上童子或童女一字，然此本意仍非指稱童子或童女爲其姓氏。而且，南傳小部經典之間世，已是佛滅後數百年方才結集成功的，並且是由聲聞法中的凡夫僧結集成功的，是故此一小部所攝的《本生經》說法並不可靠；此部分，容後第八章中再作討論。

此外，提婆達多叛佛而另行創立僧團，是在 佛陀晚年之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14：

爾時提婆達多既得如是恭敬供養，即便發起邪惡之念：「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鄒波索迦、鄒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眾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¹

後來提婆達多果然向 佛陀提出如此要求，但被 佛陀拒絕；由此生瞋故，另創僧團，這已是 佛陀晚年之事。今者《分別功德論》及南傳《小部經典》如是認爲：童女迦葉是其母比丘尼所生，而其母比丘尼則是先在提婆達多新僧團中出家以

¹ 《大正藏》冊 2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14，頁 701，中 10-15。

後，由於有孕而使身量改變，被提婆達多逐出僧團；然後 佛陀為其母比丘尼解圍，其母方被國王留在宮中供養，足月以後生了迦葉，被國王收養為王子，等到長大才出家，隨 佛修行以後成為阿羅漢。從其母比丘尼有孕到迦葉出生、長大、出家、修行等長時間來說，迦葉成為阿羅漢時應已經是 佛陀入滅後的事了，不可能是 佛陀在世時就已經有大名聲流傳的人。然而漢譯阿含中的記載，迦葉卻是 佛陀在世時就已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人間而名聲廣傳了，才會使她的弘法事蹟被結集在阿含部經典中。觀乎此，則知《分別功德論》為了改變童女迦葉的性別，不得不增加了其母生她、國王養她而成為王子男身，然後讓她出家修行成阿羅漢；如此增加時程的結果，卻已不符經中的年月記載了，這也是《分別功德論》所說不符事實的旁證，由此可以證明童女只是身分的表徵，不是呂先生的所說姓氏；而迦葉是證得阿羅漢果以後迴心大乘的菩薩，她是不受八敬法拘束的；跟隨她遊行人間的五百比丘也是不受八敬法拘束的，因為她（他）們都是修菩薩行的人，不是聲聞僧，才能由證量極高的童女迦葉來率領五百比丘遊行人間弘化。

第八章 南傳尼柯耶小部《本生經》之結集年代

呂先生據以為文之南傳佛法小部《本生經》，其結集出現之年代及內涵，都值得加以探究；方能了知其所援引之經文是否有其效力，然後方可據以作結。若其結集年代及結集人物，並非可靠之時間與人物，則其可信度是不存在的。此如藏傳佛教的許多密經，都無可信度，其密續更不待言，由此為據而證明其法義都非正確佛法；如是考證，方有可信度。若是遽引不

可信受的偽經、偽論作為考證之依據，則將如同釋印順一生的考證一般，都成為刻意遮掩真相的愚行，不符合學術研究求真、求實的態度。

南傳佛法聲聞法教結集可信度之考查，實質上，其結集只是將古時流傳下來的經典集合，並非親聞佛說的法教結集，並非全都具有合法性；因為經過多代口耳流傳下來的「佛經」，是否還能稱為「佛經」？是大有疑義的；除非是已經由親聞 佛陀說法的證果者，證明其內容確為 佛陀所說無異，方能稱為「佛經」，而且結集成功以後不許再改變經文內容，否則終究只能稱為「菩薩論」或「羅漢論」。嚴重者，乃至只能說是「凡夫論」，全無聖教實質可言，而被聲聞凡夫繼續認定為「佛經」，據以為憑而全力實修之。

平實此語並非無的放矢，譬如覺音（佛音）所造的《清淨道論》，根本不能稱為「菩薩論」或「羅漢論」，因為其中所說都不曾涉及聲聞解脫道或菩薩所證佛菩提道之內容，連斷除我見的內容亦付之闕如，全都只在斷除外我所貪愛上面述說，連內我所的內容都尚不懂，何況能教授學人以解脫之道？空言「清淨道之議論」，復有何義？則其議論內涵殊不足以取作修行之參考，何況能作南傳佛法修行之依據？而今南傳佛法數百年來卻都取以為據，依之「實修」解脫道，而且代有其人自謂已得阿羅漢果，傳世至今仍不斷絕。若究其實，彼等歷代所謂證果者，悉屬因中說果之大妄語也！因為我見都具足存在。由是可知，凡所引證，皆必須取材正確；此則必須先有慧眼或者法眼鑑照其法義之疑訛，方能正確簡擇也！是故簡擇呂先生所

引小部經典及《本生論》之本質，即成必要之舉。

關於聲聞法教的結集，網站上已有現成資料可供參考者，臚列如下：

第一次結集，是在釋迦牟尼逝世後不久。這次結集相傳共有五百上座比丘參加，由釋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訶迦葉主持，結集的地點是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這次結集的目的是把佛陀一生所說言教誦出，以傳後世，讓大眾遵循。當時由佛的堂弟，也是佛的大弟子之一，被稱為「多聞第一」的阿難陀誦出佛所說的「經」，由另一位弟子優婆離誦出佛陀為僧伽團體所制的律儀戒規，由此形成佛教的「經」和「律」。

第二次結集發生在大約佛滅百年之後。這次結集的直接起因是佛教僧團中對於戒律問題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爭論。據說當時印度東部跋耆族僧團中的一些比丘對傳統戒律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張，遭到以耶舍長老為首的上座部長老比丘僧團的反對。耶舍長老於是召集了七百上座僧眾在毗舍離地方舉行了大規模的經典結集，對經、律的內容進行重新確定，以便統一認識。這次結集參加者有七百人，所以稱為「七百結集」，又因為這次結集的地方是在毗舍離地方，所以又稱為「毗舍離結集」。「七百結集」確定了跋耆族僧團中流行的十件事不符合佛法，這些決議引起了跋耆族僧團比丘的反對，反對者另外針鋒相對地舉行了一次集會，也用會誦的辦法對經、律進行核定，確定十件事為合法。由于這次集會

的參加者多達萬人，因此被稱為「大結集」，又因為參加這次結集的多為大眾比丘，所以又稱為「大眾部結集」。第二次結集之後，統一的佛教教團分裂成為「上座部」和「大眾部」兩大派。關於第二次結集的情況，北傳佛教的說法則略有差別。據北傳佛教經典《異部宗輪論》記，第二次結集是因為有個叫大天的比丘提倡異說，特別是對「阿羅漢」果位的看法不同，即所謂「大天五事」，由此引起了爭執，導致第二次結集的產生。

第三次結集據南傳佛典記載，發生在佛滅後 235 年之際，即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統治時期。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國王。阿育王統治的年代大約在前 268 年至前 232 年。在阿育王統治時期，孔雀王朝成為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據佛教資料記載，阿育王即位之初，暴虐嗜殺，在他即位第 9 年，發動了一次規模巨大的戰爭，以武力征服了羯陵伽國。殘酷的戰爭場面觸動了阿育王，在此次戰爭之後阿育王宣布歸依佛教，並大力扶持佛教發展。據說他在全國修建了數萬座佛舍利塔，大量施舍佛教僧團，供養數萬的僧眾。相傳僅在雞園寺一處就供養上萬僧眾。由於佛教在他的護持下發展迅速，以致當時許多非佛教的外道也混雜其中，佛教教義被攪亂。為了肅清外道影響，重新整頓佛教僧團和佛教教義，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由目犍連子帝須主持，召集一千比丘眾參加，對佛教三藏，主要是上座部的三藏進行重新會誦、確認。這次結集後，由阿育王派遣傳教師分赴印度各地以及週邊地區宣教，所到

之地，有緬甸、斯里蘭卡以及中亞、西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從此佛教漸漸傳播于世界各國。

第四次結集發生在 佛陀去世後約 400 年，即大約公元一世紀左右，大月支貴霜帝國的迦膩色迦王統治時期。迦膩色迦王是印度歷史上繼阿育王之後又一位著名的護持佛教的國王。在他統治時期，部派佛教經過不斷發展，已經產生了許多派別，迦膩色迦王接受了脅尊者的建議，在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一帶）舉行了一次佛教經典的結集。這次結集由脅尊者主持，以世友為上座，共有五百人參加。這次主要是論藏的結集，相傳迦膩色迦王命人以赤銅為牒，鏤寫論文，建塔封藏，以傳後世。

第五次結集發生在近代緬甸。1857 年，在緬甸貢榜王朝的明頓王主持下，召集了兩千多名上座僧人，在首都曼德勒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結集，這次結集以律藏為中心，對巴利文經典原文進行校勘和考訂。這次結集歷經 5 個月才完成。這次結集的經文被全文銘刻于 729 塊方形石塊上，全部碑文現在還保存在曼德勒的一個博物館中。

第六次結集發生在公元 1954—1956 年，這次結集是緬甸聯邦政府為紀念釋迦牟尼逝世 2500 年而發起。結集地點在仰光北郊五公裡（案：應為「里」）處的一座山崗上。參加這次結集的有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印度、尼泊爾、泰國等各國的上座比丘兩千五百人。這次結集以第五次結集所校勘的經文為依據，並參考了其他國家的各種巴利文版本，對巴利文三藏進行了嚴密的核

校。這一次結集完成的大藏，是目前為止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經》。²

由以上南傳佛法的結集記錄資料中，可以得出這些結論：一、真正的阿含解脫道經典結集，只有佛滅後不久即展開的五百結集。二、第二次的所謂結集，其實只是律法的決議記錄；即是針對十事非法的決議加以記錄，並非法義的結集；其時間已是佛滅後百餘年的事了！三、第三次「結集」是佛滅後二百餘年的事，是爲了確認當時流傳中的經典是否確屬佛所教授的經典，藉以排除外道滲透進來的偽經，無關於佛經的結集。四、第四次的「結集」是佛滅後約四百年間的事，只是針對當時的佛法論著加以釐清及保存，無關經典的結集。五、第五次及第六次的「結集」都不在天竺，而是在緬甸；只針對被翻譯爲巴利文的經律作出審定與保存。六、縱使北傳佛法《異部宗輪論》中有說到第二次結集，卻一樣是在律法上面所作的討論與決議，並不構成經典結集的實質。而且，在大乘法中所認定的第一次結集，並不是五百結集，而是不被聲聞部派佛教認定的七葉窟外的千人大結集；大乘菩薩們對於五百人結集後誦出時，聲聞人自稱已將佛陀所有法義全部結集完成的說法，不曾加以認同，甚至當場提出異議說：「吾等亦欲結集。」方有後來隨即展開而不被聲聞人承認的七葉窟外千人大結

² 資料來源：智博網：

http://www.3answer.com/mod/question/search_result.php?keywordQA=%E7%BB%93%E9%9B%86

《中國佛教圖鑑》，作者：夏傳才，頁 17～19。

集，這才是大乘菩薩所承認的第一次結集，也是曾經親聞大乘諸經的大乘菩薩們唯一的一次結集。所以大乘人認定的第一次結集，與二乘人認定的第一次結集，是不同的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譚。

由以上六個事實看來，由聲聞人舉行的第二至第六次的結集，其實都不能算是經典的結集，只能說是討論戒律以及對流傳中的經典加以審定及保存；因為能結集經典的人，必須是曾經親聞 佛陀說法，並且是實證 佛陀所說法而能真的瞭解 佛陀所說法義的人；也只有這些人才能對 佛陀所說的法義具有勝解的功德，因此而生起念心所，方有資格結集經典。聲聞人所舉行第二次的十事非法律典結集，其實已經不算是經或律的結集了，因為聽聞 佛陀說法並且已有實證的人都捨壽了。所以，南傳佛法真正的經典結集就只有第一次的五百結集³，其餘都是針對後來流傳及被翻譯為巴利文的經典加以審定及保存，或單純只是對律法加以討論決議及記錄保存罷了，所以都不算是真正的結集。以此緣故，這些所謂的「結集」，都不能取作最原始的佛法經典結集內容，更不能被取作最有公信力的考證依據。此外，南傳佛法小部經典中的《本生譚》，學術界也公認是出於聲聞部派佛教時期，所以其中有許多是口耳相傳之時被有意或無意作了一些改變；因此其中往往有一些是不同於較早傳入漢地的阿含部經典所載，因此其可靠性是絕無可能

³ 五百結集後隨即展開的七葉窟外千人大結集，是大乘佛法的第一次結集，不屬於南傳佛法的結集，不應計入南傳佛法的結集順序中。

比漢傳的《本生經》更準確。

只有由親從 佛陀聞法而且實證者，有了勝解而生起了念心所的聖者所結集誦出的最原始結集的經典內容，才是最符合當時真相的記錄；因為，這是由親從佛聞的聖者主持而結集下來的，不是長時口耳流傳的後世未悟凡夫主持而結集下來的。因此，呂凱文先生將後代結集流傳的純由南傳佛法聲聞人所「結集」的，而且是後出的巴利文經典所載內容，用來推翻最古、最正確的漢傳《阿含經》的說法，是取材錯誤而造成的不正確考證結論。

至於巴利文聖典的集成年代史實又是如何？這可以從下列的記錄中看出真相：

西元前二十六年（編案：大約佛滅後 460 年），大寺派羅希多等五百長老舉行佛典第四次結集，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和義疏，並首度將錫蘭佛教口口相傳的經典，用巴利文寫在貝葉上保存。摩訶男王時代（403-431），佛音論師（覺音）至錫蘭，住大寺，以巴利文為南傳上座部的三藏作注疏，並造《清淨道論》，奠定大寺派基礎，為南傳佛教留下傳承典籍。大寺派結集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與佛學著作，長期流傳在錫蘭境內，後來緬甸、泰國、高棉和寮國也傳承此一系的佛學。⁴

⁴ 佛光星雲編著，《佛光教科書-5 宗派概論》，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1999.10 初版，頁 213~214。

一八八六年，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至一九四七年，終於宣告獨立。獨立後的緬甸努力發展佛教，曾於一九五四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五月於仰光召開第六次佛教經典結集大會，出版完備的巴利文南傳經典，成績斐然。⁵

在阿育王時期，邀請目犍連子帝須長老來首都華氏城，召集一千名上座部長老，進行第三次結集，（編案：據說現存的巴利文三藏經典，即是在此次結集中會誦而成）（平實案：大約西元前 245 年）。在這次大會之後，阿育王又派遣僧侶四齣（編案：應為出）傳教，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率領四位長老和一位沙彌，被派前往僧訶羅（又譯為僧伽羅、錫蘭，即今斯里蘭卡）建立僧團，傳入三藏經典，錫蘭王室將王室的亭園捐出，建立寺院，讓僧團居住，稱為大寺。其後摩哂陀的妹妹僧伽密多也前往錫蘭，建立了比丘尼僧團，她並且將佛陀在菩提伽耶成道時所在菩提樹的分枝，帶往錫蘭，種植於大寺之中，這是錫蘭佛教的開始。

傳入錫蘭佛教屬於上座部的一支，又稱分別說部。至西元前一世紀，因為錫蘭僧團中的長老，有鑑於國內曾發生戰亂，擔心教典散失，由羅揭多與五百名長老，於斯里蘭卡中部馬特列地區的阿盧寺會誦集結三藏教典，並以僧伽羅文字將經典寫在貝葉上成書，這是巴利文三藏最早的起源。……

西元五世紀前後，北印度菩提伽耶的覺音到達僧訶羅

⁵ 同上註，頁 216。

首都阿努拉達補拉，進入大寺學習三藏經典。他將僧伽羅文義疏譯成巴利文，並且以巴利文寫作了許多註釋。覺音所秉承的主要都是大寺派的觀點，他寫作的《清淨道論》，對於南傳佛教有很大的影響，而《善見律毗婆沙》也在南北朝的南齊時被漢譯傳至中國。」⁶

所以，事實上是：阿育王作了第三次「結集」以後，派人到斯里蘭卡弘傳；經過大約一世紀的口口相傳以後，再翻譯成巴利文而寫在貝葉上，然後細心保存以免原文經典因為兵災而被焚燬或散失，這是巴利文經典初始形成的時間與因緣。由此看來，巴利文經典是聲聞法經典，是由上座部所弘傳的解脫道而非菩薩道經典；而且是 佛滅後幾百年的西元前大約 245 年時才由阿育王結集成的，並且是再經錫蘭的聲聞僧翻譯成巴利文的。譯成之後又過了大約七百年，尚未斷我見的覺音論師才進入錫蘭取得巴利文三藏，加以自己主觀的註釋。不但如此，他連巴利文三藏的經典也無法正確的領解義理，所以他所造的《清淨道論》中，全然無法述及我見的斷除，仍然落在意識境界中，遑論斷我執及親證本識如來藏妙法。

由此可知，單憑巴利文三藏中的經律記載作為考證的資料，是有許多盲點存在的；因為那已經滲入後代凡夫聲聞僧的許多自我觀點了，並無全面取證為真相的證據力。莫說後起的巴利文三藏經律，即使是最古老、最能代表佛世聲聞人所知的

⁶ 摘自維基百科〈上座部佛教〉。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BA%A7%E9%83%A8%E4%BD%9B%E6%95%99>

佛法記錄書「漢傳四阿含諸經」中，都已有許多不可靠的、純由聲聞聖僧心態而產生的錯誤記載⁷，何況後世輾轉流至錫蘭的巴利文三藏，都是由凡夫聲聞僧所結集及翻譯的，怎能取作最正確的考證依據？

在聲聞僧的認知之中，絕對不可能會有示現在家身的童女出家行者，來率領五百比丘遊行於人間，而且是佛世已經存在的事實。這在聲聞僧的心態中是絕對無法接受的，當然會在後面的結集過程中加以曲解，或者在翻譯時故意譯作「童迦葉」而不樂如同漢譯的四阿含一般誠實譯作「童女迦葉」。因為他們不知佛世三乘並弘的事實，也不知佛世的大乘出家人中有二種身相：一、受菩薩戒而不受聲聞戒的出家人，是穿著俗服的菩薩僧，如同童子 文殊、普賢，亦如同童女迦葉……等人；二、兼受聲聞戒而穿著僧服的菩薩僧，如同當時的 彌勒菩薩，以及迴小向大後的舍利弗、舍利子、須菩提、迦旃延……等人。他們只願意信受迴心大乘以前的舍利弗……等人的事相，不樂意信受迴心大乘法以後的舍利弗等阿羅漢們修學大乘法的事實與內容；乃至連最原始的四阿含諸經中的內容，他們都希望能加以改造。由此背後不能明說的原因，所以巴利語系的《弊宿經》，也就是呂凱文先生提到的法藏部、說一切有部，與部派不明的《大正句王經》中所說的《弊宿經》中的迦葉菩薩，都譯為「鳩摩羅迦葉」，都不譯為「童女迦葉」，其原因也就很清楚了。（待續）

⁷ 詳見拙著《阿含正義》的考證。

《中觀金鑑》

— 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

孫正德老師



(連載三十七)

由於應成派中觀師徒千年來積非成是，邪毒入心，已難救轉，必須一再舉例辨正之，方有機會拯救彼等之法身慧命。以下針對「煩惱障所斷者爲人我執、斷煩惱障尚未成就佛道、所知障淨智非煩惱障淨智所攝」等三目，再分別論述，以茲辨正。

一、煩惱障所斷者爲人我執

煩惱障所稱之煩惱，乃是指顛倒計著非常、是苦、無我、不淨之五陰爲常樂我淨，產生了貪瞋癡（無明）慢疑，以及我見爲首之惡見（含攝薩迦耶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邊見、邪見）等六根本煩惱。隨著貪等六根本煩惱而增長之忿、恨、惱、害、慳、嫉、無慚、無愧、放逸……等隨煩惱，亦是煩惱障所攝之煩惱，不屬於所知障所攝之煩惱（斷此等六根本煩惱時，並不能打破所知障，更無法斷除所知障）。由於不知五陰無有真實常住之體性而顛

倒計著，貪愛執取五陰爲我與我所，乃至貪愛執取與五陰相繫屬而有之世間資財、眷屬、名聞利養爲我所；若生於欲界，則於五欲境界中貪瞋癡我見等種種煩惱數數相應現行，除了此等於欲界六塵境界中現行之煩惱以外，尚有已經成就而未能脫離繫縛之煩惱—欲界愛所繫煩惱、色界愛所繫煩惱、無色界愛所繫煩惱—隨著有情之異熟果報而眠藏著，此等眠藏之煩惱則稱爲煩惱隨眠。此等在三界現行之煩惱與眠藏之煩惱皆是有記、有漏業種，也就是只要此等煩惱種子存在，必能引生後有名色五陰相續出生，乃是十二有支無明緣行所產生之煩惱所含攝的緣故。因此，二乘聖者除了致力於斷除欲界煩惱之現行以外，尚需身證初禪離欲界生斷除欲界愛所繫之煩惱隨眠，斷除五下分結成爲三果阿那含；或者身證八解脫而次第斷除色界愛所繫之煩惱隨眠、無色界愛所繫之煩惱隨眠，以欲界身斷除緣於五陰之我執與我所執以及微細之我慢，斷除三界愛之煩惱現行與煩惱隨眠而證得滅盡定，成爲世尊所授記所作已作、梵行已立、自知不受後有、自覺涅槃之阿羅漢。而阿羅漢所斷之三界愛煩惱，即稱爲煩惱障，也就是障礙出離三界之煩惱；其中之極微細我慢，即是意根所執取意識之微細了知性爲我，若以此我而領受「我已離貪愛、我已離所取、我已寂靜、我已涅槃」，則爲不能覺知此微細我慢之現行，尚有一分不寂靜、不離我取之煩惱障未斷除，並非已離愛、已離取、已寂靜、已涅槃，即屬未得而起得想之增上慢者。

微細我慢之所以不能斷除，乃是對於諸所有受皆與名色俱之道理不能如實了知；或是計著一切受外別有實我是能受者，

以此爲受者而領受離愛、寂靜等境界；或是不能如實了知，一切境界中之領受皆有分別而產生之我見存在，以爲一切受都非受者；或者於無色定中之寂靜境界計著「我」應無覺受，「我」已寂靜、「我」已涅槃，由此而發起我慢。此微細我慢對於未能離欲界愛所繫，以及未能離色界愛所繫、無色界愛所繫者，皆屬於未害、未斷、不能覺察之煩惱隨眠；此煩惱隨眠藏而隨逐著有情，待未來緣熟，於境界中現行時，由意識所獲得蘊處界無我之真實智慧予以對治斷除。此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如實了知意識見聞覺知性之緣生法相：「見聞覺知之領受緣於六入之觸而有，六入又是緣於名色而有，名色乃眾緣聚集所生者；名色無常生滅有爲，故六入、觸等生起見聞覺知諸緣，亦是無常生滅有爲；更何況名色中識蘊所含攝能領受六塵之見聞覺知意識心，如何能別於名色而成爲常住法？」如實聞、思、修蘊處界所攝每一法之無常無我性，未遺漏每一法者，方能斷除緣於蘊處界之我執與我所執所有煩惱現行與煩惱隨眠，安住於蘊處界滅後並非斷滅，仍有真實、法、如之涅槃本際不生不滅之如理作意中，最微細之三界有——意識明瞭分、覺知分，方得以滅除而取證出離三界之解脫果，成爲阿羅漢。

因此，月稱、宗喀巴等應成派中觀門徒，欲以證得細意識我之存在，認取細意識之領受了知性爲離於領受粗糙五塵外而別有之實我，以此細意識我爲常住法，聲稱如是證得細意識實我無自性，就是成佛之一切種智；此種違背聖教所敘述之邪說言論背景，即是來自於我慢煩惱隨眠所繫縛，而以我見現行煩惱所呈現之作用。彼等正是因爲不能如實了知意識分別我見之

所緣正是五蘊虛妄法，顛倒執取意識心之細分作為外於五蘊而別有之實我。而彼等所執意識心之細分也僅止於受用欲界五塵中之男女交合所受細滑觸之範圍，未曾觸及初禪中離欲界愛繫縛之清淨意識，更何況離色界愛繫縛之四空定中意識？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藏密應成派中觀冠冕堂皇假借佛法名相所立主張之行門，就是男女雙身於兩兩交合中實修，以獲得領受身觸之樂中，無有餘暇分別身外五塵境時專心了別樂受之意識，認定此時樂受境界中之意識為空性心，聲稱證此專心領受邪淫樂觸之意識心時，就是證得細意識我；若當時之受樂者，因為練就寶瓶氣而能使精液不洩，則稱已證得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自認為已經「即身成佛」。這正是以被三界愛煩惱隨眠所繫縛之凡夫身，不覺欲界煩惱現行相貌與過失，而妄想將有漏諸受中之意識見聞覺知性視為常住之本體空性。如是執著意識之能取與所取之交合中觸塵、法塵作為真實法之人我執者，尚且不能害、不能斷欲界煩惱之現行，更何況發起初禪觸及欲界煩惱隨眠之存在？遑論觸及三界頂——非想非非想境界中微細意識所相應之極微細我慢？

因此，應成派中觀所有門徒皆是師心自用，而以男女交合淫行中強烈樂受的意識極粗心作為極細心，以此管窺之見任意曲解佛教中阿羅漢所斷之極微細我慢，妄認為等同於成佛時所斷所知障隨眠，及煩惱障所含攝之微細習氣隨眠；實際上，此微細我慢雖然是無色界愛之煩惱隨眠，但仍然繫屬於遮障出離三界生死之煩惱障所攝，仍屬於煩惱障所攝的現行法，仍與習

氣隨眠無關。而阿羅漢所斷之煩惱從來未曾及於煩惱障習氣隨眠，更未涉及所知障隨眠之見斷、修斷內容。如是法界中存在之事實，非唯理證上必然如此，亦乃諸佛菩薩所明確教導與宣說者，茲恭錄經文、論文如下作為證明：

《解深密經》：

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我亦異門說為菩薩。何以故？彼既解脫煩惱障已，若蒙諸佛等覺悟時，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由彼最初為自利益，修行加行脫煩惱障，是故如來施設彼為聲聞種性。(註¹)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

又阿羅漢雖盡諸漏脫煩惱障，應知尚有所知障攝無明隨縛。如是無明，應知極遠隨逐有情，唯除諸佛，餘皆隨縛，是名無明隨縛殊勝。(註²)

《瑜伽師地論》：

若諸菩薩成就種姓，尚過一切聲聞獨覺，何況其餘一切有情？當知種姓無上最勝，何以故？略有二種淨：一、煩惱障淨，二、所知障淨。一切聲聞獨覺種姓，唯能當證煩惱障淨，不能當證所知障淨；菩薩種姓亦能當證煩惱障淨，亦能當證所知障淨，是故說言望彼一切，無上最勝。(註³)

註¹ 《大正藏》冊 16，《解深密經》卷 2，頁 695，中 3-8。

註² 《大正藏》冊 16，《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頁 842，下 11-14。

註³ 《大正藏》冊 30，《瑜伽師地論》卷 35，頁 478，下 20-27。

聲聞、獨覺唯斷煩惱障之現行，不能斷煩惱障之習氣種子隨眠，更不能斷所知障，唯有菩薩能斷盡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乃至進而斷盡所知障而成佛。倘若聲聞、獨覺蒙諸佛菩薩之攝受迴小向大而覺悟涅槃之本際入胎識自心如來，則能緣於親證入胎識而現觀入胎識之本來清淨自性、本來涅槃體性之真如無我法性，生起大乘無生忍之智慧，以此大乘無生忍進而修學種智，當能解脫於所知障所障之變易生死，最後使如來藏中一切種子不再需要有所變異而成就佛道。應成派中觀月稱、宗喀巴等，竟然以凡夫之知見，月且諸佛菩薩之聖教量，認為顯教所說之阿羅漢尚有如猿猴躍、呼他為婢之身語粗重習氣，唯於成佛時以一切種智乃能滅除，而稱顯教之成佛需無量數劫，曠日廢時；忝然主張彼等應成派中觀行者，只需依照其所創立理論與行門而實踐者，只須遣除五陰人我之名言文字「我」，認取此名言之「我」僅有言說而無有自性，妄取所受用見聞覺知即是空性本體，而於欲界男女和合之大貪中，證知受樂時意識明瞭分微細我之存在，再妄想此微細我之我亦是假名施設而無自性，則稱此藏密行者已證微細我而斷盡法我執、已破貪等習氣隨眠、已證樂空雙運、已經出離三界而證阿羅漢果、已經成佛，狂言修學其密法者在六個月內即可成佛（註⁴）。然彼等

註⁴ 參見 釋智誠、邱吉彭措著，《般若鋒兮金剛焰》——探悉顯密佛法真義兼破蕭平實師徒邪說。（新浪網可下載上、中、下共 3 冊，書中未列出出版資訊）。PDF 檔下載網址如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935037.html> 上冊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935038.html> 中冊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935039.html> 下冊 2012/9/20

所說皆是虛妄想所成，安住於意識堅固難壞之我見煩惱中而捕風捉影、幻想爲實證佛地境界。應成派中觀之月稱、宗喀巴、達賴、印順、索達吉等人，如是墮於我見中而不肯斷除，堅持意識是不生滅的常住法，粗淺如意識分別我見之內容，彼等都無法如實了知而破除，如是愚於五蘊之內涵而不能脫離五蘊苦聚之出生者，如是否定法界之實相、涅槃之本際入胎識如來藏者，如何能夠解脫於三界？如何能夠證得入胎識？如何能現觀入胎識如來藏恆時顯示之真實與如如法性？如何能因實證真如法性而發起般若智慧？如何能入菩薩數修學佛道乃至成佛？自身不能斷我見、不能得解脫、不能實證般若智慧、不能成爲實義菩薩，更不能成佛，又如何教導他人解脫於三界？如何教他人親證菩薩藏而修佛道？如今西藏密宗卻一向主張彼等密法之即身成佛法勝於顯教，妄稱彼等欲界貪淫法門中之「阿羅漢」乃是證得人我與法我之無自性，方得出離三界；於其密法中，更以證得意識微細「我」之無自性，妄稱爲已得一切種智，妄稱爲已斷除煩惱障之細分所知障而成佛；更於毫無揀擇能力之社會大眾中，以其成佛之名相爲糖衣，包裹著陷眾生墮入三惡道之邪淫鐵鉤而蠱惑、勾引大眾，冠冕堂皇的推廣其男女雙身欲界大貪之邪淫境界，這是最令一切正信之佛弟子所不忍者。爲挽救被彼等藏密之毒所害而陷於邪見深坑、邪淫、亂倫、貪欲鉤鎖、破戒之眾人，實是一切正信佛弟子應有之責！眼見後世無量苦痛之果報必將降臨彼等眾生，而能無動於衷，即非悲心菩薩。

於男女身觸之樂生起希望追求，乃是欲界有情受到欲界愛

繫縛而相應現行之貪欲煩惱鉤鎖，此亦是欲界有情汲汲營營追求、受用之大貪，於此數數現行之煩惱纏中，無知於自身已受到欲界愛種子現行所繫縛，正是藏密應成派中觀古今所有傳承者與隨行者之寫照。自身不能脫離欲界愛種子現行之繫縛者，數數被男女淫觸極重貪愛所纏者，已完全被三界愛之煩惱現行所繫縛，又如何能以此受繫縛之身心而聲稱自身已出離三界？或能教導他人修學出離三界煩惱障之法要？同樣的，自身被煩惱障之我見、我執、我所執、我慢所繫縛及數數現行不斷，並執取貪愛五欲六塵外我所為自心內法者，尚不能遠離外我所的執著，又如何可以聲稱自身已斷人我執，乃至斷法我執而成就解脫果及佛果？古今應成派中觀師，對於煩惱障現行之內涵懵然無知、對煩惱障習氣種子之隨眠繫縛亦無所知、對所知障之現行更是無力察覺，連所知障的聞所得慧都付之闕如，所思、所知、所說全都屬於常見外道法，連正學佛法的初機學人知見都不具備，又如何能度眾生？竟敢大膽宣稱已經即身成佛，如同愚癡貧民無勢無財而自立為王，豈非是自取誅滅之愚行！茲舉彌勒菩薩之開示，以利益諸多受到應成派中觀惡見所誤導者能如理思考：

云何建立煩惱雜染染淨差別？謂如所說本隨二惑，略二緣故染惱有情，一、由纏故，二、隨眠故。現行現起煩惱名纏，即此種子未斷未害，名曰隨眠，亦名麤重；又不覺位名曰隨眠，若在覺位說名為纏。若諸具縛補特伽羅生在欲界，成就三界煩惱隨眠；若生色界所有異生，成就欲界被奢摩他之所損伏煩惱隨眠，成就色界及無色

界所未損伏煩惱隨眠；若生無色所有異生，成就欲界及與色界被奢摩他之所損伏煩惱隨眠，成就無色所未損伏煩惱隨眠。如界道理，隨地亦爾，諸煩惱纏未離自地煩惱欲者，自地現起；已離欲者，即不現起；若在下地，上地諸纏亦得成就，非在上地得說成就下地諸纏。(註⁵)

略釋上舉論文如下：「如何建立煩惱雜染之對治前染污與對治後清淨之差別？就像先前所說根本煩惱與隨煩惱二種，略說有二種緣而說煩惱染污惱害有情，一者、由於在纏的緣故，二者、由於隨眠的緣故。於境界中與心相應而現行的煩惱稱為纏縛，依這些能起現行作用之煩惱種子，在未經修斷、未予損害而潛伏在心中的狀態下，稱為煩惱種子隨眠，又因為這些隨眠不易斷除的緣故而稱為粗重。此外，此等煩惱若是仍然未曾現起而未被自己察覺時即稱為隨眠，若是已經現起而被自己所知覺，但是仍然無法加以斷除時，就稱其為纏縛。若是種種具足三界愛繫縛之有情出生在欲界中時，則表示他們都已成就了被三界愛所繫縛之煩惱與隨眠；若是生於色界中所有未斷我見、未得聖法之有情，則是已經成就被禪定所損伏之欲界煩惱隨眠，不再有欲界法的現行；此時成就色界及無色界有情所未能損伏的煩惱隨眠等現行。若是生於無色界之未證聖法之有情，則是已成就了欲界有情及色界有情中由禪定損伏之煩惱隨眠等現行，也成就了無色界諸有情仍未被損伏之煩惱隨眠之現行。如同三界凡夫

註⁵ 《大正藏》冊 30，《瑜伽師地論》卷 58，頁 623，上 20-中 5。

有情中各各未被禪定降伏的煩惱隨眠常有現行的道理一般，煩惱隨眠隨逐於欲界地、初禪地，乃至非想非非想地之道理也是一樣，被種種現行之煩惱所纏縛者而未能離於自地境界之欲愛者，這些煩惱必定會於自己所住的三界境界中現起；已經證得禪定而遠離自地煩惱欲愛者，那一類的煩惱不會在他所住的三界境界中現起了；若是住在下地境界中，則上地所有煩惱纏也可以成就，而不是在上地境界者也能成就下地境界相應諸煩惱纏。」

彌勒菩薩之開示說得非常清楚，未能斷我見、未得聖法之有情（仍然認定意識的粗心、細心、極細心為常住不壞心的人），因為修證禪定而降伏欲界五蓋，證得初禪乃至四禪而得出生於色界天中，仍然會成就其定力所損伏而未能永遠斷除之欲界煩惱隨眠；意謂出生於色界之異生有情（尚未斷我見的色界天人）倘若於色界福盡、壽盡捨報以後，由於只是斷除欲界煩惱的現行，其欲界煩惱種子仍然隨眠而未斷除的緣故，仍然處於欲界愛所繫縛的狀況中；故未來在色界天捨報之後，仍然會還生於欲界中。而未能離於欲界地煩惱欲愛之異生（未斷我見者），諸欲界煩惱纏必定會於所受生的欲界地中數數現起（未斷我見者，縱使證得禪定，只能伏欲界愛，而不能斷欲界愛；已斷我見者，又證得初禪時，即能永斷欲界愛）。

何者為欲界地之煩惱欲愛現行？財色名食睡五欲及色聲香味觸法等六情貪愛追求，就是欲界有情心地之境界；其中更以追逐男女和合身觸之樂受以為妙欲之樂，故名欲界地。應成

派中觀古今所有傳承者，皆屬欲界地之異生凡夫，皆是成就三界煩惱隨眠具縛之有情；何以故？因為彼等所渲染、所大力推廣的最高境界，就是二六時中不離於男女和合身觸，進而追求到達第四喜之全身遍受樂觸，每日念茲在茲、念念繫著者，乃是欲界煩惱現行之欲愛，此已是欲界現行可覺察之粗重煩惱相，已非隨眠，卻已是彼等所不能覺察者；更細之異生相，則是我見（以色蘊或識蘊意識為常住法，以受蘊一極粗重之淫樂覺受一作為常住法，以想蘊一了知淫樂觸覺無物質相一作為常住法，以行蘊一不斷運作意識及色身之身心二行一作為常住法），彼等皆不能知，皆墮於其中，五蘊具足而未斷我見、我所執，竟然執著為成佛境界，是故彼等都屬於異生所攝的凡夫。四阿含諸經現前仍然存在，仍可比對而加以檢驗，證明彼等都無智慧了知自己所墮的凡夫異生境界。

彼等又極力修證雙身法的極樂淫受，與色界境界背道而馳，趣向欲界中的最沈重境界，而非向上輕昇的境界，當然不可能與色界相應，即不可能發起初禪，絕對不可能超越欲界境界，死後當然亦不可能受生於色界中，只能永遠受生於欲界人間或三惡道中。由如是事實，顯示應成派所有中觀師尚且不覺自地境界中所受纏縛之相貌，又如何能夠瞭解煩惱障之內涵？又如何了知已離異生的阿羅漢們尚不能了知的所知障之內涵？設若彼等對大眾隱瞞其男女雙身修法之密法，亦能如同印順法師之摒絕雙身法的實修與希冀，實證初禪而以大乘止觀之名相，宣稱彼等有禪定之證量，仍然屬於異生類所攝；因為彼等所寶愛、不肯棄捨與否定所能領受一切境

界之意識心，正是具足我見之心，正是與斷我見修聖道之初果聖者之根本差別處。一切初果聖者都已否定意識心，同皆認定為緣生緣滅之生滅法，皆不肯認定意識是常住法；而應成派中觀一切隨學者、弘揚者，多數不可能證得初禪以上之禪定境界，因為男女欲愛正是使有情繫著於欲界之煩惱隨眠，彼等不能損伏此項煩惱，又怎能超越欲界而證得色界之禪定境界？故彼等僅是以其所捕捉到部派佛教發展形成之六識論影子，又再竊取大乘般若諸經中之名相作為所依，將二者錯誤套用，以虛妄想而妄說煩惱障含攝所知障，再妄言斷除煩惱障者即已成佛，實無絲毫可信之處可成就其立論也！何以故？若彼說可以成立者，則一切阿羅漢應都已成佛，則佛世時應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一位大佛陀同住於人間，亦應諸大阿羅漢座下的所有阿羅漢弟子們都已成佛了；則佛陀當年即不應授記說，五億七千六百萬年之後當來下生成佛者為彌勒尊佛，故知彼等之創見都不如法。（待續）



蒼天有眼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的解析
— 密宗喇嘛教的依持典籍與佛教實際之背離

— 郭正益老師 —

(連載三)

印度正統佛教隨著政治勢力庇護譚崔密教而終止

歷史上印度佛教的覆滅，固然是因為回教徒攻打印度所造成的結果，但若干印度的信仰並沒有因此而滅亡，至今仍在印度昂然獨立；所以真正讓佛教覆亡原因是當時這些佛教的寺院大學，當它們被「譚崔教義」予以「密教化」後，導致清淨僧團的消失，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被譚崔法所破壞，由是紊亂了寺院大學¹的男女關係，四眾弟子被佛教名相包裝所滲入的譚崔性愛修行思想所迷惑，沈溺於「性愛灌頂」²。

¹ 建立這樣的大學與寺院道場，是當時的風尚。

² 印順著，《印度佛教思想史》說：「……東方藩伽羅，現在孟加拉……西元 690 年，瞿波羅（Gopāla）在那裏成立了波羅（Pāla）王朝，……在波羅王朝的護持下，『大乘佛法』，主要是『秘密大乘』，得到長期而畸型的隆盛。……西元 766-829 時……建……吉祥超行寺：中央是大佛殿，四周建立一般的（大乘等佛法）五十四院，秘密乘的五十三院，百零八院的大寺，規模比那爛陀寺大多了。……密乘已非常隆

印度佛教的後期，寺院已被譚崔密教的性愛宗旨實修所完全掌控，無法回到 佛陀的教法，所以無可避免地，隨著庇護的政治勢力覆滅，被「譚崔密教化」的佛教寺院大學的性愛姪穢篇也宣告結束。

許多修學大乘法以及持守清淨戒的菩薩們，不能忍受譚崔法成爲祕密的交媾法在寺院大學橫行，很早就離開印度，擇良木而棲，有人發願於中國出生，繼續修學菩薩法。

在漢朝時，佛教便因此傳入中國，到了唐朝初葉，國勢鼎盛，文化交流網絡達到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巔峰；唐人對於各民族和各宗教都是採取有容乃大、兼容並蓄的寬大態度，於是譚崔密教行者也隨後來到中國；他們審察局勢，中國有儒家道德的思想文化架構，形成世界獨特的禮義之邦。

當寺院中有姪穢的男女關係，官府會加以治罪；再加上唐朝皇帝並不接受性愛宗教，整個大環境並沒有類似印度當時社會支持譚崔性愛的個人實體交媾的機會或國王支持的條件；這違背中國禮教民情的性愛灌頂大法沒有發展的空間，所以「無上瑜伽部」一直無法公開傳法於唐朝各大佛教寺院，直至今日。

西藏從來和中國的儒家思想漢文化有很深的隔閡，是屬於「化外之邦」，這點即使是到了 20 世紀的中國，來觀察蒙

盛！……西元 955-983 年，十一世遮那迦王 (Caṇaka) 時，超行寺的學風最勝，立護寺的六人，稱爲「六賢門」，都是精通「大乘」與「祕密大乘」的。」(正聞出版社，2005.4 修訂版，頁 391-392) 實際上，密教興盛時，並沒有什麼大乘法可言，大乘法已經進入末法而滅亡了。

古和青海的喇嘛，仍不接受儒家的禮教與 佛陀的戒律，繼續陷在姪穢的迷途而不知折返可知其實³。然而不過數十年的時間，隨著達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藉著政治手段的運作，譚崔行者眾喇嘛們已經變得炙手可熱，從「高僧」到「法王」，還可以在台灣將男女姪欲的雙身像賣到缺貨，真是令人無語。

單單回顧 20 世紀前半葉的台灣民風，尚未結婚的年輕男女當街走在一起，都不免他人指指點點，甚至出面指責，更古老的中國風俗可想而知；更別說有人來作類似印度性廟的雕刻，那肯定會受到輿論的批評，以及官府的制裁。

然而今日大力傳播譚崔密教的文化工作者、向藏密喇嘛屈躬彎腰的逢迎者、寺院中堅定擁護密教讚歎達賴喇嘛的密行者，相較於過去的民風純樸，是否會將台灣推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局面呢？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被譚崔密教化，惡法的左道性愛從來沒有被淳樸的社會所接受，現代呢？會不像古印度的譚崔佛教一樣而破例嗎？

顯教、密教：混淆視聽的千古謊言

³ 藏蒙兩地的喇嘛，以青海來說，是這西藏的入口，漢人和藏人之間的緩衝地帶，而著名的密教祖師：宗喀巴就是青海人，而蒙藏兩地因為宗教的特殊性，和中國漢地有所隔閡，所以從過去就以僧官的安置來安撫這些化外之邦。民國初年，蔣經國、馮玉祥各分別去青海、蒙古視察，他們所寫下的感想是出家喇嘛大都犯了邪姪，分別見於《蔣經國自述》〈新的青海〉，易孟醇編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9 月，頁 140 以及《馮玉祥將軍自傳——我的生活》第三本，頁 556。

譚崔人自由創作的典籍被偽托為佛典，流傳到了中土，譚崔秘密教被翻譯成爲「密教」，而聰明的唐朝密教僧侶不空就順勢創造了一個名稱「顯、密」，來指稱真正的佛教是「顯教」，凸顯他的譚崔性交崇拜爲「密教」，而將「佛教」予以貶抑，這樣就巧妙地在中國地區正式入竄佛教之中，讓後世的學佛人以爲譚崔教理也是佛教中的一支，企圖重現當初印度入竄佛教的作法。

很可悲的是，對現今許多佛門的出家眾來說，其實並不清楚「顯、密」二字背後代表的意義，就糊里糊塗地自稱「顯教」，變相承認了譚崔性交爲佛教裡的一個支派，如是受到這譚崔人不空的創見的影響而不自知。

相較於今日佛教法師們輕易地向著印度譚崔密教的接班人——喇嘛教——靠攏，忘記 佛陀的教誨，這譚崔人卻獨樹一格而一直保留他們的標誌，從來都不曾忘記他們推展性交教義的祖先，無怪乎可以顛覆印度佛教而又重新開始了顛覆中國佛教的過程，這是很令人詫異的事情。因爲一般的作法是想要顛覆他人，就要模仿他人而維妙維肖，然後再來加上一點改變。然而，譚崔密教瑜伽士所作的是宣稱自己的典籍是「密續」，而不稱爲是「經」，卻能藉著「顯教、密教」的名詞運用而達成將佛教質變爲性交宗教之目的。

中國人在翻譯時，是以「密續」來稱呼所翻譯過來的典籍，這就是 Tantra 譚崔的傳承重大的表徵。Tantra 稱之爲「續」，是符合印度文字的原意。而印度女神信仰後來有產生若干典

籍，也稱爲是 Tantra⁴，因此，混入佛教而編纂出來的典籍是 Tantra，而佛門外的也是 Tantra，這魔族要來顛覆佛教的信心真的是很強，可以說引導這整個印度大陸一起來顛覆傳統。但雖然如此，印度教的真正譚崔性愛的完成，還是要等到這女神教派的變種支派 5M 教派的左道派出現之後，這一統印度大陸的譚崔性愛則至此全部完成。

因此，這進入佛教的譚崔密教雖有其背景，但它掌握的個人性愛當作是修行，如此明白的宣示；這以目前 2012 年現有的資料來看，它是在印度教的 5M 教派之前。也就是說，魔族是一開始就直接在進入佛寺之後，針對寺院僧尼而點燃這譚崔性愛的慾火，轉變佛法的清淨修持，而將姪欲當作是個人修行。

若觀察女神信仰的譚崔教義，則其是關於男女神明的單純

⁴ 聖嚴法師說：「又因女神崇拜性力派的經典，稱爲怛特羅（Tantra），其數甚多，大抵是濕婆與他的妻的對話，其成立的年代雖不明確，唯其最古部分似從第七世紀開始。故到密教的典籍，也以怛特羅爲名了（見《印度宗教史》二六二至二六六頁）。」（《印度佛教史》，法鼓文化（台北），2012.5 二版，頁 298。）然而，此譚崔體性和進入佛教的譚崔密教則有很大的差異，因爲這印度教中的譚崔典籍畢竟是女神，很難轉變成爲一個後來個人履踐這譚崔性愛而當作是修持，所以聖嚴法師稱爲「女神崇拜性力派」的說法應修正爲「女神教派」。在韓廷傑的《印度佛教史》則對這女神信仰（他以爲這是單純的性力派）的典籍有說：「經典是 Tantra（坦特羅），相傳有六十四種，但多數已散佚，現存者約產生於七世紀。內容大體可以分爲四類：1.教義、儀軌和咒語；2.瑜伽；3.神像的創作、寺院建築等；4.教徒應負的社會義務等。性力派（這韓學者有所誤會，應爲女神教派）除搞宗教活動以外，還注重宗教改革，反對歧視婦女和寡婦殉葬。」（文津出版社，1996.5 初版，頁 283。）

崇拜，所以再來探討其譚崔就失去了本文所要探討「譚崔性愛」的意義，因此，在此要將這女神信仰中的譚崔予以切割而不需再行探究。

至於後起的5M教派的左道派雖與譚崔性愛的個人修持明顯相吻合，但於時間上並不在進入佛教的譚崔密教之前，所以，在此也將捨棄對這一點的探討。

因此，唯一的焦點就是 佛世尊金口所說的魔族導引了這一切的變化，如果要說有最為明確的「實體交媾」，則應該以印度的《欲經》的性愛姿勢來作為這點燃密教之欲愛的來源。

中國翻譯成「密續」、「密教」，以「密」來貫串這些典籍的時候，也助長了錯謬的認知：自稱是「顯教」。然而歷史的事實是只有「佛教」，並沒有「顯教」的說法；這是中國僧侶被這群譚崔密教所洗腦而造成的錯誤，是被唐朝不空三藏提出的歷史創見「顯教」與「密教」的影響後，所造成的後遺症⁵，從此以後，密教開始與佛教分庭抗禮而僭越於佛教之上。

不空的個人創見是：「大乘修菩薩道，是有二種修行的方式可以證得無上菩提道，這正是所謂的依照諸波羅蜜修行成佛，再來則是依照真言陀羅尼三密門修行成佛。」⁶ 不空所

⁵ 日本由於和中國的文化交流十分的密切，因此最後也引用了中國對於「顯教與密教」的說法。唐朝菩提流志的「顯教」則是顯揚教理的意思，並非是唐朝不空所要表現的「顯教」與「密教」的差別。

⁶ 《總釋陀羅尼義讚》卷1：「於大乘修菩薩道二種修行，證無上菩提道，所謂：依諸波羅蜜修行成佛、依真言陀羅尼三密門修行成佛。」（《大正藏》冊18，頁898，上8-10）

謂的諸波羅蜜的修學，就是指佛教大乘，而真言陀羅尼三密門就是密教譚崔。在同一卷中，不空將佛教變成「顯教大乘教」，將佛教經典變成是「顯教修多羅」，將佛教定義、貶抑成爲「顯教」⁷，技巧地將譚崔教植入佛教之中，然後將佛法的「唯一大乘」變成了「顯教」與「密教」兩種，硬是將印度譚崔之性愛法擠入佛教之中，如是將子虛烏有的「真言密教」在中國從頭建立起來。

不空又認爲「顯教」的修持，時間久遠：「於顯教修行者，要久久經歷三大無數劫，然後才能證成無上菩提。」⁸ 而透過《金剛頂經》所描述的方法，則可以經由密教譚崔的灌頂而快速成就⁹，一生之中，可以超越一大阿僧祇劫而入地，因此

⁷ 《總釋陀羅尼義讚》卷 1：「多依顯教大乘教中所說也，」（《大正藏》冊 18，頁 898，上 12-13）同卷中：「如上陀羅尼真言密言明義依梵文，復於顯教修多羅中稱說，或於真言密教中說如是四稱。」（《大正藏》冊 18，頁 898，中 21-23）

⁸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祕密修行念誦儀軌》卷 1：「於顯教修行者，久久經三大無數劫，然後證成無上菩提，於其中間十進九退，或至七地，以所集福德智慧，迴向聲聞緣覺道果，仍不能證無上菩提。」（《大正藏》冊 20，頁 535，中 23-26）不空對於佛法的三大無數劫修持，似乎並不清楚有的菩薩是以《解深密經》的「剎那」來過完「劫」；除此之外，他對於大乘菩薩和聲聞緣覺的果位也不明瞭：沒有大乘的聖位菩薩到了七地的時候，還會來迴向二乘小果。

⁹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祕密修行念誦儀軌》卷 1：「若依毘盧遮那佛自受用身所說內證自覺聖智法，及大普賢金剛薩埵他受用身智，則於現生遇逢曼荼羅阿闍梨，得入曼荼羅，爲具足羯磨，以普賢三摩地，引入金剛薩埵入其身中，由加持威神力故，於須臾頃，當證無量三昧耶無量陀

接下來的「兩大阿僧祇劫的修證」，對於密教不空來說，都是快速成就；他提出這樣的誘引謊言，對於凡夫眾生來說是頗具吸引力的，大眾很容易就被誘惑入彀了。

然而，不空對於佛法的理解是破碎的，他所認為的「三界唯心」，都是由「第六識：意識心」來建立，不脫常見外道的凡夫範疇——雖然他一生極力推廣及實修性交「佛法」；由此可知，他並不瞭解佛法。真正的「三界唯心」，就是這第八識如來藏心；菩薩們能夠發起真正的實相般若智慧，是因為證得這個第八識如來藏心，而非是不空所依憑的「會雜染的、會清淨的」意識心¹⁰；因此密教爲了想要推翻大乘法，硬是將它的

羅尼門，以不思議法，能變易弟子俱生我執法執種子，應時集得身中一大阿僧祇劫所集福德智慧，則爲生在佛家，其人從一切如來心生，從佛口生，從佛法生，從法化生，得佛法財（法財謂三密菩提心教法）纔見曼荼羅，能須臾頃淨信，以歡喜心瞻觀故，則於阿賴耶識中，種金剛界種子，具受灌頂受職金剛名號，從此已後，受得廣大甚深不思議法，超越二乘十地。此大金剛薩埵五密瑜伽法門，於四時行住坐臥四儀之中，無間作意修習，於見聞覺知境界，人法二執悉皆平等，現生證得初地，漸次昇進，由修五密，於涅槃生死不染不著，於無邊五趣生死，廣作利樂，分身百億，遊諸趣中成就有情，令證金剛薩埵位。」（《大正藏》冊 20，頁 535，中 26-下 16）不空藉此詮釋他所認為的《金剛頂經》意旨，他認為只要現生遇到「密教上師」，進入「曼荼羅」壇場，受具足「密教三昧耶羯磨」，經由幻想得證「密教普賢三摩地」，而引入「密教金剛薩埵」進入身中，應時即身超過一大阿僧祇劫所集福德智慧，證得初地，生在「密教佛家」，便具受灌頂受職金剛名號，從此之後，快速超越二乘十地，最後證得「密教金剛薩埵位」。

¹⁰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卷 1：「是故三界唯心，由心雜染，有情雜染；由

譚崔法放入大乘法中而變成佛教裡的密教，想要貶抑佛教成爲顯教大乘，但畢竟是自始至終都牴觸佛語聖教。

所以，「顯教」這兩個字在佛法中，沒有任何的意義，這是被不空個人刻意創造出來跟佛教分庭抗禮的名詞。即使想要以 Esoteric Buddhism 說這是「密教」，相對於 Exoteric Buddhism 來說「顯教」，也都是沒有意義的說法，這兩者從來不是正式的 Buddhism 佛教的稱呼。因爲，佛陀的祕密是於法會上公開宣說，並非進入一個祕密的壇場集會而私相授受。

密教之有曼荼羅的祕密壇場，抑或是因爲印度教的 5M 教派的左道派之祕密教而給譚崔人的啓發？雖然，考據上仍無法確認左道派公開於世間的真實時間，但至少目前的考據結果對於當初主張譚崔密教是脫胎於「性力教派」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第一、如果認定所謂的「性力教派」是傳統的三大教派（或加入梵天信仰而稱爲四大教派）的「女神教派」，則顯然是一種偏見，這是對於印度文化的女性的一種偏見所導致的。因爲實質的「實體交媾」並沒有出現在傳統的「女神信仰」中，考據上，目前也找不到根由。

第二、如果認爲這「性力教派」是後來變種的 5M 教派的左道派，則目前考據的時間是在譚崔密教佔領佛教寺院之後。因此，如果要說這譚崔密教的崛起是由於世間的宗教信仰勢力

心清淨，有情清淨。若依顯教，觀行般若，作爲生因、顯因，能生一切佛菩薩，是故名佛母。」（《大正藏》冊 19，頁 524，上 6-9）不空不清楚這「心」的正理，卻如同一般人在意識心的識蘊打轉，以此爲第一義，因此六識論所產生的「三界唯心」的說法都是言不及義。

來主導這個入侵，而強說是「性力教派」，這樣的說法在目前的考據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此，能夠在古印度大陸的佛教中全面推動這「性愛解脫」法的人，並非是來自一般的宗教的修行人，因為 佛陀已經明確地說，能夠主導這世間的姪欲進入佛教而破壞佛法的是魔王；當他使喚其魔族而發覺族群漸漸減少時，佛教的興盛就是他的眼中刺，必拔之而後快，所以他派遣徒眾們來到佛教中出家。

因此，這貪戀淫樂的 5M 教派的左道派，與混入佛教的譚崔密教，都可說是魔族於世間努力的成果。所以，不論歷史上是誰先誰後，未來的考證的結果會不會有新的證據出現而反過來宣稱 5M 教派是在譚崔密教之前，但不論如何，像是這樣可以將男女交媾當作是修行，還廣為宣揚而要他人來「集體奉行」，竟然還會有人不顧世間的評論而加入壇場中的男女交媾，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為，這其實是 佛陀金口所預記點名的魔族所為。

因此男女祕密的苟且之行，譚崔密教將 佛陀的「密意」轉變成爲「密法」，而將十地菩薩的灌頂變成了男女性愛交媾與傳承的戲碼，如是，經由古時密教不空的創舉，佛陀的「佛教」被改名爲「顯教」，「譚崔密教」則被不空三藏法師簡稱爲「密教」正式混入佛教中；而在一千多年來的歲月裡，連佛教的僧侶也都接受這位密教人士的安排，自我催眠信受「我是顯教、他是密教」的迷魂曲，不但讓佛門四眾心甘情願的自我貶抑一千多年之久，又替譚崔密教掙得了一個與佛教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於在佛教的各種法會儀軌中，也都少不了這譚崔密

教的幽魂¹¹，這位不空確實是衝著佛教而來摧毀佛教的譚崔犀

¹¹ 由於譚崔密教無孔不入，現今所謂的佛教法會儀軌，幾乎都被譚崔密教滲透進來。例如超度儀式中的〈百字明〉，其實是譚崔密教的五部眾在曼荼羅壇場歌頌性交三昧耶教義的真言咒語。金剛智於《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卷2：【次想自身，以爲一切如來寶冠莊飾已，如上誦四字密語：「壤吽鑠護(引)。」誦此語，令一切如來入於己身。次結金剛縛契，如上以手合拍，令歡喜，誦此密語：「唵 薩婆怛他揭多鼻三菩提跋折羅都使野護。」如是以一切如來身口意金剛差別契，修飾自身已，復想一想隨形相如，莊嚴自身，而誦〈一切如來大乘阿毘三摩耶百字密語〉，而令堅固，即說〈百字密語〉：「唵 跋折囉 薩埵三摩耶 麼奴波邏耶，(金剛薩埵三摩耶願守護我)跋折囉薩埵哆吠奴烏(二合)播底瑟吒(以爲金剛薩埵)涅哩茶烏(二合)銘婆嚩(爲堅牢我)素覩沙掬(二合)銘婆嚩(於我所歡喜)阿努囉(上)訖覩(二合)婆銘縛素補使榆(二合)銘婆嚩 薩婆悉地 含銘般囉野綽(授與我一切悉地)薩婆揭磨素遮銘(及諸事業)質多失唎耶(令我安隱)句嚧吽呵呵呵呵護(引)薄伽梵(世尊)薩婆怛他揭多(一切如來)跋折囉麼迷悶遮(願金剛莫捨離我)跋折哩婆嚩(令我爲金剛三摩耶薩埵)摩訶三摩耶薩埵阿(去引)。」如是堅牢已，一切如來身口意金剛加持，以觀自身成等正覺。】(《大正藏》冊18，頁239，上2-22。)這金剛智所翻譯的〈百字密語〉，就是不空翻譯的〈百字明〉。這是譚崔密教集大成的《金剛頂經》的〈儀軌法〉中的灌頂法，是要給譚崔密教的五部眾：佛部、金剛部、蓮華部、摩尼寶部、羯摩部在祕密壇場受灌頂三昧耶所使用，以爲自己寶冠莊嚴，又有佛身入於己身而在己身之中樂空雙運的大妄想，最後誦念此〈百字明〉真言而以爲自己成爲等正覺。如是荒誕不經而且又大妄語，但後人不察，多事者就拿來而變成了佛教法會的唐突的譚崔密教三昧耶法。

可參考梵文，目前可從 wikipedia 查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89%9B%E6%89%8B%E8%8F%A9%E8%96%A9> 的〈金剛薩埵百字明咒〉的梵文。或吉田惠弘著，林光明、林勝儀譯，《金剛界咒語解記》，嘉豐出版社(台北)，2003.5 初版，頁203-212。而在此略將金剛智的中文修飾，不作精確梵

利戰將，今日應改名為魔族不空戰士。

然而真的將雙方所謂的「祕密」稍微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佛教大乘法的真正祕密與密意，都和印度教的祕密不同，這是從兩千五百年前就已經知道的事實；怎麼能夠傳了一千多年以後，最後可以翻盤，將世間的性愛祕密，以及印度古老的軍荼利瑜伽這拙火瑜伽合流匯集而成為佛教的祕密教？

即使是印度本身的軍荼利瑜伽術行者，也無法接受以男女性愛作為修行的教義，然而，心中就是想要性愛交媾的譚崔密教人，並不介意將真言、護摩、瑜伽、手印都帶進來之後，還來供奉這些鬼神而稱為「明王」；因此很諷刺地，他們也來供奉「軍荼利明王」，因此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單純的模仿世間的印度教，而是要建立未來佛門四眾的修行範本，讓無法快速親證大乘法的大眾心生徬徨，進而心甘情願地走向敗壞佛教的性交修行之路。

所以，所謂的軍荼利瑜伽以及若干的體位訓練法，都是為了要來服務這譚崔新時代瑜伽術的性愛瑜伽而被借用，代表這是師出有名，因此一切都被這魔族所靈活的運用與借用；而他

文翻譯：「Om！金剛薩埵殊勝的三昧耶，願守護我，以金剛薩埵堅牢我，於我所歡喜，授與我一切悉地成就，及諸事業成就，令我安隱，hūṃ！ha！ha！ha！ha！hoḥ！願密教世尊、一切如來、金剛薩埵莫捨離我，令我成為金剛薩埵三昧耶，āḥ！」顯示梵語，則佔篇幅，因此先根據金剛智的中譯摘錄修飾。這以上是金剛部的自我暗示成等正覺之真言，如是於空想之中而「即身成佛」。至於蓮華部的真言，則將金剛 vajra 換成 panda 蓮花即可。因此，這是標準的譚崔密教雙身法的三昧耶密咒，是破壞佛法的工具。

們所要的最後究竟境界就是性愛，這才是最終可以敗壞擊垮印度佛教的最後一根稻草。

想想看，便可以知道，假如只有這些真言密咒、種子字、瑜伽術、手印，進入了佛教的核心，佛教就會整個垮掉嗎？答案是：不會。

即使有佛門四眾整天諷誦真言密咒¹²，也很虔誠的持守戒律，即使這真言外道咒和佛法的總持一點關係都沒有，仍然不妨礙諸佛菩薩與護法龍天的護持；這是在於他的誠心與精進，這一千多年來的事例是屢見不鮮。因此，最終的密教決定點是

¹² 即使是名震五印的 玄奘菩薩，回到中土之後，對於秘咒陀羅尼還是下了決定——不將真正經典中的密咒意思明白譯出，保留其密意於實證者之中。因此在其精通梵文的狀況下，仍然選擇不去翻譯這秘咒陀羅尼的意思，從而訂定「五不翻」的規矩，祕密教法的〈陀羅尼〉等真言咒語是排於第一不翻之處，見於宋朝法雲主編的《翻譯名義》，有周敦義後來作序的〈翻譯名義序〉：「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祕密故，如〈陀羅尼〉。」（《大正藏》冊 54，頁 1055，上 13-14。）玄奘菩薩在畢生之中，還翻譯出九部很紮實的陀羅尼作品，而且，他所翻譯出來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卷 578，被古天竺譚崔密教假藉其中誦咒的模式，編造出《金剛頂經》而混入佛教中，成為佛教學術研究者所說的密教滲透佛教的歷史上重大事件，因為這是密教建立《金剛頂經》母本滲透進入佛經的仿造佛經重大例子；譚崔密教藉由這部經典中的密咒形式，將其外道法滲入佛教中，把握每一個可以滲透佛教的機會；也可說密教之滲透佛典的工作在當時就已經是很徹底，這魔族的努力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一般的未悟者自始至終都無智慧加以檢別，這樣子流傳了千餘年而來到中華大乘法域，最後終究是在走過這一千多年的歷史以後，菩薩重新出世於人間，如今塵埃終於落定，譚崔密教的尾巴到底是藏不住了。

在於具備這性愛灌頂的密續的出現，而且混入佛門之中存在及被實修，這將導致佛教實質的結束；即使還有寺院的外殼硬體的存在，也已是名存實亡，因為沒有諸佛菩薩與護法龍天會來護持宣揚姪欲的非佛法，更何況是以灌頂的名義來欺騙世間呢？

然而，現代的佛教法師，受到了大量密教資訊的暗示，漸漸便無顧於佛典所說菩薩必須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才能成佛的聖教，對此漫長的菩薩人生感到厭煩，不禁以為自己的根器很好，應當可以「即身成佛」，對於譚崔密教便開始心有所屬；即使瞭解印度佛教史的譚崔密教的變化，但還是無法忘情於「快速成佛」同時可以享受性愛歡愉的追求，而不知道這只是包著糖衣的毒藥，也不願意腳踏實地的走向真正的佛菩提道。

許多佛教法師本身就是迷信譚崔，無法信受真正的大乘法，不肯信受真正的大乘淨土及如來所說的大乘教，反而對於譚崔人的廣告如此信受，自己不斷貶抑而自稱為「顯教」，根本不肯接受「顯教」是譚崔人欺負「佛教」的說法，是要讓佛教四眾弟子喪失自信心轉而走向「密教」的說法。

相對之下，呂澂雖然對大乘佛法有其個人的異議，但他對於密教的評論倒是一針見血的，他在《印度佛教史略》一書中的〈印度佛教史略表〉的年代記錄表，只有列到西元第八世紀，他評論的最後一句話是「密教發展，佛教漸衰」¹³。他的意思是再往下發展過去，印度已經沒有佛教可說了。由此看來，呂澂還是多少有學術研究的風骨；他不理會佛教僧侶一窩蜂的將

¹³ 呂澂著，《印度佛教史略》，新文豐（台北），1975.11 初版，附錄頁 3。

密教這譚崔外道當作是佛教的自己人，還是一刀便將佛教與密教如實的切割開來，總算是一個明白此中是非曲直之人。

而已過世的聖嚴法師也曾經誠實地說出這譚崔密教的種種過失，是「與佛法相背」¹⁴，他還是說：「左道密教的大樂思想，是出自《金剛頂經》。」正是這本書要來討論的對象《金剛頂經》。

聖嚴法師並且舉出《金剛頂經》中的幾個偈子，如「奇哉自性淨，隨染欲自然；離欲清淨故，以染而調伏」、「由貪染供養，能轉諸供養」，他說這《金剛頂經》的思想源頭並不是來自佛教的教義，聖嚴法師說：「再追蹤此一（《金剛頂經》）思想的根源，它是來自印度教的性力派。」¹⁵

作為譚崔密教三大經典系列集大成的《金剛頂經》，是被佛教的聖嚴法師很清楚地點出來，這是外道自由編纂的創作，承襲自印度教的譚崔思想所影響的性力教派。而聖嚴法

¹⁴ 聖嚴法師，《密教之考察》：「不過不論以如何的哲理來說明，此與外道法相應而與佛法相背，則無異義。重視以肉體的感受而達到與法身佛相應的空義，與瑜伽行的禪定有關，也與道家的丹道類似，與根本的佛法對照，則祇能說是後期大乘密教的一種特殊現象。」（普門雜誌，第38期，1982年11月出刊，頁19。）

¹⁵ 聖嚴法師說：「左道密教的大樂思想，是出自《金剛頂經》，例如《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上有偈：『奇哉自性淨，隨染欲自然；離欲清淨故，以染而調伏。』又說：『此是一切佛，能轉善哉相，作諸喜金剛，妙喜令增長。』……『由貪染供養，能轉諸供養。』……再追蹤此一思想的根源，它是來自印度教的性力派……。」（聖嚴法師著，《印度佛教史》，法鼓文化事業，1999.12 二版1刷，頁295-296。）

師所認為的這個所謂「性力」教派的觀點之影響說，於前面已經辯證，在此便不多談，應該直接說佛教並不存在如是魔族所引導的欲愛法。

然而，他的立場還是會動搖，後來竟作了自相矛盾的說法：「故不可以姪邪的觀點，看待道教的房中術及密教的雙身法。」¹⁶ 只能說聖嚴法師終生都會背負著違背 如來於《楞嚴經》的教導、教誡、教示。

聖嚴法師如同一般人一樣，在思惟中，不能理解諸佛菩薩護持眾生的心境，也不清楚鬼神魔王支撐這譚崔密教的力道，因此他後來也不免迷惑於外相，總是覺得密教有其特異之處，因此後來所說便不免一直包容密教，開始對密教懷有幻想，成為其論述自相背反的最大的敗筆，例如「到了大乘密教，更進而以密咒哲學化，完成了高深的理論基礎。密咒之能產生效驗，那是無可置疑的。」¹⁷

不光是聖嚴法師違背 佛陀的諄諄囑咐，在淨土宗享譽盛名的淨空法師，也在一些公開場合來為密教護航。雖然他一再強調現在沒有修密的根器之人，但他又說：「密宗持的是『心戒』，所有宗派裡面，以密宗的戒律最嚴格，殺、盜、姪、妄樣樣好像是在作，但是心地清淨無染，所以成就最殊勝，這是佛法中的『博士班』，必須經過這一段修學才能夠成佛。」¹⁸ 他

¹⁶ 聖嚴法師，《密教之考察》，普門雜誌，第 38 期，1982 年 11 月出刊，頁 19。

¹⁷ 聖嚴法師著，《印度佛教史》，法鼓文化（台北），2010.5 二版，頁 284。

¹⁸ 淨空法師這說法有兩種版本：後一個版本將「殺、盜、姪、妄樣樣好像

是在作，但是心地清淨無染」改成「修持最繁雜」，這樣的作法是體認了一些事實，可能也是後來察覺自己發言不妥，也可能是有人自己改的。前一個版本可以參照：<http://www.amtb.org.tw/pdf/hz21-05.pdf>，後一個版本只要以「修持最繁雜」，就可以搜尋的到。（擷取日期：2012.09.18）

對照淨空法師的前面的說法，他的思想都是一直限囿於「必須經過這一段（密宗）修學才能夠成佛」，也就是說要經過「殺盜姪妄的過程」，才能夠成佛；他辛苦的出家，勸人修持淨土，結果他的想法是如此的偏差。淨空法師將「菩薩戒」中絕對不能犯的十無盡最重戒，當作是修學密教時必需要犯，而說自己心地清淨無染；豈不知佛已經說這種修行人「三賢十聖，一切皆失」，來為犯下這戒律作了最嚴厲的警告，淨空法師依舊視若無睹。真正密教部的正真經典《楞嚴經》，也是淨空法師當初學習的經典，已經明載：《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6：【**必使姪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大正藏》冊 19，頁 131，下 29-頁 132，上 2）所以身心二方面不論是哪一種姪都不可，還要泯除了「作意去斷除姪念」，都不再生起姪念，也不需要去斷除，根本無需克制；如是者無有作意，哪裡還會像是密教的行者還在男女實地性交呢？淨空法師，您為何不肯信受佛經呢？您為何漠視 如來的教誨？您真的有想要生到 阿彌陀佛的淨土嗎？

淨空法師的論調沒有改變：「譬如說修雙身，修雙身他還有淫欲的念頭，他就墮地獄。修雙身沒有淫欲的念頭，淫欲從哪裡斷？從淫欲裡頭沒有念頭，這淫欲真斷了。這是什麼人？你能不能做得到？你做不到你的淫欲要墮地獄，你做到你超越十法界了。」（〈淨空老法師開示：西藏密宗是真正的藏傳佛教〉）然而，會讓男子的性器勃起，成為密教姪技裡的「金剛杵」，請問這樣可以稱之為「沒有淫欲的念頭」？這樣真的是太自以為是，太維護密教，而將基本的生理衛生的常識都刻意迴避了。從柔軟而轉變成為「金剛杵」，當然是有「淫欲的念頭」，這常識，淨空法師何必如是多言呢？

心中還是認定密宗是真實佛法，對於密宗的法義與佛教的法義全然無關的事實，他是全然無知的。

淨空法師在清楚譚崔密教的男女雙修的情況下，還是違背佛陀的教誡而說出這段話：「所以密宗裡頭有修雙身的，在淫欲裡面斷淫欲，你有沒有這個本事？沒有這個本事墮地獄，有這個本事成佛道。」¹⁹ 一會兒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一會兒又拋棄了佛教，將媚眼拋向譚崔密教。

對於密教的男女雙修，台灣佛教法師們即使都知道也都瞭

淨空法師在《學佛問答（一）》其中的頁次 68-69，有下列回答信眾的說法：「問：請問淨業學人家裡能不能供『唵、嘛、呢、叭、咪、吽』的條幅？答：『唵、嘛、呢、叭、咪、吽』是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咒，教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都要真誠清淨平等，這是咒的意思。從咒的字面上來講，『唵』是身，包括法身、報身、應化身；『嘛呢』是蓮花；『叭咪』是保持；『吽』是意。這句咒的意義非常之好，就是我們起心動念，保持身心像蓮花一樣清淨，出污泥而不染。你要是喜歡，供養也可以，但是要曉得這句咒的意義，常常提醒自己身心清淨，一塵不染。」（社團法人高雄市淨宗學會，2003.5 印贈）

這樣亂解釋「唵、嘛、呢、叭、咪、吽」，連譚崔密教的人也會覺得不可思議而暗中竊喜，可見淨空法師對於譚崔密教的本質完全不瞭解。這六字大明咒的字面是「將寶珠放入蓮花」，而現在台灣人哪一位聽過了陶晶瑩和仁波切的對話之後，還會不知道仁波切要陶晶瑩慈悲的露出她的「蓮花」是什麼意思嗎？這根本是在討論偷窺女性下體的談話，請問露出女性的「蓮花」，這樣可以叫作是「慈悲」嗎？這樣誰還不懂譚崔密教的「蓮花」的意思？淨空法師居然不懂。相對的男子的「寶珠」是什麼？這還用問嗎？

¹⁹ <http://tw.myblog.yahoo.com/tn9366je/article?mid=2428>（擷取日期：2012.09.18）

解這個根源是外來的，應該不是佛法，但接下來可是甚多的疑惑：對於世間的 5M 教派的左道派的崛起時間，與混入佛寺的譚崔密教的時間點，到底誰前誰後？還是有疑惑。抑或是對於真的有魔王來破壞佛法嗎？心中猶豫難信時，又看到達賴喇嘛可以獲得世間法的肯定，甚至擁有諾貝爾獎的光環，於是心中的各種狐疑叢生，舉棋不定，還是無法百分之百肯定 佛陀所說的是對的，如是忽左忽右的立場似乎也不足為奇。

這些佛教法師都是以能否於此世間興盛來作為真實與否的判斷依憑，由此來看待佛法。如果真是可以這樣，為何不看印度的佛教是如何滅亡的？為何宣稱擁有最大法力護法神的天竺譚崔佛教當年會滅亡？即使不承認當時的佛教是老早已經滅亡的，那麼就說密教於後來的滅亡，這也成！如果註定是譚崔佛教要興盛，為何還會有末法時期的預記？為何會有當年譚崔佛教這些滅亡的事情發生？如果是註定佛教要興盛，又將譚崔密教與佛教劃上等號，那為何等元朝信受喇嘛教之後，君王的荒淫無道卻是更甚而民不聊生？護持佛教的諸佛菩薩以及護法龍天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呢？為何卻不肯護持譚崔佛教於不滅呢？又為什麼不以符合佛教法師所期望的「世間興盛的相貌」來輔佐正統佛教呢？

因為，「世間興盛」都是有為法，不是真正的佛法，不值得費心。佛法中是要有真實修持正法的菩薩，還有不染惡行的修行，這樣才是真正的佛子。

真正在此繼續維繫佛法命脈的菩薩並不在意能否博得一

切眾生的褒獎以及獻上冠冕的虛名，總是身為受戒菩薩的本分，而在這顛沛流離的人間歲月中，隨著這一絲倖存的大乘正真之法的星星之火而重新聚會，力挽狂瀾，不論會被澆熄千百萬次，這些三賢位的小菩薩們沒有想過要放棄，沒有想過要儘早結束這娑婆世界的艱辛之旅，還是咬著牙根，硬著頭皮而撐過了末法一千五百多年而至今日。

這樣勉強矗立聖教的旗幟而顯揚正教光輝的菩薩哪裡有以「世間興盛」的虛名來作為目標呢？只要 佛陀的正法不永滅於人間，對那些令人不忍的苦海眾生便有交代，這就是我們這群能力微薄的小菩薩的心願。

佛陀的鼓勵永遠是令我們生死以之，祂老人家說唯有「大心菩薩」才能像大海般的心志而可以在一切其他的小菩薩都離開之後，還能實現 佛陀的「萬年末法」的預記而將這命脈危若一縷懸絲的正法一肩扛起。

我們在末法時期所看見的是已入聖位的地上菩薩之作為真善知識，在世間大無畏地護持正教的雄心壯志，每每讓我們感動涕零，淚眼婆娑，即使未來幾千年迎接我們的是難以令人堪受的窘境：生計艱難而避居於窮鄉僻壤，道場一片殘垣破瓦而無力修治，聞法之信眾唯有年邁老朽貧困之數，我們仍然生死擁護地上菩薩，莊嚴這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分的 如來正法道場，一樣受正法的熏陶而以甚深的法樂自娛，也絕對不會在此惡劣的環境壓迫下，而對譚崔密教作出任何一分的妥協。

在此勸告堅持信受密教瑜伽修行的台灣佛教法師們，應該

拋棄「顯密宗派」的妄見，應該深刻瞭解到一點：沒有顯教與密教並駕齊驅的事實，打從一開始，這「顯教」的稱呼就是一個惡意的捏造，從來不是事實。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顯教」的弟子，也沒有誕生過一位「顯教」的老師，只有佛教弟子與佛教法師。然而，卻有這麼多自認是「顯教」的所謂的「佛門四眾」，這個由不空三藏創造而誕生的歷史荒謬事件，真是將如來聖教的「末法」二字顯示得如是淋漓盡致。

佛教和密教是各自獨立於世間，佛教不是密教，密教不是佛教——密教的教義與行門自始至終都與佛法的實證無關。佛法本身就是希望一切有情看清楚事情的真相，而法界裡的真相不是有那麼多個，不是錯綜複雜，法界「真相只有一個」。如果 佛陀所說的大乘法是「唯一大乘」，那麼別於 佛陀說法的譚崔密教所想盡辦法另起爐灶的「密咒大乘」和「金剛乘」，就值得您細心地檢驗與商榷。

對於信受譚崔密教的台灣佛教四眾弟子，在畏懼佛法智慧法海太浩瀚的無奈心境之下，又無法確定自己到底應該建立什麼正確的見解，便很容易被自身奇怪的思考邏輯卡住，而落在矛盾的思惟陷阱裡；於是在對「佛、法、僧、戒」四不壞淨無法產生具足信的情況下，無法開展三乘菩提這真實佛道之旅。當自己都無法肯定自己是三寶弟子的同時，不免有許多佛弟子會與外道廝混，甚至替外道張眼，也就不足為奇了。（待續）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連載十四)

第三目 鍛鍊參禪功夫時應同時熏習正知正見

有了動中的無相念佛功夫以後，繼續深入練習而變得很純熟時，才能夠轉為看話頭的狀態，但還要繼續深入把看話頭的功夫練得更純熟，才可以開始參話頭。開始參話頭以前，也就是在鍛鍊無相念佛及看話頭功夫時，就應該同時熏習應有的知見。遠離錯誤的知見，才能練成參禪所需要的功夫；遠離錯誤的知見，才能夠明心開悟。想要眼見佛性時也是一樣，必須要先遠離錯誤的知見，功夫才能更深入，才不會往錯誤方向深入，將來才能眼見佛性。參究佛性時，最好還要有過來人指導，免得浪費生命與時間。因此，對於以下的知見，應該有所理解。

作功夫時，全都是在五陰十八界裡面，如果離開了五陰十八界，就不可能練成參禪的功夫。但是到了參禪時，就必須先瞭解五陰十八界的內涵，知道全都是生滅的假我，參禪時才不會落入五陰、或十八界、或三界境界中，就會知道那都是生滅

境界，不是中國禪宗所悟的實相常住境界，就不會悟錯時還自以為開悟了。所以，對於十八界和三界的境界，都應該有所瞭解。然後，對於參禪過程中的一些境界，也應該有所瞭解；末學在這裡，只作很簡略的重點提示，詳細內容，請讀者詳閱平實導師的《禪一悟前與悟後》，以及其他的著作。

當十八界具足了，就是欲界的法；假使所悟的心仍是住在欲境界中的心，當然不是開悟證到出三界法的第八識如來藏，如來藏是不住在三界法中的真心。十八界法具足時，一定是欲境界，因為到了色界，就少了六界——沒有香塵、鼻根、鼻識、味塵、舌根、舌識；所以色界天人沒有團食，而甘露正是欲界天人的團食。所以求甘露而說是佛法的實證，是根本不懂佛法的人，因為甘露只是欲界天人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與佛法的修證無關。到了色界，都不吃食物，是以禪悅為食，就是以定力的增長來維持及增長身力，也就是以禪定的定力所生禪悅的喜樂，作為色界天人的食養，那純粹是依禪定而有的。

在色界天裡，從初禪天的第一天開始，就已經不像欲界天人了。欲界天人還有微細物質所造成的五臟六腑，所以他們還要吃甘露，以維持欲界天身的生存；但是色界天人，從初禪天以上，都沒有五臟六腑，所以他們都不吃甘露。依平實導師的開示說，將來有一天，當我們修得初禪的時候，住在初禪遍身發的境界中，將會發覺自己的身體中都是如雲如霧，沒有五臟六腑，身中好像天上的白雲一樣，但是比白雲淡一點點，好像很濃而光亮的白霧一樣。色界天人沒有五臟六腑，是因為色界天人都不吃團食，所以他們不必這些內臟，就不必飲食，也

不必吃欲界天的甘露。但是，這時的覺知心還是同一個意識覺知心，並沒有轉變成第八識如來藏。由這個道理，就知道如果是發起禪定的境界，住在禪定境界中的覺知心，還不是禪宗祖師所悟的真心如來藏。假使有能力更深入禪定，證得四空定時，一樣是覺知心意識住在那裡面，還是意識的境界，還沒有脫離識陰，所以依舊不是真心如來藏。先瞭解這些基本的知見，才不會未悟言悟，犯下大妄語業。

再回來說話頭禪、看話頭、參話頭。平實導師曾說：

由於修行，定力太好，所以使他睡不著。譬如我，每晚都很難睡得著；當我要入睡時，我只有一個辦法——就像捨壽要入涅槃的心境，把自己(無念的、了了靈知)捨掉；如果不把無念靈知的自己捨掉的話，就無法入睡。當你一天到晚都是處於一念不生的狀態，這種無念的、了了靈知，會使得你因為定力的關係而睡不著；心裡越清明，就越睡不著；越睡不著，就會更長時間的安住於無念靈知的境界中，定力就會越來越好，就會越睡不著，成爲一種循環。所以我如果要修定的話，很容易，只要一坐下來，就可以馬上入定了；在身體累了的時候，坐下來想要打個瞌睡都不容易，還得像入睡一樣的努力一番呢。¹

在參禪前的作功夫階段，也應該知道要同時修除五蓋的道理，才不會成爲障礙道業的惡緣。這時候，對於已經見道的人，

¹ 摘錄自 平實導師，《甘露法雨》，佛教正覺同修會（台北市），初版十二刷 2010 年 7 月。

就應該說是斷除五蓋，不應該再說是降伏了；因為見道的人，應該開始斷除，只有尚未見道的人，才能說是降伏五蓋，因為他還沒有確認自己是虛妄的，沒有斷除的能力，只能藉禪定的實證來降伏。如果見道以後，對於五蓋等性障還沒有斷除，就會繼續在五欲境界中現行，初禪等禪定就永遠不會證得，覺知心就不能超越欲界境界。但這並不重要，怕的是這個人沒有降伏五蓋，因此會對善知識生慢，或者因此對一切人生慢，恐怕會造作大妄語業，成為障道因緣，這也是鍛鍊參禪功夫時，應該同時建立起來的知見，預防萬一犯下過失。

第四目 看話頭及參話頭時對妄想的態度

當我們練習看話頭時，常常會有妄想及妄念產生，這是因為我們對世間法還是有厚重的罣礙，就是對三界中的各種法還有貪愛；其實，主要還是對欲界中的人間境界有各種罣礙。如果再深入追究這些罣礙的起因，還是因為對自我有貪愛，於是同時對眷屬有貪愛。當我們對眷屬有貪愛的時候，就常常會有許多妄想或更細的妄念出生了，我們不論是修學禪定或者看話頭時，就會不斷的出生妄想。由這樣推理及觀察，可以確定妄想與妄念都是從我執與我所執的煩惱中生出來的；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煩惱放下，妄想與妄念就會跟著這些煩惱的減少而漸漸減少，就能好好看話頭了；甚至還可以好好參禪，很專注一心在參禪上面，如果有正知正見時，有一天就會有可能開悟明心。不論是二乘菩提的解脫道，或是大乘的佛菩提道，觀行時能夠專注一心的原理都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是想要斷盡三界愛的煩惱時，就不只像這樣說

的消除妄想的觀行方法，還要進一步以這種減少了煩惱的細意識覺知心，來作各種觀行。有的人可以在這時詳細觀察五陰的每一陰都是生滅的，都是本無今有的，從觀察五陰的生滅性來斷我見、證初果。但是證初果的大前提是要承認有第八識金剛心常住不壞，滅掉五陰十八界以後還有這個金剛心如來藏獨存而無見聞覺知，否則是無法斷我見的，一定會落入細意識中，仍然無法斷除意識我常住的邪見。有的人可以用這種功夫，觀察十八界的每一界都是生滅法，來斷除我見、證初果。但不論是用五陰來觀察生滅，或用十八界來觀察生滅，都必須先具足了知五陰與十八界的全部內容，都沒有遺漏；也必須確定五陰十八界中的每一陰或每一界都是生滅法，實證五陰、十八界都無真實我，才能斷除我見。一切聲聞初果斷三縛結的實修，都同樣以意識的生滅性，作為最主要的觀察內容。這部分內容，在平實導師的書中說得很多，尤其是《阿含正義》書中說得最多，有興趣先證初果的學佛人，可以自行請閱；請依照書中的開示，一一詳細而沒有遺漏的觀察，就能證得初果，末學不在這裡抄錄及細說。

但是末學要說明的是，聲聞人證初果與菩薩證真如，是不同的觀行內容與實證，不可以混為一譚。聲聞人證初果，是從觀察五陰、十八界的生滅性，證實五陰十八界中沒有一陰或一界是真實我，這樣實證無我而證初果，得到出離三界生死的見地上的解脫，並沒有證得菩薩所證的真如。菩薩所證的真如，包含真與如二個法。說「真」，是由於證得第八識如來藏以後，可以時時觀察如來藏的真實性：因為如來藏確實能生萬法，五

陰十八界都是由祂所生的，所以是真實；如來藏也不會被任何一法壞滅，所以也是真實法，這就是「真」。而如來藏在三界萬法中，不論是在人間享受快樂，或者是在人間受苦時；不論是在欲界天中享受妙樂，或是下墮三惡道中受苦時，都同樣不會改變祂的自性，永遠都不受苦樂，所以永遠都是如如不動的，這樣就是「如」；當人們被辱罵時，心中激動而痛苦時，他們的如來藏還是如如不動，所以是「如」。由於如來藏具有「真」與「如」的功德，而且永遠不會改變，無始劫以前就是這樣子，現在也是這樣子，未來無量劫以後還是這樣子，所以有真如自性。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時，就能這樣子觀察如來藏的真如性，就是證真如。

二乘聖人只是斷我見而不必證如來藏，當然無法觀察如來藏的真如法性，不能證真如；由此證明，二乘見道與大乘見道的內容是不同的；可是菩薩在參話頭而證真如之前，一定要先證二乘的見道，要先成爲初果人，才不會落入五陰、十八界中，參話頭時才會真的開悟；這是在鍛鍊看話頭、參話頭功夫的階段中，應該同時建立起來的正知正見，否則把看話頭的功夫練得再好，把參話頭的功夫努力用功，三十大劫以後還是會落入細意識中，不離常見外道所墮的意識我境界，永遠都不會有真正開悟的時候。

如果看話頭或參話頭時，有時偶爾在心中生起了對這些道理的思惟語言，是沒有關係的，因爲這不屬於妄想、妄念，而是作功夫的階段中，應該同時修習的觀行內容，不必刻意排除它；應該在這些道理出現時，或者想到這些道理而心中

有疑惑時，隨即給予思惟及觀察，才不會使自己退回常見外道法中，然後才回到作功夫的階段裡繼續用功或繼續參禪。因為開悟明心之前，必須先斷我見，如果沒有先斷我見，特別是斷意識常住不壞的我見，就無法往正確的方向參禪，不可能找到第八識如來藏，不可能證真如。因此，對於妄想雜念的定義，也是應該先弄清楚的。對於正法知見的整理與進修，不應該因為作功夫的緣故，就故意排除它。

在學禪、參禪的過程中，應該排除的妄想有二種，前面所說的是打坐時心裡面出現了語言文字，所以開始打妄想，這是應該排除的，以免妨礙看話頭功夫的鍛鍊，以免妨礙參話頭的參禪過程。可是平實導師註解《楞伽經》時，曾說明《楞伽經》中所講的「妄想」，是指因為邪知邪見所產生錯誤的思惟與推理，就是虛妄想，在這部經中簡稱為「妄想」，與末學這裡所說的打坐中、看話頭、參話頭時出現的語言妄想不同。對於經中所說的這種不如理的虛妄之想，一出現時就要先處理它，好好思惟清楚而滅除掉。如果自己對這些虛妄想，沒有能力、沒有智慧分辨清楚時，就應該向善知識請教，或者從善知識的著作開示中，尋找答案來解決，不可以用壓抑的方法排除掉而不管它，否則以後參話頭時都是浪費時間，一定會落入常見外道所墮的我見中。

在鍛鍊功夫階段的語言妄想，也有粗細的差別；如果是因為世間法而產生的妄想，都是粗妄想，當然要趕快排除它，別讓它們來影響看話頭的鍛鍊，或者影響參話頭求悟。如果是有關參話頭的標的，也就是有關開悟明心方面的妄想，就要趕快

處理它，不是排除它不管。平實導師曾說：

妄想有二種，前面所說的是打坐時心裡面出現了語言文字打妄想。可是《楞伽經》中所講的妄想，是指邪知邪見所產生的不正確思惟與推理，叫作虛妄想，經中簡稱爲妄想，與此處打坐中出現的語言妄想不同。經中所說的這種妄想，就不是由一念無明的煩惱而產生的，而是由於對法界實相不如實了知——也就是因爲無始無明的所知障而產生的不如理作意的思惟——對法界真實相不如實知。在打坐當中，都是先有一個念頭出現，由這個念頭再引生意思，然後才有語言文字隨後出現；如果是很散心的話，再接下去就會有影像被引生出來，那就是作白日夢了。他們的出現，是有其先後次序的。

念頭（沒有語言文字的妄念）爲什麼會出現？其實是由意根的攀緣執著而出現的；意根——末那識——無始以來就具有的遍計所執性，祂從無始以來就不斷地在執取一切法；這個不斷在執取的，就是你自己。我們且先不說這個不斷在執取的你，先來說一說大家所知道的自我——意識；大家都沒有真的認識意識，老以爲意識就是自己；所以往往以這個能知能覺的見聞覺知心爲自己，將意根的自己以爲是不可知的心。有的人更荒唐，以爲意根是大腦；如果意根是大腦的話，那麼應該每一對父母都會看到嬰兒帶著大腦來入母胎，可是明明每一對父母都不曾看到有什麼大腦來入胎啊！意根是心，不是有色根；佛說人死之後，意根帶著前世名色所緣的識，來入

母胎；這個意根，就是處處作主思量的你；意識只是被你所運用的心而已。但是眾生不瞭解，往往將見聞覺知的意識誤認為自己，反而將真正的自己給忽略了，其實意根——處處作主恒審思量的心——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才是凡夫眾生我見的我；可惜的是不但眾生都不知道，甚至連正在學佛的佛子們也不知道，乃至連佛學大師的印順法師都跟著誤會了。

那麼外面學佛的人聽了我這個說法，可能就會向我抗議：「你說意根末那識就是真正的眾生我，可是當我睡著無夢的時候，明明沒我存在，我明明消失了。如果我還在的話，而這個意根的我是會作主的，那我正在睡著無夢的境界中時，應該就會知道有我存在啊！可是這個處處作主的我，睡著以後明明消失了啊！」如果你也像他們那樣想的話，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意根不像意識能返觀自己，意根是不返觀自己的；從狹義的種智來說，祂沒有證自證分（從更微細深入的種智來說，祂也是有證自證分的；但這不是初悟菩薩的般若慧所能知之），因為沒有證自證分，所以祂不能返觀自己，所以當祂仍然存在、仍然在不停地運作時，祂不知自己是存在的；因為沒有這個證自證分，所以你在睡著無夢時，意識的證自證分消失了以後，沒有意識的證自證分來證知自己仍然存在，就不知道自己仍然存在；但是，眾生睡著了以後，末那的自己其實是仍然存在的，只是祂因為沒有證自證分——返觀自己的能力，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存在

於當下的，醒來以後就以爲能見聞覺知的意識才是真正的自己，而不知道意識因爲睡著而斷滅以後，仍然還有處處作主的末那存在。所以眾生往往要等到醒來之後，才又感覺到有自己的存在——因爲意識重新現行後，就又有證自證分來自覺存在了。

末那識的體性就是遍計執性，從無始劫來就一直保持這種體性，不曾改變；祂的另一種體性又稱爲恆審思量，也就是說：祂從無始劫以來，不論是睡著或者悶絕，乃至正死位與滅盡定、無想定中，祂都是永不斷滅的，所以說祂「恆」；祂從無始劫來就一直在審度一切法，包括睡著無夢乃至悶絕、死亡、無想定與滅盡定中，一直都是如此，不曾有絲毫改變，恆常存在地審度一切法，所以說祂「審」；末那識的你，在你醒著時，不斷地藉著意識對於五塵的直接了別，而對一切法作思量——是否繼續、或是否改變？這種思量在你醒著的時候，是刹那刹那地持續進行而不斷絕的；睡著無夢時，以及悶絕等四種狀況中，祂也是這樣持續不斷地在運作著，但是祂必須在覺得異常時，先喚醒意識（令阿賴耶識流注出意識的種子），使意識出現，藉意識的分別性來判斷應該作什麼？所以在眠熟等五位中，末那仍然在運作不停；如果沒有末那的你在眠熟等五位中繼續存在，你一旦睡著了，將會永遠醒不過來了。由此可知，末那識的這個你，在你的意識因爲睡著而斷滅了以後，祂仍舊是存在而運作不輟的。眾生對於一切事物，經由意識的分別判

斷之後，都必須由末那識的你去作決定，然後才会有下一步的行動，但是眾生卻都不知道這個事實，往往將那夜夜斷滅的意識「我」誤認為是自己。²

由以上 平實導師的開示中加以思惟及理解，然後依照這些開示的內容，深入思惟及觀察，參話頭時就可以遠離妄心，往真心如來藏的方向去尋覓，才有可能開悟明心。在參禪過程中如果遇到了妄想出現時，也會懂得區分出來，什麼妄想是應該排除而不理會它，什麼妄想是應該加以面對及思惟整理的，才能導正自己參話頭時的方向，才可能開悟明心。但是在佛性的參究方面，末學可以著墨的地方其實不多，因為在佛性的實證上面，還要分為二個面向來說：

第一個面向，是關於看話頭功夫的鍛鍊；第二個面向，是關於佛性內容的參究。在第一個面向，末學接受 平實導師的指導，在明心後繼續深入鍛鍊看話頭的功夫，在鍛鍊過程中，經歷許多的狀況，自己也不知道演變出來的狀況究竟是好或不好，有時得要找機會，請教 平實導師。善知識是過來人，都是才聽一、二句話就知道了，這時只要一句話或二句話指示，末學就知道應該轉向或者繼續深入作功夫了。但 平實導師曾吩咐說：這個過程與演變內容不可說出去，以免將來有人自作聰明，聽了或讀了就當作自己已有這個經歷，就用來報告，使善知識誤信他真的有這些經歷與功夫了；而其實他自己並沒有

² 摘錄自 平實導師，《甘露法雨》，佛教正覺同修會（台北市），初版十二刷 2010 年 7 月。

這些經歷，善知識即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誤以為學人真的完成見性時應該具備的功夫了，加以引導的結果，就是成為解悟，這一世再也不可能有眼見佛性的因緣了。

爲了避免再產生這種不想看見的情形，平實導師特別要求所有被指導的學人，都不可說出想要眼見佛性者對於看話頭，應該要有的演變過程與內容。這不是吝法，而是因爲平實導師以前曾經專爲同修們的眼見佛性而辦過禪二，導致有很多人解悟佛性，這一世已沒機會看見佛性了；平實導師對這件事情很自責，到現在都還會自責。所以現在都要先經歷看話頭的深入作功夫的過程，也要把看話頭的演變經歷，一一報告，直到可以見性時應該有的狀況出現了，才會加以引導。因此，末學所能說的是，看話頭的層次有許多不同，並不是會看話頭時就具足眼見佛性的定力了。看話頭的功夫，不只是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有許多不同境界與層次；如果不是過來人，是不會知道其中的演變狀況的。末學對於求見佛性的人，所能說的就只有如此了，剩下來的都是要由讀者自己親身去實踐與經歷。

至於參究佛性的內容，也是只有過來人才會知道。佛性的內涵，與開悟明心是有極大反差的，因爲第八識如來藏離見聞覺知，從來都不會落入六塵中生起見聞覺知，可是佛性卻從來都跟見聞覺知在一起，從來沒有離開見聞覺知，卻不在六塵中生起見聞覺知，與求悟第八識如來藏的明心，剛好是相反的方向。這是很奇怪的反差，而事實確實是如此；如果想要自己參究，證悟的可能性很低，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在大善知識

的指導下，參究時才會輕鬆的把握住方向，不會很辛苦。如果條件都成熟了，還是參不出來時，只要善知識加以引導，也是可以眼見佛性的；這樣求見佛性時，就很輕鬆而且可以眼見。

可是，在還沒有具足眼見佛性所必須的大福德以前，在看話頭的定力還沒有到達見性所必須的程度之前，最好不要自己擅自決定開始參究；否則可能因為慧力很好，很快參究出來，知道佛性的內涵了，可是不管怎樣瞠眼睜目，還是一樣看不見佛性。到那時，看不見就是看不見，想要怪誰都怪不到，只能怪自己，真是得不償失。這是末學對明心後想要看見佛性的菩薩們的勸告，也是末學所做的最好勸告。

因為以上所說的內容，都屬於和妄想及正知見有關的部分，所以在這裡為讀者講出來，希望對讀者會有幫助。（待續）

廣論之平議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

(連載四十六)

第六目 《廣論》的止觀次第決定

《廣論》344 頁說：

如《入行論》云：「當知具止觀，能摧諸煩惱，故應先求止。」謂先修止，次依止故，乃修妙觀。若作是念：「《修次初編》云：『此二所緣無定』，此說止緣無有決定。前文亦說，止所緣中俱有法及法性，故先了解無我深義，緣彼而修，則心無散亂之止及緣空性之觀同時俱起，何必先求奢摩他已，次乃修觀耶？」答：「此說觀前先修止者，非說引生正見通達無我須先修止。雖無止者，亦能生正見故。又此正見內生強力之感覺，亦不須以止為先；以無止者，僅以觀慧數數思擇，此亦能生強力感覺，無所違故。若相違者，則修無常生死過患菩提心等，引生強力之感覺，皆須依止。太為過失，理相等故。」

宗喀巴接著又說：

若爾，觀前修止爲何耶？如《解深密經》說，若以觀慧而修思擇，最極思擇，乃至未起身心輕安，爾時但是毘鉢舍那相應作意，生輕安已乃名妙觀。故先未得止者，僅以觀慧而修思擇，終不能發身心輕安所有喜樂。若得止已，後以觀慧思擇而修，輕安乃生，故觀須止因。

《廣論》中說：【止與觀何者先修？寂天在《入行論》第八品中說：「有止諸勝觀，能滅諸煩惱；知己先求止，止由離貪成。」】有說：「寂天的《入菩薩行論》是根據一百零五部佛經中摘抄而成的『學集論』；姑且不論寂天論師不知不證如來藏，單從《入行論》抄來的這四句偈來看，其意思應是：「具有『止』的『殊勝觀』，能夠滅除種種煩惱；知道這個道理以後，就應該先求證得『止』才可能滅諸煩惱，但是止的證得是由於離貪才能成就。」並不是說要先修止後修觀，而是說：「欲修後後之勝觀，須具前前『止』的功德」。蓮花戒則說沒有決定，而宗喀巴以其切割止觀二法的錯誤見解，再加上喇嘛教雙身法的邪思惟，而自問言：「如果你這樣想：《修次初編》說『此二所緣無定』，說止的所緣無有決定。前文也說，止的所緣俱有法及法性二種，所以先了解無我的深義再緣彼而修，則心無散亂的『止』及緣空性的『觀』就能同時俱起，又何必先求奢摩他，以後才再來修毘鉢舍呢？」接著又自己回答說：「寂天說的先止後觀，並不是說要通達『無上瑜伽』的無我空性正見就必須先修止。因爲，就算尚未得『無上瑜伽』之止的學人，也能生起正見的緣故。再者，於

此空性正見內生起強力的樂觸覺受，也未必要先修止；也就是說尚未得『無上瑜伽』之止的人，只要以觀察慧（以觀察雙身法樂受的「智慧」）在樂空雙運時不斷的思惟簡擇，同樣也能生起強力的樂觸覺受，並不會有所違背的。如果說這樣是會有所違背的話，那麼修學無常生死過患乃至菩提心等，所引生強烈的樂觸覺受也就都要依於先得『止』，那樣的說法就有嚴重的過失，因為道理應該是相同的緣故。」宗喀巴的意思是，應該先知道樂空雙運的道理，實修時先以方便善巧的觀慧來發起「強力感覺」即可，所以不必先修止。宗喀巴《廣論》中這些話所要說明的意思就是：「喇嘛教行者經過不斷的思惟簡擇，如果仍然不能生起樂受而止於一境中，就必須純以觀察慧觀察樂空不二時如何生起強力樂受的感覺；當行者已經生起了如何獲得『強力感覺』淫樂覺受的觀察慧時，才能說是妙觀——妙觀察智。所以，先前未得如此樂受而安止於其中的人，僅以觀察之智慧而修樂空雙運的思惟抉擇，終究不能發起身心輕安的所有喜樂覺受；若能先修得樂空的覺受生起而安止其中以後，再以觀慧來思惟抉擇而修行，促使樂空不二的輕安樂受得以成就『強力感覺』，才是真實正確的觀慧與修止；所以修雙身法止觀的人，必須先有樂空不二的樂受可以增長『強力感覺』之觀慧，獲得『強力感覺』之樂空雙運境界時才需要修『止』。」

以此緣故，宗喀巴認為樂空雙運的止與觀兩者不相違背；如果會互相違背的話，則證得樂空雙運以後觀修無常、生死過患、菩提心等，想要引生「強力感覺」的樂空不二感受時則必

須先依止——要住在樂空雙運境界中才能觀察如何引生快樂的「強力感覺」，如此修樂空雙運的止觀就不會有大過失，還說這是因為止、觀的道理都相同緣故。這就是宗喀巴認為先修止後修觀，或先修觀後修止，兩者不相違背的道理。所以宗喀巴才又接著說：「至於為何修觀前要先修止？就像《解深密經》中說的，假若先以觀察慧來思惟抉擇，乃至最深細的思惟抉擇，仍然不能生起樂空不二的身心輕安，則只是毘鉢舍那隨順而已，必須是生起輕安快樂時才是有妙觀察慧。所以未得止的人，僅以觀察慧來思擇，不能發起樂空雙運的身心輕安的喜樂；若得止後，以觀察慧來修，身心輕安乃得生起，故說修觀之前必先修止。」以上是宗喀巴以六識論、雙身法等邪見所說「止觀」之謬論；但他說得很隱晦，所以修學廣論的人若是還沒獲得慧灌，以及尚未獲得真懂《廣論》的上師指導以前，對宗喀巴這個隱說的內涵是不可能瞭解的。

以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這段文字的內容隱說樂空雙運而且強調「強力感覺」，可以確定他的二種《廣論》全都是在弘揚雙身法，他在三士道中所謂的佛法則全都移花接木為常見外道的意識境界，只是障眼法，想要使佛教徒誤以為他說的那些假佛法的意涵也是佛法；所以古今藏密喇嘛們都是用雙身法的觀點來說止觀，根本不是世間禪定的止觀，更不是出世間解脫、世出世間般若的止觀。如達賴喇嘛說：

具有堅定慈悲及智慧的修行者，可以在修行之道上運用性交，以性交做為強大意識專注的方法，然後顯現出本有的澄明心。目的是要實證及延長心的更深刻層面，然

後用此力量加強對空性的了悟。¹

因此藏密人士要用性交來作為「強大意識專注的方法」來修正，然後才能在第四喜性高潮的時候來修觀——一念不生專心領受全身最強烈的淫樂；這樣說為可透過上師加持，使得弟子得證雙身法的「止觀」。如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世界——西藏佛教的哲學與實踐》中說：

當行者在密宗道達到較高層次時，他們會被要求去尋找明妃²或勇父以作為入道的動力，當進行雙運時³，男性行者有較高的證量就可以幫助女性行者證悟佛果；同理，女性行者如果有較高的證量也可以協助男性行者證悟。因此不論行者的性別，其效果是互補的。⁴

所以宗喀巴、達賴喇嘛等所說的止、觀是雙身法，與真正的禪定止、觀並不一樣。蓋止、觀之修學，有依意識心所修的止觀與依阿賴耶識所修的止觀之別，其分際在於是否證得空性心如來藏。以禪定之止觀來說，未證空性心如來藏之前，依世

¹ 達賴喇嘛著，丁乃竺譯，《達賴生死書》，天下雜誌（台北），2004.12.20 第一版 12 刷，頁 157。

² 男性密宗行者應是與女上師或女性同門（明妃）；女性行者則是應與喇嘛上師或男性同門（勇父）合修雙身法。

³ 密宗男女合修雙身法而做種種動作，來使雙方都達到性高潮，同時想像性高潮中的快樂覺受空無一物名為空性，亦名為樂空不二，這個過程就稱為「進行雙運」。當性高潮中能認知當時的樂受是無形無色的空性時，知道樂受與空性不二時，就是密宗的「證悟」。

⁴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陳琴富譯，《藏傳佛教世界——西藏佛教的哲學與實踐》，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2004.10 初版 8 刷，頁 110。

俗智而修止觀，所得的是世間四禪八定的福業，那只是世間的善法，功德受用還不算大；菩薩證得空性心如來藏，能依於如來藏而有的般若慧來修止觀，雖然還是世間的四禪八定，但是菩薩證得四禪八定時有五種勝利：一者，菩薩具有威德力，能降伏諸天。二者，能伏、除三界煩惱，速證慧解脫。三者，能速取證滅盡定，成俱解脫無學。四者，菩薩取證滅盡定而留惑潤生，並能自行決定捨報時間與地點。五者，速得神通，遊化十方世界，親聞諸佛說法，乃至利益十方眾生。菩薩證得四禪八定有如是殊勝功德受用，故菩薩悟後亦須勤修禪定之止、觀。但宗喀巴說的止、觀卻是雙身法，與真正的禪定止、觀並不一樣，只能說那是藏傳佛教喇嘛們的妄想止觀而已。

寂天、蓮花戒、宗喀巴都否認有如來藏，而止觀之法若離於如來藏的實證而修，則不論先止後觀或先觀後止，都只是在意識境界的層面，都與空性智慧無關；況且世間禪定的止觀之法，以及出世間的二乘解脫道靜慮，乃至大乘靜慮的參禪，都不能單修止或單修觀，必定是止中有觀，觀中有止，止觀雙運才是如理之正說。

宗喀巴竊用《解深密經》的經文來解說先修止後修觀，曲解《解深密經》之義旨。前舉《解深密經》開示之奢摩他、毘鉢舍那自性中，所說的是止中修觀，觀中也修止，都是依第八識心的離六塵境界的自性而說般若智慧的止與觀；但宗喀巴援引此經文後所說的止與觀，卻都是住在六塵中的六識境界而且是淫樂境界中的止與觀，其實是牛頭逗馬嘴的不倫不類行爲，目的是在欺騙佛教徒，使人誤以爲他說的淫樂境界的止觀即是

佛經中所說的般若智慧的止觀。經中說的「止中修觀」謂「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爲所依故」，身心輕安是止的功德受用，爲勝觀之因所依。在身心輕安中意識所緣境，以觀察慧作思擇，心得決定，因而證得初靜慮或更上的靜慮，於身心生起喜樂，是故「觀中也在修止」。宗喀巴說：「若得止已，後以觀慧思擇而修，輕安乃生，故觀須止因。」但禪定止觀之法不能強行分割，不能說得止後再修觀，或得觀後再修止；如是止觀功德不能成就，輕安絕對不能生起，輕安之生起是止觀同時雙修之果。而樂空雙運是具足識陰六識的境界，也是證得禪定的最主要障礙，根本不可能獲得世間禪定的止觀功德，更不可能獲得般若智慧的止觀功德，這也是宗喀巴的謬論與《解深密經》正理相違之處。

《廣論》345 頁又說：

又此止觀次第，是就新生之時應如是修，若先已生，則無決定次第；亦可先修毘鉢舍那，次修奢摩他。何故《集論》說有先得勝觀而未得止，彼應依觀而勤修止耶？答：此非說未得第一靜慮未到定所攝之止，是說未得第一靜慮三摩地以上之止。此復是說證四諦已，次依此觀，而修第一靜慮以上之止。〈本地分〉云：「又已如實善知從苦至道，然未能得初靜慮等，於此無間住心，更不擇法，是依增上慧而修增上心。」

宗喀巴於此前句說先止後觀，是對新學密宗四禪一新學雙身法初喜到四喜一之人而說；後句則說曾修止觀之人也可以先修觀後修止。接著宗喀巴自問：「爲何《集論》中有說：有人

先得妙勝觀察慧而未得止，如此之人應該依觀來修止？」宗喀巴再自答說：「先修觀後修止的人，不是指尚未證得初禪（初喜）定之人所修的止，而是指證得初禪（初喜）或是更高『密宗樂空禪定』的人所修的止。」這是因為《廣論》的說法內涵實與《集論》中的法義違背，宗喀巴爲了避免有人對其謬論提出質疑，故施設此一問答而欲遮掩敗闕，讓人以爲所說與《集論》相符。宗喀巴接著又更解釋說：「透過觀察修而證得四果的聖人，再修初禪以上的止。」乃至更用根本論〈本地分〉之名義說：「已確實瞭解苦、集、滅、道，雖然尚未得初禪（初喜）以上等密宗禪定，但是卻能心不斷的安住一境，而且不簡擇諸法，這就是依於增上慧來修增上心。」以上是宗喀巴於廣論中所說的雙身法止觀意旨。

縱使宗喀巴說的止與觀確實是世間禪定，卻總是把「止」唯作禪定來解釋，又把「觀」當作般若來解釋，因而誤會了《集論》與根本論〈本地分〉中所說的論意。不論凡夫、聲聞或菩薩，未證或已證空性心，所得的四禪八定，必從雙運禪定中的止與觀二法而得，不能單修其一。聲聞滅煩惱證得解脫，是依於世俗諦的智慧而得；菩薩除煩惱得解脫，是依於第一義諦的般若慧而得；而禪定的止觀之法修得了四禪八定，雖能幫助聲聞或菩薩證得解脫，卻是只能有所增益而非以禪定爲解脫的根本，故非單修禪定的止觀就能得解脫，否則就不會有證得四禪八定卻不得解脫的外道修行人了。

再說《集論》原名爲《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爲聖無著菩薩所造，說的是菩薩法。《集論》卷 7 的原文是：【又諸菩薩

已得諦現觀，於十地修道位，唯修所知障對治道，非煩惱障對治道。】《集論》的意思，是說菩薩通達空性心如來藏真諦，以及俗諦「苦、集、滅、道」的現觀，已得勝妙觀察慧，於初地至十地的修道位中，修的是對治所知障而不是對治煩惱障（初地菩薩已永伏性障如阿羅漢，於煩惱障現行的對治道已經完成故，只因悲願故意留惑潤生，非不能取證解脫極果——阿羅漢）；因為菩薩已證得空性心如來藏，但自覺尚未成佛，探究之下才知道，原來在阿賴耶識中還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能差別尚未了知，屬於無始無明深細的所知障上煩惱所含攝，所知障會障礙菩薩成佛；過去未證真諦之前不知道，證悟了以後才能漸次知道，於是在修道位中修除的主要就是所知障，漸次斷除無量無邊深細的上煩惱，才能成佛。所以《集論》這段文字的意思很明顯的是說，菩薩悟後雖已打破所知障無始無明，但對於所知障仍無法斷盡，因此證悟的菩薩不但要修斷煩惱障，入初地後的修道位更要漸次修斷所知障；而宗喀巴胡亂切割止觀之法，以為是說先修觀後修止而誤解論意。

因此，菩薩雖已親證空性心得般若智，並不代表菩薩必須立即具備初禪證境。但是菩薩證得空性心後，於相見道位中不但要努力通達般若別相智，同時也要勤修梵行而能離欲，證得堅固不退的初禪定力，於解脫道成就最勝之慧解脫的證量，並留惑潤生，發十無盡願，才能進入初地開始的修道位中，也必須在三地滿心位前修證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等資糧加行，來幫助究竟解脫的成佛之道的修行。是故《集論》的意思並不是如宗喀巴所言的雙身法止觀或世間禪定的止觀中，未到

初禪地的人要先修觀後修止；而是說菩薩證得空性心後，依於空性心如來藏所得的般若慧來修除煩惱，助益得解脫乃至成佛的意思。宗喀巴舉此爲例，來證明自己的立論，根本是文不對題。甚至他還說：「證四諦已，次依此觀，而修第一靜慮以上之止。」既然已證四諦圓滿成阿羅漢，最少也必須具備初禪以上的止，乃至未圓證四諦的三果阿那含都必須證得初禪的止，若未得第一靜慮根本就不可能證得四諦的現觀。必須是能離欲界地才能成爲三果聖人，所以三果也稱爲「離地」，哪裡會有已證四諦的阿羅漢，再來修證初禪的事！由此可見，宗喀巴對解脫道的知見與修道的次第，是如何的錯亂與無知！

再說，聖 彌勒菩薩的根本論〈本地分〉中所謂的增上慧，不只是二乘解脫道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第三轉法輪唯識諸經的內容，也就是地上菩薩所修的道種智。當菩薩證得空性心如來藏，已得般若總相智，漸次進修圓滿別相智，入初地時才開始修證道種智直至成佛。般若的別相智及道種智都是菩薩所修增上慧學，故說菩薩的增上慧學是依於般若總相智、別相智作爲基礎而修。又增上心學主要是指四禪八定，乃至對無想定、滅盡定乃至五神通、四無量心等的實證⁵；菩薩入初地後，以初

⁵ 《瑜伽師地論》卷 28〈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第二瑜伽處之三：【云何爲學？謂三勝學：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云何增上戒學？謂安住具戒等，如前廣說，是名增上戒學。云何增上心學？謂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乃至能入第四靜慮具足安住，是名增上心學。又諸無色及餘所有等持、等至，亦皆名爲增上心學。然依靜慮能最初入聖諦現觀正性離生，非全遠離一切靜慮能成此事，是故靜慮最爲殊勝，故偏說爲增上心學。

地之增上意樂與初地之無生法忍，及入二地後以增上戒學與二地無生法忍為基礎，於二地滿心轉入三地後，始開始實證四禪八定等世間禪定，用來資益無生法忍的進一步實證，這是宗喀巴所不知之聖教，才會有《廣論》中的許多錯謬言論誤導眾生。

《瑜伽師地論》卷 13〈本地分〉原文謂：【又有苾芻，如實知苦乃至知道，而未證得初禪靜慮等，彼便宴坐思惟諸法，如是行者，依增上慧修增上心。】⁶ 嚴格地說，如實知四聖諦者，是只有已入地的菩薩方能真知。二乘有學聽聞諸佛菩薩開示四聖諦諸法而如實信受理解，以此正知正見攝心安住默然靜坐，思惟簡擇禪定諸法；三賢位菩薩雖然已證得空性心如來藏，但未證得初禪等離欲、惡、不善法諸禪定境界，於是默然攝心靜坐以般若慧思惟簡擇禪定諸法，如是謂之依增上慧修增上心。而宗喀巴是以雙身法行淫的樂空雙運止觀帶入證悟

云何增上慧學？謂於四聖諦等所有如實智見，是名增上慧學。】

（CBETA, T30, no. 1579, p. 435, c25-p. 436, a7）

⁶ 《瑜伽師地論》卷 13〈本地分〉中三摩呬多地第六之三：【復次，如經中說：四種趣道云何宴坐於諸法中思惟簡擇？謂有苾芻，先已證得初靜慮等而未見諦，由聽正法及多聞故而能宴坐，依三摩地於苦等諦發起現觀，如是行者依增上心修增上慧。又有苾芻，如實知苦乃至知道，而未證得初禪靜慮等，彼便宴坐思惟諸法，如是行者，依增上慧修增上心。第三行者名為俱得，奢摩他毘鉢舍那雙雜轉故。第四行者，先已證得初靜慮等，未聽正法，未習多聞，後從大師或餘尊所聞見諦法，或復得聞斷餘結法，由此得入真諦現觀，或復證得阿羅漢果，彼既證得出離所引，大善喜悅，由能制伏諸掉舉心，復還宴坐，如是坐已，安心住於靜慮等至。最初趣道引見道故，第二、第三引修道故，第四趣道為俱引故。】（CBETA, T30, no. 1579, p. 343, a20-b6）

第八識後依般若智慧所修的禪定止觀中，不倫不行。宗喀巴又曲解根本論〈本地分〉之文意，聖 彌勒菩薩的開示明明是教學人要「宴坐思惟諸法」，宗喀巴卻要學人如木石般「更不擇法」，也就是要專心安住於領受淫樂的境界中，不但違悖聖教亦違背常理，嚴重誤導學人！因為宗喀巴以其六識論修雙身法的邪見，把「依增上慧而修增上心」解釋為由觀入止之法，把意識所攝的觀法當成般若解，不知止觀二法不僅是禪定所攝，同時也是與般若相應的慧門中的止觀，由此也可證知宗喀巴未證空性，未解般若真意，連世間禪定的修證道理都不懂。總之，以世間智慧來修正觀，所修的還是世間法，是外道凡夫所修的止觀，若有所證，只不過是世間禪定而已；若以般若智慧來修正觀，既不離世間法，更是出世間法，是菩薩修學之道。若是依宗喀巴所說以雙身法的境界來修正觀，不但不能證得佛法實相般若中的止觀，連世間禪定的止觀都構不上邊，完全不可能有絲毫實證。

第三節 《廣論》的學奢摩他法

第一目 集六資糧引發正奢摩他

《廣論》346～347 頁說：

諸瑜伽師先集資糧，即是速易成止之因。其中有六，一、住隨順處——住具五德之處：易於獲得，謂無大劬勞得衣食等；處所賢善，謂無猛獸等兇惡眾生及無怨等之所居住；地土賢善，謂非引生疾病之地；伴友賢善，謂具良友戒見相同；具善妙相，謂日無多人，夜靜聲寂……

二、少欲：不貪眾多上妙衣服等事。三、知足：雖得微少粗弊衣等，常能知足。四、斷諸雜務：皆當斷除行貿易等諸惡事業，或太親近在家、出家，或行醫藥算星相等。五、清淨尸羅：於別解脫及菩薩律，皆不應犯性罪、遮罪破壞學處；設放逸犯，速生追悔如法悔除。六、斷除貪欲等諸惡尋思：於貪欲等當修殺縛等現法過患及墮惡趣等當來過患；又生死中愛、非愛事，皆是無常可破壞法，此定不久與我分離，何為於彼而起貪等。由是修習，能斷貪等諸惡尋思，此如《修次中編》之意，於〈聲聞地〉應當廣知。

如是六法能攝正定，未生新生，生已不退，安住增長因緣宗要。尤以清淨尸羅，觀欲過患，住相順處為其主要。

《廣論》此處依於蓮花戒所造《修習次第》中編（篇）所說，而蓮花戒又依聖 彌勒菩薩根本論中的〈聲聞地〉所說：修止之前要集六種資糧。〈聲聞地〉所說集定資糧，是以二乘出家比丘為主；二乘人為了宴坐故，必須選擇清靜處。譬如人間俱解脫阿羅漢，白天托鉢，晚間回林樹下，設定明日出定時間，於是上座而入滅盡定；待明日時間一到，自動出定，又行托鉢，天天如此；若是慧解脫者，亦應設法排除定障而成為俱解脫者，故與俱解脫阿羅漢一樣都應修集修習禪定的資糧或環境。而大乘行者則非如是，因發四宏願、行六波羅蜜多故不離眾生。故《廣論》說的五德之處，於菩薩來說並不重要，譬如易得，菩薩不接受供養（出家菩薩例外），反而要行各種布施；菩薩能行布施，是善業所感而不虞匱乏故。又如善處，菩薩具大

悲，一一眾生悉皆拔度，故無所謂善處的選擇。又善地，菩薩不擇地而居，何處有眾生待救即往救，何處有眾生求法就前往說法，故菩薩無所謂善、不善地的選擇。又如善友，菩薩常為眾生之善友，眾生也為菩薩之善友，攝受眾生不必一定要固定於戒見相同者，否則就不能救度邪見眾生了。又如善相，菩薩融入吵雜處所宴坐修習，乃至行住坐臥中都在修習，非必定在閒靜處宴坐；因為菩薩實證第八識法界實相心，現觀第八識乃是本來寂靜，不受六塵的干擾，常處那伽大定中。宗喀巴不知論中所說是聲聞地的修法，援引出來證明大乘修止觀時的規矩，並不恰當。

相對的，對藏傳佛教（喇嘛教）的行者來說，因雙身修法是「祕密」之法，特別是無上瑜伽輪座雜交之法，都不能在大庭廣眾中眾目共睹之下合修，當然必須遮掩在壇城內修，這種樂空雙運而自以為是修習禪定的修行方法，當然要選擇其所謂之「善處」——適合之處。不論徒眾與喇嘛雙修之時，也都應該在有人護持供養處合修，以免驟因外人干擾而中斷合修之樂，是故應該選擇「善處」。也必須與道見相同者合修，譬如勇父與空行母合修，或男上師與女弟子、女上師與男弟子合修等等，因此必須選擇所謂之「善友」。是故，《廣論》說的五德之處，於修密的行者而言都是必要的，卻不是《瑜伽師地論》〈聲聞地〉中所說的道理，宗喀巴引來使用其實不倫不類。至於《廣論》所說：「六、斷除貪欲等諸惡尋思：於貪欲等當修殺縛等現法過患及墮惡趣等當來過患」也是睜眼說瞎話！他說的斷貪，是指斷除修雙身法時射精的樂觸貪執；說若是貪執射精

之樂，就是違犯三昧耶戒、金剛戒，將會下墮喇嘛教依妄想而施設的金剛地獄中受苦無量，所以要尋思「貪欲」的過患——要斷除對於射精的貪欲，並不是指斷除男女淫欲之貪，宗喀巴這句話是故意欺瞞不懂密宗隱語密意的佛教徒。實質上明明是貪愛男女欲，卻說是不貪男女欲，而只將淫行中射精之樂的貪斷除，就說是已斷淫欲的貪了，就說是清淨無貪的聖者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此外六資糧中的斷諸雜務，也是舊藏傳佛教行者無法做到的；因為西藏政教合一，喇嘛教政府事業繁雜，從地方到中央主事者都是喇嘛，喇嘛之間派系鬥爭爭權奪利，控制、殘害、剝削農奴，還要物色中意的女人來當佛母、明妃，如此喇嘛怎么可能斷諸雜務專事修行雙身法的止觀呢！再回頭來說台灣的一些宗喀巴與達賴喇嘛邪法隨行者的里仁事業公司，營利事業這麼龐大，貿易行為這麼繁雜，在《廣論》中宗喀巴也自說這是惡事業（見《廣論》346 頁第 8 行），事實上也是障礙禪定的惡行，鳳山寺的法師、學人們怎么可能以此作為修定資糧呢？至於六資糧中的清淨尸羅，於聲聞別解脫戒及大乘菩薩戒絕不能犯，這不就是明說不能修學《密宗道次第廣論》了嗎？假藏傳佛教（喇嘛教）行者怎能同意？因為清淨尸羅與雙身修法是不能相容的。可是為什麼喇嘛教中卻可以相容呢？這是因為喇嘛教中說的清淨尸羅，其實只是行淫時不貪求射精之樂，於是就沒有互相違背的問題了。

至於定資糧最後說要斷除貪欲等，喇嘛教行者就更不能實行了，凡是有男女愛欲即是最粗重的欲界貪，吃眾生肉也是欲

界貪，貿易賺錢之事業也是欲界貪；要得初靜慮必先斷欲界貪，這對於假藏傳佛教（喇嘛教）修行者來說是絕不可能的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行者修定六資糧不能成就，其後所說的奢摩他、毘鉢舍那，就成爲自欺欺人了。但由於宗喀巴等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祖師有世間聰明，他們對清淨尸羅的定義與佛法中的定義不同：主張喇嘛或男信眾每天都與不同女人交合而修樂空雙運時，只要不貪求射精之樂，就是尸羅（持戒）清淨了。這樣一來，假使有人藉信徒來做義工，努力經營事業而不愁衣食日用，就能好好修習雙身法的止觀了；只要每天實修雙身法時不貪求射精之樂，就是三昧耶戒清淨的密宗聖人了；每日與女信徒合修雙身法，每日精進與不同的女徒弟輪座雜交，也都是持戒清淨、精進修行的聖人；所以假藏傳佛教（喇嘛教）對清淨的定義以及對聖人的定義，都與佛法中的清淨、聖人的定義截然不同。

第二目 《廣論》奢摩他修習次第

《廣論》348～349 頁說：

德稱大師《道次第》云：「四作意中，攝九住心及斷六過八對治行，是爲一切正定方便，眾多《契經》及《莊嚴經論》《辯中邊論》，無著菩薩《瑜伽師地論》，中觀宗《三編修次》等，開示修靜慮之方便中一切皆同。若能先住正定資糧，以此方便勵力修習，決定能得妙三摩地。現在傳說修靜慮之甚深教授中，全不見此方便之名。若不具足正定資糧及無此方便，雖長時修定終不成。」此語是於諸大教典修定方法，得清淨解。……止

觀二法，〈攝決擇〉說於〈聲聞地〉應當了知，故〈聲聞地〉最爲廣者。慈尊則於《莊嚴經論》《辨中邊論》，說九住心及八斷行，獅子賢論師、蓮花戒論師、寂靜論師等，印度智者隨前諸論，亦多著有修定次第，又除緣佛像、空點、種子形等，所緣不同外，其定大體，前諸大論與咒所說，極相隨順。尤於定五過失，及除過方便等經反較詳，然能依彼大論修者，幾同畫星。

《廣論》此文大意是說，修奢摩他時要先安住前說的定六資糧，然後以方便來修；方便是指四作意、九住心、斷六過及八對治行（後文當再辨正之）。從對照《瑜伽師地論》之內容來看，《廣論》所抄錄的止觀二法都是以根本論中的〈聲聞地〉法義爲主，並未觸及〈菩薩地〉的止觀，故說《廣論》的止觀，是抄襲論中所說二乘人四禪八定的修法，實質卻又悖離了〈聲聞地〉下至世間禪定修證的根本，混雜在男女性交雙身法的範圍來說「四禪八定」的修證，任何人依此而修，永遠都不可能證得初禪。如同《金剛偈註》一般，都以喇嘛教自設的境界來取代四禪八定的定境，尙且未能達到共世間外道所修證的四禪八定之初禪修證，更別說是稍涉菩薩依般若作意而修的四禪八定。

宗喀巴引德稱之語說：「有了正定資糧，再努力修方便行，就可得到妙三摩地。」如果按字面來解釋，此語算是正確的；因爲有了正定資糧，若如實地依〈聲聞地〉止觀來修，一定能證得禪定；再依正確的六波羅蜜方便行，可證得空、無相、無願勝妙三三摩地。但是宗喀巴所引德稱之語又說：「現在傳說修靜慮之甚深教授中，全不見此方便之名。」這就要

怪宗喀巴自己了！而且宗喀巴所說的正定不是佛法中的正定，而是冠上「正定」名相的雙身法中的一念不生作為其「正定」，這是因為在宗喀巴之前的喇嘛祖師都是修雙身法的，因此他的正定內容以指雙身法中的一念不生、離念靈知受樂境界，全部違背四禪八定的修證原理與行門，當然在他之前勤修雙身法的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祖師絕不可能實證四禪八定，連初禪都證不到的；而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主張不需通達佛教教義者也可以實修密宗道以後，又弘傳了《密宗道次第廣論》，從此以後，假藏傳佛教（喇嘛教）行者更有理由不理會佛教三乘菩提的實證，於是都去修密咒乘的「甚深教授」無上瑜伽雙身修法的「止觀」，當然與〈聲聞地〉等的止觀方便法門全都不相應；因為雙身法中的初喜到第四喜被喇嘛教扭曲為四禪的修證，充其量只需修欲界定就夠了；實際上則是連欲界定也無法達到，當然他們更不必辛苦的去修上二界的止觀。而且上二界禪定的止觀，是離欲才能證得的，必須完全棄離雙身法的欲貪；如是可知修雙身法的喇嘛教行者，是根本不可能證得四禪八定的。

宗喀巴又說：「密咒所緣的「佛像」（其實也就是指喇嘛教所創造的「抱身佛」雙身像）、「空點」（就是梵文阿字上的中空圓形音聲符號，或以幻想出的「明點」來代表）、「種子」（也就是精液可以受精出生後代有情故名，或說之為「界」。）乃至金剛杵（晦稱男根）及月輪（晦稱女陰）等，與顯教（清淨的）所緣不同外，修定的方向大致上顯密非常相似；尤其在修定中的五種過失，以及除五過失的方便法門等來說，則顯教較密教詳細，但是能依顯教

來修正的人，就像白晝的星星一樣很難得見到了。」可見在古西藏地區，因歷代達賴喇嘛以政教合一制度統治，因此學藏密者就被規定（教導）必須修雙身法的關係，所以正統佛教的正確教法並無立足之地；但宗喀巴卻說，顯教的世間善法是入密的橋樑，故宗喀巴才有這部顛倒道次第的《廣論》出現。宗喀巴有鑒於夤緣如《瑜伽師地論》等顯教大論的修定次第，有助於密咒所緣的雙身修法之弘傳，故《廣論》349 頁接著又說：「於彼所說修定次第，正修定時，竟為何似，全無疑惑。然此教授一切修行，前後皆取大論所出，故於此處修定方法，亦取大論而為宣說。」意謂：「密咒的修定次第與顯教的修定次第都相同，這點是沒有疑惑的。」因此又自稱：「《廣論》的止觀教授，從開始到最後都出自顯教大論，修定的方法也不例外，也是取自顯教大論而來宣說的。」其實密咒乘的修定表面上誑說是與顯教相同，但其實質內涵卻都是在顯教中所沒有的雙身法一心專注、樂空不二、樂空雙運上著墨。再說，修定並不是顯教修行的目的，只是因為證得四禪八定後，可以用來幫助修證無生法忍，兩者在這上面的目的，表面上看來似乎都不是專為四禪八定的境界自身而修，似乎兩者是相同的；但是，內裡佛教證四禪八定的目的，是在於增上解脫及無生法忍，密宗則是認為可以增上雙身法中的樂觸覺受，誤以為如此即是增上正修，卻不知雙身修法的男女欲正是無法證得最基本初禪的障礙，所以兩者所修絕不相同而天差地別。

宗喀巴在《廣論》中用的是障眼法，表面上是讓隨學者瞭解「顯教」諸大論的修學次第，其實是主張不必修證初禪，而

直接引導隨學者入密咒乘中修習雙身法了；所以他論中所說的許多止觀，都只是障眼法，目的是爲了取信於修學者。事實上證得了初禪，是不可能去修密咒乘「無上瑜伽」那種粗重不淨的雙身法，因爲修學「無上瑜伽」雙身法是與禪定修證的義理相違，永遠無法發起初禪的；但宗喀巴對於這個事實，是連一點點知見都沒有的。若要說得更明確一些，宗喀巴在二種《廣論》中的初禪到第四禪的境界，並非禪定中的初禪到第四禪的定境，而是樂空雙運時的初喜（淫樂只限在男女根）到第四喜（淫樂遍及全身）四種淫樂境界；連欲界定都不可能證得，死後連四王天都到不了，更別說是超越欲界六天境界而到達色界天境界。所以說，宗喀巴在《廣論》中說的所謂禪定並非禪定，所說的禪定修法當然更不是四禪八定的修法，有智者讀過本書的詳細拆解隱語密意以後，自然知道如何抉擇了。（待續）

救護佛子向正道一(二十四)

論釋印順說

「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

游宗明 老師



釋印順在《佛法概論》說：【釋尊的教說，根本反對二元的立場。有情即身心和合的假名，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¹

這樣的說法能說他錯了嗎？釋印順被佛教界推稱為導師，可見他的學問不是泛泛之輩，而此句文章通情達理，看來合乎常情，有什麼不對？長久以來教界人士尊之為泰斗，也無人敢出來說其錯誤；如此說法乍看似乎沒有什麼不對，是因為沒有人知道他這個說法有何錯誤；但是若以為他這樣說是對的，而把它的意思來當作真理，那將因此而找不到法界的真實義。

有人不相信，而說：「怎麼會呢？難道印順法師說的不是事實嗎？」那不妨來分析一下：

當死亡來臨時，離開了「有情即身心和合的假名」，身即身體，「心」在六識論的釋印順心裡說的即是意識心，離開了身體和意識心，還有「我或命」嗎？

如果沒有，那就是斷滅了，一無所有。

¹ 釋印順著，《佛法概論》，正聞出版社，2003.4 新版二刷，頁 66-67。

如果還有，是有個什麼？

這就是學佛與不學佛的分水嶺，也是佛法與外道的差別。

而釋印順認為「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意思就是說沒有能夠離開身體和意識心之外，還會有真我或生命的「人」。

所謂二元，其實身和心即是二元；但瞭解釋印順內心深處之意的人，當然知道釋印順不是這個意思，不是在講身體和意識心對立的二元，而是在說有一個能夠離開身體和意識心而存在，能與「身心」對立的那一元。六識論的人當然肯定身體和意識心之外，更無真我或生命之可言；六識論的人一向如此心得決定也就罷了，竟然栽贓說這是「釋尊的教說」，他以為釋迦世尊早已灰飛煙滅，不會出來反駁了，所以可以亂說，然而後世弟子還是會站出來說明白。

因此有人知道釋印順如是所說會落入斷滅論，所以主張有「離身心的我或命者」。但是這樣對嗎？例如聖嚴法師與龍應台教授對話，龍應台說他父親死了三年，她懷念三年，想了三年，不知道她的父親到底死了之後還剩下什麼？有人告訴龍教授說這個問題妳去問聖嚴法師最清楚不過了。於是與聖嚴法師對話，聖嚴法師告訴她：「剩下靈，還有精神不滅。」當時就有人投書聯合報，想告訴龍教授說：「妳問道於盲也，聖嚴法師說錯了。」但報紙不敢刊登，恐有損聖嚴法師顏面，會得罪了法鼓山廣大信眾。

世間人不是說人死了之後還有靈魂存在麼？學者不是都說死後還有精神不滅麼？聖嚴法師何錯之有？

如果拿聖嚴法師的話來回答印順法師的問題，您說印順法師的文章要不要改？當然要改。可是改成聖嚴法師之意，還是錯誤呀！佛法之難就是難在這裡。人死了之後，到底還有個什麼東西？看來這個問題不是穿上僧衣、剃個光頭就能輕易解答的；外道就更不用說了，雖然當上主教，說是離上帝最近的人，依然有口說不得；所有主教們對此若有所說，也離不開聖嚴法師的回答。

聖嚴法師只回答：人死後還有「靈」。靈是不是指靈魂？當然是靈魂。靈魂就講靈魂，但聖嚴法師有學問，而且是難得的博士和尚，所以只講靈，略過了「魂」字。總之，不是靈魂就是靈魄啦，不然怎麼會有靈？但西洋人說的精靈也是靈，這是他高明的地方，只講一個「靈」字可以中西通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這是中醫的理論。一般所說的靈魂是指人死後的中陰身，最多四十九天就一定要去投胎轉生。精神不滅，是後世的人讀其書如見故人而說古人精神不滅；但精神還是離不開意識，我們此生的意識死了之後，最多還有四十九天的中陰身之意識可用，一旦投胎去了，此生的意識就斷滅而永不再出現了，可是這個道理只有真正信佛的人才知道，假名信佛的人就算穿僧衣、剃光頭，還是不知道，也不相信。

釋印順也好、釋聖嚴也好，都應該會想到這個問題：人死後到底還有什麼？

假如人死後一切斷滅，空無所有，那你出家修行就變成笑話，頂多也只是生前混口清閑飯吃罷了，跟凡夫有何差別？我

想出家人一生辛苦修行，誰也不願死後如此灰飛煙滅。那麼人死後到底還有個什麼？佛法之所以不共外道，是因為佛所知道的，外道不知道；佛知道人有八個識，而外道不知道人有八個識，認為唯有六識。如果人真的只有六個識，那就會成為釋印順所說的「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或者如釋聖嚴所說的「有離身心的我或命者——靈」。若承認有八個識，那就知道離五陰身心後不是斷滅，也不是常見外道的識陰變相，而是還有第八識如來藏本來存在。否認第八識而說諸法緣起性空時，就一定會成為斷滅見者，但佛門中主張六識論的人也不想成為斷滅見者，所以就將第六意識的部分，分離出來稱為細分或極細分，拿來取代第八識，也就是把意識的一部分當作永恆不滅的第八識，再把經中所說第八識的各種功德拿來套在細意識身上。明明佛說人有八個識，這話釋印順不聽，卻去跟隨西藏密宗喇嘛教的六識論，結果把佛法弄成常見兼斷見外道法，而真正的佛法就不見了。

六識論者所說的身心，與八識論者所說的身心是有差別的，不可混為一談；六識論者主張離開五陰身心以後，並無第七識意根和第八識如來藏，佛說卻是捨離五陰身心以後還有如來藏。為何離開身心還有如來藏？這就要從如來藏的體性來講，如來藏跟我們的身心是一異、俱不俱呢？如來藏是出生我們生命的本識，我們的五陰身心及三界萬法全都是由祂出生、顯現，祂離開了身體時人就死了，所以佛說五陰無我，因為五陰身心之我是苦、無常。我們的心（意識）也是由祂出生的，人死後意識也滅了；但如來藏所出生的中陰身還是有意識，等

到中陰身去投胎了，這一世的意識就永斷，不復再現；當下一世五陰出生的時候，又重新有意識出現，但已不是上一世的舊意識，所以說如來藏跟我們的身心是俱又不俱。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 〈一切佛語心品〉：

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²。

如來藏能離開身心而獨自存在是極難想像的，這是阿羅漢入無餘涅槃後的境界，卻不是阿羅漢所知的，只有菩薩隨佛修學才能知道。釋印順不知道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時要滅盡五陰全部，也不知道阿羅漢入無餘涅槃後是什麼境界，所以他講來講去，講了將近一百年，他口中的阿羅漢還是入不了無餘涅槃！無餘涅槃就是滅盡十八界，如此當然沒有五陰身心（意識心）；這種無境界的境界，如果沒有如來藏獨存，那就是一切法都空盡了的斷滅空。可是 佛說阿羅漢不是斷滅

² 《大正藏》冊 16，《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 〈一切佛語心品〉，頁 491，中 20-下 1。

空，可見還有一個識存在，這個「識」即是第八識如來藏。如來藏非五陰我、非命、非眾生，但離開時如來藏你也無我、無命、非眾生，因為如來藏與我命、身心是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如來藏就是如此不可思議，就算釋印順復生而且實證佛法了，依然無法推翻祂，因為如來藏從來不與身心對立為二元，這才是 世尊的教說。釋印順說的道理其實並非 世尊的教說，而他說那是「釋尊的教說」，是在毀謗 世尊錯說了法教。

佛法中不可能有兩派：一派八識論，一派六識論。因為這種二元對立在佛法中是不存在的，因為佛法所說的實相只有一種，不會有第二種實相。西藏密宗喇嘛教自以為他們的六識論是古印度的佛教傳過來的，藏傳佛教中的紅花白黃四大派都是六識論者，其實是喇嘛教；只有古代覺囊派中有人實證八識論所說的如來藏，才是真正的佛教。所以西藏密宗四大派說喇嘛教也是佛教，但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因為那種「古印度坦特羅佛教」本質是六識論者，是 釋迦如來廣破 49 年的常見外道邪見，根本就不是佛教的正法。佛陀前後三轉法輪經中處處都在破斥六識論，正是因為破斥六識論而成立了佛教，所以佛教絕對是八識論的教說，如此則六識論不可以稱為佛教，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六識論的人他要稱為什麼教都可以，沒人會反對，但就是不能稱為佛教，稱為佛教就一定是符合 釋尊教說的八識論法教。這個問題其實古代早就論戰過了，最有名的是聖 玄奘大師，在印度曲女城的無遮大會上，以「真唯識量」挑戰十六大國學者。「量」就是不可

動搖的決定見。最後證明唯有八識才是 佛陀所說的正確佛法，多一識不行，少一識也不行，法界的事實就是唯有八識一種道理。這是聖 玄奘大師最偉大的地方，他去天竺以前早就精通俱舍宗的教義，然後再把佛法最勝妙的法義，取經回國奉獻給中國民眾。

慈恩寺大雁塔古蹟今猶在，而釋印順卻已經要把八識論推翻，公然白紙黑字著書說：「那（案：應為「哪」）裡會有七識、八識？³」而台灣的佛教界竟然稱他為泰斗，真的是不讀佛經久矣；難怪六識論的西藏密宗喇嘛教打著「藏傳佛教」來台灣大撈名聞利養，騙財騙色竟能如入無人之地，滿載而歸。今天有人發覺藏傳喇嘛教的六識論不對，應該改宗八識論才可以稱為佛教；然而密宗說他們喇嘛教自古以來就是六識論，所以藏傳佛教的四大派六識論者都是喇嘛教，不是佛教，這也是名正言順；凡是親證第八識的人，對這一點都可以印順。藏傳佛教四大派六識論是密宗喇嘛教，不是佛教，這種正確的說法，沒有人能夠反對。八識論與六識論就好像白天與黑夜，不可能在一個宗教裡面同時並存，因為二者是二元永遠對立，一個正確，另一個就不正確。這也是當有人說藏傳佛教既然稱為佛教，那就應該改正為八識論才對，然而密宗卻出來反對，因為一旦認同八識論就必須以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為最終心，不以意識為最終心，就不能再藉詞無上瑜伽樂空雙運而性侵女信眾了。也就是說，反對八識論的喇嘛教就不是佛教，不該自稱是藏傳佛教，這也是很淺顯的

³ 釋印順著，《佛法概論》，正聞出版社，2003.4 新版二刷，頁 109。

道理。既要堅持六識論，又要稱之為佛教，這真是沒道理。到底八識論才正確，或是六識論正確？從釋印順說：「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可以找到答案，顯然六識論者無法找到離身心的我或命者；或者找到的真實心卻是五陰變相——細意識，卻是不離五陰身心，不曾外於五陰身心，如此六識論者怎麼可能是佛教？所以佛教的八識論是自古如是，現在如是，未來亦如是，是永恆不變的鐵律，不必疑慮，不需懷疑。

六識論的人以為人死後還有意識不滅，這是在騙死人，也在騙活人；從《西藏生死書》、《西藏度亡經》這一類的中陰救度密法裡，可以看到喇嘛一直用意識不會滅亡的思想在騙死人，要亡者用意識觀想與雙身佛合一，說如此就成佛了。他們也不想一想：到底要與「佛母」合一，或是與「佛父」合一，或是佛父、佛母、亡者三者合一？二個意識合一，要不精神分裂也難；三個合一更麻煩，若是眾多眾生的意識都與佛合一，那更是超級麻煩；如果佛父、佛母與諸亡者眾生的意識合一而變成一個意識，那眾亡者的意識也是消失了，怎麼可以說意識不會滅亡？而那個合併了許多亡者意識的佛父、佛母們的意識，豈不是早就被染污到極為不堪了？更何況這樣死亡合一的說法，根本就違背《心經》所說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的正理；所以密宗的思想根本就是妄想，妄想而可以稱為「度亡經」，可見密宗的經確實不是佛經。

從佛門的六識論者來說，他們也不認為「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六識論者認為死後還有細意識或如達賴喇嘛所說的極細意識可以離身心而到下一世去，當然這是一種妄想；但

六識論者也不願死後空無所有，所以一定會死抓著意識不放，以為死後他的意識可以觀想與「雙身佛」合一而成佛。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密宗喇嘛教胡說是不必負責的。密宗喇嘛們早知道死者是不會回來抗議說：「我的意識怎麼不能與佛合一？」如果亡者有智慧，他就知道如果兩個意識可以合一，那何必等到死後才與佛合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福德何其廣大，佛的一根毫毛就有三千大千世界的無量功德，若能合一，生前就該合一，就有吃喝不盡的福報了，又何必等到死後才合一？所以密宗最會騙死人，那些《西藏生死書》、《西藏度亡經》都是騙死人不償命的著作，卻是完全違背法界事實，應該燒毀。

所謂「離身心的我或命者」，講的就是有一個第八識如來藏本然存在，有情身心我及壽命才不會無中生有，因為如來藏不是因緣所生之法而且常住不滅，才說祂是「我」；一切有情的命根也都依如來藏而有，才說祂是「命」；而如來藏不在十八界的範圍裡面，所以說有離身心的我或命者。釋印順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是他既然宗奉密宗應成派中觀的六識論了，於是偏偏不相信這個八識論法義，所以他認為佛法就是六識論的緣起性空，沒有一個法能夠非緣起法而存在。但他不知道的是：若沒有如來藏，怎麼會有緣起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不可能憑空出現而有的，它的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因，才能夠出生緣起法，這個「因」就是如來藏，因此 平實導師說：

因為緣起性空不能外於如來藏而說，必定是有一個本住法恆存，才能藉眾緣來生起諸法，這才是四阿含中所說

緣起性空的真實義；可是他們卻外於本住法如來藏，是把本住法如來藏公然否定而說緣起性空，這樣的緣起性空與釋迦佛所說的緣起性空迥然有異、完全不同，本質是無因論的緣起性空。⁴

有人以為如來藏只是大乘經所說，而釋印順不相信大乘是佛說，所以他不相信有如來藏；可是阿含諸經也有說如來藏，為何他不信？因為釋印順認為那是佛的方便說。佛的真實語，到了釋印順手裡就變成方便安慰佛子的方便說。可見要信佛真的很難，佛說的話他都不相信，那他要有正見就極困難，無正見就無法判定六識論不是佛法。以六識論邪見來解釋佛法一定不能通達，所以釋印順解說佛法常常錯誤，誤導蒼生。
(待續)



⁴ 平實導師著，《楞嚴經講記》，第十輯，正智出版社(台北市)，2011年11月16日初版三刷，頁202。

假鋒虛焰金剛乘

—解析《般若鋒兮金剛焰》的邪說

—釋正安法師—

自序

密宗喇嘛教不是佛教，本質乃是附佛法的非佛外道。這個結論已為筆者在《真假邪說》裡演述證明。而喇嘛教徒們不肯信受 佛陀正法，再起諍論，寫了沒有出版背景資料的《般若鋒兮金剛焰》一書，來破斥筆者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實有正法。喇嘛教徒的所為，令筆者再次有自利利他的因緣，書寫此書作為回應。

本書中，特別針對在《真假邪說》裡，沒有深入演述的禪法、般若與唯識深義教理的部分，作了解析與說明。除了破斥喇嘛教徒的錯謬說法與回答喇嘛教徒的種種提問之外，筆者對於喇嘛教的錯誤佛法因明學與藏語佛典不具有佛法正確性與可靠性的問題，從各種不同的方面都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究。並且藉由探討佛典《現觀莊嚴論》與《辯中邊論》，對照喇嘛教義與漢語佛教的不同解釋，來說明喇嘛教所持有的教理思想根本不是佛法聖教的事實。

另外，筆者對密宗喇嘛教的發展歷史以及思想史，從印度到西藏再到德蘭薩拉地區，從公元前 2 世紀到公元 21 世紀，也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與說明。這一部分有關喇嘛教的歷史敘述，相信對密宗神秘文化有濃厚興趣的讀者而言，讀後將對喇嘛教的本質真面目有一較為完整性的認識。對於資深的佛弟子們，相信亦有令其耳目一新與些許的參考價值才是。

書中一開始的楔子章節，能讓讀者在輕鬆的節奏下吸收正法知見，並且成爲吸引讀者繼續閱讀下文的引子，因此，如果能在博君一笑之後，讀者在無所得中能有所得，那就真讓筆者感到高興意樂了。

索達吉的弟子們在其著作中的言論，除了恣意妄爲的隨意曲解 佛陀正法之外，還摻雜著許多針對個人的蔑視無義言語。對於這樣的言論，就個人修行而言，實在不必予以回應。但是針對喇嘛教徒們對佛法的誹謗、曲解，與亂說佛法的部分，基於佛弟子的本分與責任，並且爲護持弘揚 佛陀正法、救護眾生的緣故，絕對有必要就其嚴重錯說 佛陀法教的部分，予以嚴正駁斥，說明辨正。

喇嘛教原本是根本不承認法界如來藏是實有體法的，但是，經過佛教正覺同修會努力弘揚 佛陀正法 20 年後，他們驚覺到原來佛教經論中處處有說，並且意識到如果喇嘛教繼續維持否定如來藏思想的立場，恐怕未來將會完全沒有弘法的空間，也會失去護持資財來源的信仰徒眾，所以喇嘛教徒開始採用將如來藏法義編進密續裡的方法，想要藉此來博取民眾的繼續信受與支持。這種作法，跟當年譚崔密法剛傳入西藏時，蓮

花生吸收藏地本有宗教苯教思想，以利弘傳密宗於西藏民眾的方式，如出一轍。筆者觀察到，喇嘛教徒所著之《般若鋒》2007年時的舊版，其中破除如來藏實有的言論：「以『可以思議的方式』而存在的實法，和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存在的實法，在均屬虛妄增益的遍計所執這一點上，是完全平起平坐的，都是離戲大空性掃滅的對象。」到了2011年新版時，就完全刪去此宗義，反過來而改為擁抱如來藏可說為實有法的言論：「觀待如來藏本身而言為他法之客塵垢染於法界中本不存在如幻空寂，而如來藏光明則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真實存在。¹」。這種試圖以轉變立場圓說方式爭取信眾的手法，即是當年印度密宗在西藏弘法時，將佛法湊合印度教性力派思想、譚崔酒肉祭神念咒法、與苯教巫術的辦法，一樣都是先求生存、立穩腳根，然後再伺機擴大擁護信眾，最後把競爭者驅逐出場，最好能夠將其完全消滅的操作方式。因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索達吉等人目前就必須接受如來藏實有的思想，但他們依舊無法實證而只是臆測後加以言說。

然而，喇嘛教原本是無因斷滅論者，是徹裡徹外的六識論者，從來都主張意識是最初識、最終識，是結生相續識；這不但可見於他們的雙身法及所謂的中觀論述等許多書籍中，也在宗喀巴的《廣論》中明文具載；如今卻要反過來承認如來藏法實有，為了要自圓其說，於是就想出利用喇嘛教的現空不二理論，試圖融合一切法空思想與法界如來藏實有教義，加以包裝，說成「如來藏光明實有」來取信於人，爭取逐漸流失的信

¹ 釋智誠、邱吉彭措著，《般若鋒兮金剛焰》中冊，第五章〈現空雙運〉，頁567。

徒回流。只是，喇嘛教徒們受其自身密續教義六識論的影響太大了，而其雙身法又以意識的領受作為最究竟境界，落入識陰中；又加上根本少修於世間種種的身口意福德善行，大多甚至根本沒修，只修念咒打坐觀想法門，以為念念咒語就能累積無量福德；然而，這都只是妄想幻想而已；佛經說要真正的親身去行於十善、於外門內門廣修六度萬行才能累積無量福德，才是真修佛道。喇嘛教徒們卻寧願選擇相信自身密續的錯誤說法，而不信受於佛語；因此，儘管喇嘛教索達吉等人在新書中說亦可承認如來藏實有，然而實際上，仍然是信奉於修練意識定境至一念不生境界即是無分別境界現前的外道妄想執著思想，同時也與自己所弘揚的雙身法修練理論及方法，造成自律背反的窘境而仍不知。如此這般的喇嘛教，不信佛語，根本就沒有佛教的本質存在可言，再加上凡夫人所具有的貪瞋癡我執、見取見鬥爭性等無明本質的存在，想要在不放棄不如理無實義的密宗教理的情況下，改投在實義漢語佛法座下修學正法，絕對無法改弦易轍、離開邪見妄想，也會與密宗根本教義的雙身法理論及行門全然抵觸，最後將會進退兩難。因此，儘管喇嘛教徒們試圖想要通過再次修改、重新定義其密續教義的掩飾方法，來取得發言權，想要東山再起，欲與漢語佛教分庭抗禮，然而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目前世間有聖人住世、有實義菩薩僧團於人間住持正法、有摧邪顯正的大法師²住世弘

² 法師之義：《雜阿含經》卷1：【佛告比丘：「若於色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若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是名法師，是名如來所說法師。」】（《大正藏》冊2，頁5，下14-18。）

傳如來藏妙法。有此勝義菩薩僧團住世弘法，即能破除一切非佛外道與附佛法外道等的無實言論與虛妄教義，並且能夠開顯佛陀正法之真實義於人間，令一切有緣的佛弟子都能夠遠離破壞佛法的惡慧邪見，修學 佛陀正法、真實證悟菩提。

喇嘛教徒們在書中大量引用經教想要證明：「意識一念不生境界，即是如來藏光明大空性」，荒謬地說這樣的喇嘛教教義，跟漢語佛法說的證悟空性第八識如來藏的教義是一樣的，這是公然說謊想要欺瞞佛教界。但是，觀察其所引證的經教著作，卻是摻雜著許多未曾開悟，缺乏般若實智的凡夫法師們所作的開示。如此作法，混淆視聽，極易造成後世學人不明就裡，誤信喇嘛教的種種不實言教，以致盲修瞎練佛法，誤犯過失而不自知。沒有開悟，尚缺般若實智的凡夫法師，他們所作的佛法開示，特別是關於第一義諦般若無分別慧的部分，肯定會有不少不如理的說法出現；因為不論他們是如何的聰明伶俐、如何的智慧超人，只要沒有開悟，就只能在意識的層面上去作思惟想像，對於超越出十八界法的實相境界他們就無法了解，只能用想像的。而依據想像的事物演說的法義，就絕對是與開悟無關、與般若無關。這種現象，就是凡夫眾生與證悟賢聖的差別所在。

署明《般若鋒兮金剛焰》的著者釋智誠與邱吉彭措，在其書中稱呼索達吉為「至尊上師索達吉堪布仁波切」，因此，本書中筆者將以「索徒們」或是「喇嘛教徒們」來泛稱他們兩位著者；當然，這兩個稱呼也不避開一切信奉紅白黃花四大派喇嘛教的信徒與喇嘛們。

本書中所提到的喇嘛教祖師們，不包括早期覺囊派的祖師與篤補巴、多羅那他等人，因為早期覺囊派的祖師所傳的他空見大中觀義，乃是實義了義的 佛陀正法，因此，早期覺囊派的祖師本質是菩薩身分，喇嘛表相只是他們的方便示現而已；換言之，15 世紀格魯派掌控西藏政權之前的覺囊派沒有喇嘛教的本質，乃是實義的藏傳佛教宗派，假喇嘛教派之名而行於實義佛法之行。其所弘傳的教義，不是現時喇嘛教的自空他空、現空無二法理。因此，當然不能將傳授實義了義 佛陀正法的菩薩法師與傳授現空無二密宗譚崔思想的喇嘛祖師們混為一談。

對於喇嘛教的惡慧邪見，一切的佛弟子都應有所警覺，因為 彌勒菩薩早已告訴我們，如果像似正法的外道邪見興盛起來的話，佛陀正法則會快速滅沒。《瑜伽師地論》卷 50 云：

於此正法受持、讀誦、法隨法行，安住增長廣大勝進，於爾所時，像似正法不得興盛，正法不滅。若於爾時像似正法當得興盛，即於爾時，能引實義所有正法當速滅沒，是故於此菩薩地中起堅信解。³

不但當來下生 彌勒尊佛如是說，在《阿含經》中 世尊也如是說，《雜阿含經》卷 32 云：

迦葉！如來正法欲滅之時，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譬如大海中，船載多珍寶，則頓沈沒；如來正法則不如是漸漸消滅，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不為水、火、風界所壞，乃至惡眾生出世，

³ 《大正藏》冊 30，頁 575，中 20-25。

樂行諸惡、欲行諸惡、成就諸惡，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熾然，如來正法於此則沒。⁴

因此，一切佛弟子實在不能再置身事外，不能說「辨明外道邪謬的事情與我無關」，因為如果外道邪見興盛起來的話，正法就會快速滅沒。等到正法滅沒之時，人間已無正法可學時，對被無明籠罩的廣大無依眾生而言，那將會是非常非常悲慘的一件事。

思及此處，不禁要為藏地千年以來的雪域同胞感到悲傷，因為在簡樸的生活下，單純的心思裡，無數的藏胞奉獻出了自己虔誠的心意，給了尊貴的修行者們無盡的恭敬與供養，換來的，卻是無盡的世間法及出世間法種種謊言，謊言中充滿著欺騙、隱瞞、奴役，與剝削的惡意對待。藏地的純樸同胞們忍下來了，全都忍下來了，已經忍了上千年了，如今說謊偽裝者的面具終於被掀開了，我們終於看見了那難以見人的垢穢雜染，認清了那醜陋多變的邪惡面具。在看清了這批虎狼之輩貪劣淫穢心性的真面貌之後，再回想起千年來藏地同胞所曾遭受的苦難，心中懷著無限虔誠恭敬的心念，祈願今後，藏地同胞都能具有正知正見，不再被污穢的喇嘛教徒所誘騙，看穿四大派喇嘛們的謊言，皆能信受 佛陀正法，修學正法，幸福安康，福慧增長，早證菩提，世世吉祥。

佛弟子 釋正安 於正覺講堂
(待續)

⁴ 《大正藏》冊 2，頁 226，下 6-13。

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¹

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²

是諸菩薩由此淨戒，普勝一切聲聞、獨覺。……又，滿慈子！假使世間一切有情，皆具成就十善業道；彼所有戒，於發無上正等覺心，諸菩薩眾初發心時一菩薩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³亦不及一。又，滿慈子！假使世間一切有情，皆具成就前五神通；彼所有戒，於發無上正等覺心諸菩薩眾初發心時一菩薩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⁴



¹ 《大正藏》 冊 24，《梵網經》卷 2，頁 1004，上 23-25。

² 《大正藏》 冊 24，《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7 大眾受學品〉，頁 1021，中 1-3。

³ 梵語 upanisadam-api。又作優波尼沙陀分、憂波尼奢分。略稱尼殺曇、尼薩曇。古印度形容極少之數量名稱。慈怡主編，電子版佛光大辭典(V 3.2.21 版)

⁴ 《大正藏》冊 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86，頁 1031，上 14-26。

什麼是菩薩戒？至教量告訴我們，菩薩戒是依佛法而制定的毘奈耶，是「孝」至道、「順」至道之法；菩薩戒是一受永受，世世增上乃至成佛；發菩提心受持菩薩戒的佛弟子，其功德、福德勝過聲聞與獨覺持戒之功德；發菩提心受持菩薩戒的佛弟子，其功德福德勝過受持五戒十善業之功德；發菩提心受持菩薩戒的佛弟子，其功德、福德勝過成就五神通持戒之功德。

剛開始進入正法修學的時候，「菩薩戒」對我而言是陌生的名詞，當時只知道這是一個超級厲害、困難的考驗。回想學佛的初衷，只知道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福德迴向給家人、親眷，當時只想著保佑家人平安，自己就很快樂了。殊不知，再美滿的生活、再平順的人生，也可能僅僅只限於這一世，也更可能於其間不慎造了惡業，成就了未來世不可愛的異熟果報卻渾然不知，直至臨命終時，業鏡現前卻為時已晚。這幾年在正覺講堂的修學佛法及學戒的過程中，讓我有深刻的體驗：若想要真正遠離三界生死之苦，唯有成佛之道別無他法，而受持菩薩戒則是成就佛菩提道的基石；因為每一位佛世尊都跟我們一樣，在佛道上的起點都是從受持菩薩戒開始的。

然而，為何世尊會說受持菩薩戒的功德無量無邊，超勝於聲聞戒呢？因為菩薩戒是心地戒，這是在心上徹底的改變，而不是表相的迎逆，因此，若能真正依於善知識的教導，遵守「法毘奈耶」所制定的菩薩戒，隨順解脫於因果律則，則自己心中的染汙習氣種子就能漸次轉易清淨，其解脫功德之自他受用，自然是廣大無邊。例如，世間人習以為常的說三道四或談論人我是非（非法義辨正）的習慣，對一般眾生而言是很自然的

事情，因為這是末那的習性之一，是一種俱生我執所引生，那是很容易會出現一犯再犯的情形，熏習久後，更會成爲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而無善心所的「慚」與「愧」來相應；因爲自己沒有發現這一分煩惱，或者已發現者又不知如何出離，如此即是違反了經典中開示「諸惡法未生不生，已生即滅」⁵的道理，也很可能會犯了五戒十善的「妄語、兩舌、惡口、綺語」等口業而不自知；如此惡法勢力一旦養成，口業在無形中不斷的造就；因爲沒有發現真相，於是成就了眾生不斷地淪墮之果報。

而菩薩十重戒裡面的不說四眾過，就是五戒十善中的「妄語、兩舌、惡口」等法的衍生，所謂的孝順「至道之法」——菩薩戒，其實就是對治我們的意根末那識；當如理的遵守世尊爲我們所制定的菩薩戒法時，因爲所函蓋之範圍極廣、發心之極殊勝，故其功德自然就超勝了持守五戒十善之功德；也因爲是從根本心上的改變，只要是對眾生無益之事，都不是我們要相應的部分；也因爲是從根本上去現觀，自己無始以來就是被這些習慣的勢力帶著走，進而就能於現觀當中發現事實，勇敢的面對自己的煩惱，改變習氣性障，其功德福德當然遠超勝聲聞、獨覺。

親近善知識，受持上品菩薩戒

若人親近惡知識，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當來亦墮阿鼻獄；

⁵ 《大正藏》冊 9，《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 7〈8 如來無過功德品〉，頁 349 下 20-21。

若人親近善知識，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未來當得盡苦因。⁶

佛陀至教量開示：若親近惡知識，就如近墨者黑、物以類聚般的，身旁惡友就越來越多，輕則善友遠離，重則造下未來世墮阿鼻地獄之因；反之，若親近善知識，未來世當得離苦！因此，善知識對每一位眾生而言，是多麼的重要且尊貴，因為尊貴，故而難值遇，故而特別要珍惜。

從小一直都是遠離人群、躲在一旁發呆的我，每次寒暑假結束的前幾天，總是我最痛苦的時刻，因為一、兩個月的作業要在幾天之內寫完；而大姊總是年年幫我度過。大姊是個善良開朗的女性，外語能力極強，一直都是在外商公司擔任秘書；二十年前移民國外，也是很快的在國外大型律師事務所找到工作。茹素二十年的她，有著連蚊子都不忍傷害的慈悲心性，可是大姊信了清海那個女人的外道法，經由那位惡知識的誤導，吃素二十年的大姊，竟不知道要避開五辛。二十年來大姊絲毫未曾聞熏 釋迦世尊於《楞嚴經》卷 8 的開示：「五種辛熟食發姪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⁷，因此，吃素二十年的大姊，連

⁶《大正藏》冊 3，《佛本行集經》卷 57〈57 難陀出家因緣品〉，頁 915，上 14-17。

⁷《大正藏》冊 19，《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8，頁 141，下 5-10。

雞蛋都不吃，但竟食用五辛，因此無善神守護，反倒有鬼道眾生接近舐其唇吻。

後來姊姊回臺求醫，要找出身體長期頭痛、腹痛的原因，探訪各家醫院，檢查結果數據一切正常，但身體卻依然不適；姊姊得知講堂有一位慈悲的義工菩薩幫她迴向，疑惑的問著我：「我跟她非親非故，她怎麼這麼好要幫我迴向？」我告訴姊姊，因為我們講堂的每一位老師，以及許多位師兄姊都有受持菩薩戒，都要學作菩薩，自然很願意幫姊姊迴向並結緣下法緣！

我看著眼前的這位善良的好姊姊，如今為何不能和我一樣接觸正法、信受正法？竟走入外道法中虛擲生命？她這一世走到現在，擁有的是什麼？儘管早年姊姊是意氣風發，人生、事業兩得意，晚年卻是病痛纏身卻仍然要繼續上班工作；一心以為照著這位外國來的女人所說的方式修行，可以不再淪落於三界生死；直到這次回臺，姊姊才稍微對之前的錯誤修行觀念有了一點點的改變，但姊姊還是無法自己作主，還是得聽姊夫的話，目前無法進入正法中修學。

假日在華陰街發破密傳單，遇到一位比丘尼拿著我們給她的傳單問我：「為何要這樣說人家的不對，大家各修各的就好，在西藏他們都是一夫多妻制，本來就可以這樣。」我和這位比丘尼說：「我們身為佛弟子怎麼能容忍有人冒用世尊佛法欺騙眾生？之前台中聖德禪寺創辦人聖輪法師是一位出家人，不就假借開示、雙修名義強制猥褻或性侵女信徒嗎？這些都是假藏傳佛教密宗喇嘛教的邪淫雙身法惡見所導致的後果。」但是這位比丘尼卻還是不以為然。比丘尼言

語和緩，她雖堅持己見，但並無斥責之意，只是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如此，所以她認為我們不應該說人家不好的而到處去發傳單。這位比丘尼本性是善良的，只是遇到惡知識，加上情執深重，以致信受了邪見。

另外一位，在捷運上，與一位拖著一車書的比丘尼（她說那一車子的書都是印順「導師」的書）交談，這位比丘尼年約五十幾歲，十分慈祥，是印順法師的信徒，她說她的願望是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談了好久，談到我過站忘記下車，臨走前她還一直告訴我要怎麼往回搭。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不禁哽咽；這位比丘尼十分信受印順法師的應成派假中觀六識論的邪說，怎麼可能往生極樂世界？⁸ 因為她正在誹謗第八識正法，可是她卻一點也不知道。因此，**假藏傳佛教密宗喇嘛教及印順的密宗應成派中觀六識論邪說**，嚴重侵害佛弟子的法身慧命，就如同世尊在經典中告訴我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萬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是魔波旬壞正法時！』」⁹ 這些「獅子身中蟲」，正不斷地誤導善良

⁸ 《佛說無量壽經》卷 1：「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大正藏》冊 12，頁 268，上 26-28。）

⁹ 《大正藏》冊 12，《大般涅槃經》卷 7〈4 如來性品〉，頁 402，下 25-頁 403，上 2。

的佛弟子落入邪見之中，而這些被誤導的佛弟子，過去世亦曾經是我們的父母、親眷，就如同我的姊姊與這兩位比丘尼。同樣的，在我們的周遭，皆有類似的親人好友，正在被邪師誤導執迷於邪師所說的邪見中，他們正在造著惡業卻絲毫不知；身為佛弟子的您我，怎麼能夠忍受得了這樣的事情！救護佛子向正道，捨我其誰？

相對於此，有幸遇到正法的佛弟子，是多麼的幸運，應是要天天頂禮禮拜諸佛菩薩，感謝有諸佛菩薩的冥祐加持，才能在這五濁惡世中，值遇大善知識地上菩薩，受持上品菩薩戒；姊姊與這兩位比丘尼都是善良的佛弟子，她們一心只想著解脫三界生死之苦，卻只因為沒有與善知識結下深緣，又不幸被惡知識誤導，導致一世修行皆唐捐其功乃至更復沉淪。因此，與真正的大善知識結緣有多麼的重要！在正覺講堂，除了能親值平實導師這位大善知識之外，還有許多位的明心、見性的親教師，教導我們成佛之法道，學習如何當一位菩薩，在世出世間法中積極進取，以智慧為先導，勇猛立下大誓願，規劃未來成佛之路；幫忙眾生遠離生死苦海，盡未來際，不斷地受生三界與眾生同事利行。因此，親近善知識進而受持一受永受的上品菩薩戒，乃真正是離苦得樂之基石，能有因緣受上品菩薩戒，乃如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般的難以遇到！我們要竭盡一切之所能，與平實導師結下深深的法緣，這一世在導師座下受持菩薩戒，並發願未來世生生世世都能值遇善知識，生生世世不離正法，護持正法，以報諸佛菩薩之深恩！

三世千佛懺—懺除往昔所造諸惡業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如是敬禮諸佛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初千人者，華光佛爲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爲佛，過去千佛是也；其中千人者，拘留孫佛爲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人者，日光佛爲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佛告寶積：「十方現在諸佛善德如來等，亦曾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面各皆成佛。若有眾生，欲得除滅四重禁罪，欲得懺悔五逆十惡，欲得除滅無根謗法極重之罪，當勤禮敬五十三佛名號」¹⁰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三世三劫諸佛世尊名號，歡喜信樂，持、諷、讀、誦，而不誹謗，或能書寫爲他人說，或能畫作立佛形像，或能供養香華伎樂，歎佛功德至心作禮者，勝用十方諸佛國土滿中珍寶純摩尼珠，積至梵天，百千劫中布施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是諸佛已，後生之處歷侍諸佛，至于作佛而無窮盡，皆當爲三世三劫中佛而所授決，所生之處常遇三寶，得生諸佛刹土，六情完具，不墮八難。¹¹

¹⁰ 《大正藏》冊 14，《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卷 1，頁 364，下 6-21。

¹¹ 同上註，頁 365，上 23-中 3。

發下大心欲受持菩薩戒的佛弟子，若是遇到障難，例如家人親友的阻擾，或是種種外緣而導致自己無法如願受持平實導師所傳的上品菩薩戒。這個時候，就是您在佛菩提道上面對到障難了，您可以試試看用拜懺的功德迴向自己能夠早日受持上品菩薩戒。例如八十八佛懺或是過去莊嚴劫、現在的賢劫以及未來星宿劫的三世三千佛懺，其功德就是「**所生之處常遇三寶，得生諸佛刹土，六情完具，不墮八難**」，也就是說，禮拜三世三千佛懺，可以把累世的大小戒罪滅除，那麼一定可以順利受持上品菩薩戒。另外，佛陀在《佛說法集名數經》卷 1 中開示：「云何七種最上供養？所謂禮拜、供養、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¹² 拜佛前，以至誠心奉上香花果供佛，然後禮拜，就是禮拜、供養，然後就是拜懺或是另外的懺悔；遇到有緣的眾生勸請親近善知識，然後在佛前發下大願，最後將此功德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並且作後歡喜；時時作意、日日實行，使之成爲一種習慣，並將之成爲一種勢力，這是一種善淨法的勢力，此勢力便能成就未來生生世世值遇正法的業果。

自身受苦，心不厭悔

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中，有如是開示：

我想：一定有人後悔走上佛法這條路，並且是大多數人都曾經後悔過。但是我也想：「大多數的人都想過：『**我若不走這條路，無量劫以後還是得要走這條路。**』」總不能一直流浪生死，最後總有一個終結生死的時刻

¹² 《大正藏》冊 17，頁 660，中 11-12。

吧！……。成佛是一切眾生最終之路，所以修學佛道的過程中，雖然也曾後悔走上佛菩提之路，可是最後還是要走回這條難行之路來。菩薩正是如此，自身受種種苦，心中卻不厭惡佛菩提道，最後一定不後悔走上這條路。¹³

從小到大，我的家庭尚可稱為圓滿，並且生活無虞，但莫名的不安與無常卻總能時時刻刻佔據我的心。說真的，在世間法上，我從沒有真正的快樂過：從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些快樂都不長久，快樂之後還要尋找更多的快樂，尋找不同層次、不同種類的快樂，才會覺得下一次的快樂是快樂；因此，一直以來就覺得去追求這些無法掌握的無常，是一件很無聊又無意義的事情。

修學正法，受持菩薩戒之後，剛剛開始只知道不要違犯十重戒就好，但漸漸經由拜佛、拜懺中，以及從生活的體驗中，我發覺了許多以往沒發現或沒出現的苦惱。例如，以往自己獨來獨往，缺乏與人互動的心念，現在則是積極與眾生互動，從每一次發 DM 與眾生的對談中，感到應該要說得更為圓滿，應該要說得讓他更為信受正法才對，因為機會難得，不論是對眼前這位眾生或是自己而言，這些因緣都是要好好把握，因為下一次的相遇跟他談論正法、談論藏密邪見，也許是很多世以後的事情了。現在覺得，自己的口才增長、度眾的方便善巧，才是我最大的煩惱。另外，色身隨著歲月的增長而出現色法上無

¹³ 平實導師著，《優婆塞戒經講記》第 2 輯，正智出版社（台北），2006.9 初版二刷，頁 15。

常變異的衰弱相，讓我懊惱為何這一世沒能更早接觸正法、受持菩薩戒；若能夠更早值遇正法、值遇善知識，色身可以更耐用，作的更多，也可以更早遠離世間無謂的我所煩惱。現在我終於發現，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了，那是每一次面對眾生，告訴他們正法知見的時候，能夠讓他們相信：假藏傳佛教只是喇嘛教，其所謂的中觀教義，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應成派中觀六識論邪見」而已。我並不知道他們的眼睛看著我說這些的時候，心裡面相應的心所法是什麼，但我知道正法種子正在他們的心田中熏習乃至成長，這才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導師為我們開闢了這樣大的福田，讓我們可以與眾生直接面對面的接觸，讓我體驗到：幫助別人遠離邪見，才是自己生在世間的主要目的。因此，每次去講堂一趟要花一個半小時，想到 釋迦世尊為了度眾，赤腳在炎熱的印度泥石路上，一步一步的走著，就覺得自己的苦根本微不足道；在身體疲勞的時候，想到 導師為了寫書，打字打到手指腫脹，用包著紗布的手指繼續敲著鍵盤寫書，一想到此，就能夠打起精神，繼續作下去；發 DM 被眾生責罵想要難過的時候，想到 導師所受委屈不是更多更大？乃至無法相提並論，此時就不會覺得有何委屈了。也因為一切法皆是中道義，皆是自心如來藏之所現，您覺得苦，那才會有苦！因此，我發自內心的決不厭惡佛菩提道，我知道未來一定會遇到更多更困難的障難，因為這是自己過去所造的業，當然要由自己來處理；但我更知道諸佛菩薩會加持我，讓我能夠有智慧，應付未來要面對的難關，因此，我發願未來世能蒙諸佛菩薩冥祐加持，更早值遇 平實導師，再

次受持上品菩薩增上戒，因為越早受戒就越少造業。

菩薩戒是保護而不是限制

菩薩戒是保護佛弟子的。例如，佛陀在《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開示說，莎伽陀長老能降惡龍菴婆羅提陀，折伏令善，但莎伽陀長老不愼喝下貧女供養的似水色酒，醉無所覺的昏倒在寺門附近；佛陀遊行至此而問比丘：「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蟆不？」¹⁴ 接著 佛陀告訴眾比丘：「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夫如是過罪！」¹⁵ 飲酒的過失，就如同我三姊夫，平常都是好好人一個，只要喝了酒，跟姊姊一吵架，就會動手打姊姊。因此 佛陀制定菩薩戒，就像是圍籬一般，目的是要避免我們越過防線，危險發生；這是為了保護眾生免於造下惡業承受苦果而施設的戒律。

受三歸依加受五戒，就有六十一位護法神守護這位佛弟子，而受了菩薩戒呢？那是無法相比的，因為發心更為殊勝、所持的戒律更為深細廣泛之故。例如偷盜戒，「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有慾望現起，想說這是自己的該有多好？」受戒前的我，就是這個樣子！這裡面所流注的我所、我所執、以及貪瞋癡等等無量無邊煩惱性障，因「我」而起的種種隨法，或因「貪」而生的種種隨法，種種「法」與「隨法」的相互觀察，常常讓我透不過氣來，也常常因為無明遮障，看一半就走不下去了。因此，我深深地體會，親近善知識修學了義大法，還要

¹⁴ 《大正藏》冊 24，《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卷 1，頁 944，上 10-11。

¹⁵ 同上註，上 11-12。

加上日日拜佛、拜懺及諸佛菩薩的加持，才能把自己無始劫來的深重無明，一分分地轉變為「明」。

若您問我，學佛後會孤獨嗎？現在有那麼多位的護法神在陪著我，就算憶佛念暫時不在，護法神還是一樣的就在那邊，護法神隨時隨地就在那邊、在這邊、在隔壁；護法神無所不在！不會因為自己憶佛念斷了，護法神就不在了；因為諸佛菩薩及一切護法神眾，隨時隨地都在保護我們，也是因為大乘法有多麼的深廣殊勝，要思惟的法義無量無邊，受持菩薩戒後的你我，怎麼可能會再有孤單飄零的失落感出現呢？若您又問我，受持菩薩戒後，與家人的互動會不會受影響？我說：「會！與家人相處的更為融洽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受持菩薩戒後，不斷地觀察自己流轉的煩惱在哪裡，一分分找出自己流轉的原因，統理心中的煩惱：修正自己原本錯誤的認知，並且讓善法勢力增強，惡法勢力轉弱。因此，每當看到兒子不懂得珍惜福德的時候，我不再激動的大罵，等待著因緣成熟再跟他說因果的道理；以往跟姊姊們幾乎不互動的我，現在則是熱絡的相互聯繫，靜靜的聽她們說話，排解姊姊們生活上的苦悶，將她們的生活帶入佛法中。

2007年剛剛受戒的時候，我其實是不太懂什麼是菩薩戒；現在，我很肯定的說：我真的找不出任何一個理由不去受持上品菩薩戒，因為功德受用實在是太殊勝、太廣大了！我只能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您發心受持菩薩戒，進而遵守法毘奈耶所含攝的種種道理，一步步如理如實的觀察自己身中的內法界的時候，再用這樣的道理與我們周圍的眾生相處，您將

會發現一件事情——受持上品菩薩戒真是無比殊勝。因此而說，盡未來際受的菩薩戒乃是生生世世的保護傘。這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姊姊，也是因為講堂慈悲的義工菩薩，在義工菩薩的身口意行上，感受到大乘菩薩獨具無二的菩薩種姓，讓我生起寫下這篇文章的念頭。願效法諸佛菩薩，以及正法中的佛門四眾之善行善念，救護一切眾生遠離邪見！並願以此功德，迴向姊姊與兩位比丘尼早日信受正法，早證菩提，也迴向自己心中的眾生，早日得度，究竟清淨，更迴向大乘佛弟子，佛菩提道上一切無礙，早成佛道。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十方一切佛

南無大悲 觀世音菩薩

南無護法 韋馱尊天菩薩

南無 平實菩薩





年過 50 的我，能參加今年的臺灣之行，真是特別的高興。更有意義的是我在這次臺灣之行中受了上品菩薩戒，讓我覺得尤其無比的幸運。要感恩的人很多：首先感恩 平實導師；接著要感恩所有正覺講堂的諸位菩薩；感恩這次臺灣之行的執事菩薩和一路上為我們奔波、操心的諸位菩薩，以及身邊所有幫助我成功踏上這次臺灣之行的一切菩薩們。對於這次臺灣之行，我有很多感觸，也有很多感動，希望透過我的語言把這些感動記錄下來，同一切有緣人分享，可以讓更多的人瞭解正覺同修會。

我們從瀋陽出發的 7 位師兄姊是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坐飛機到深圳，於 24 日晚到達高雄，居住在□□□賓館，旅途的勞累並沒有讓我們睡了一個好覺，相反的，大家都興奮的睡不著覺，期盼著隔天的法會。

25 日下午，我們期盼已久在高雄巨蛋舉辦的「穿越時空

「超意識」的法會開始了，所有的人按號入座，在入場過程中，看到為我們服務的諸菩薩眾是那麼的親切；那麼的可愛，讓我有一種回到家裡見到親人的感覺。彼此雖然從未謀過面、講過話，但感覺好親切。我坐在前排過道旁邊的座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位位上臺的親教師；當有一位親教師走過我身旁時，我的目光怎麼也無法離開他，很奇怪，就是有一種似曾相識但卻又有些不確定的感覺。下午一點鐘整，法會主持人宣布法會開始，請大和尚——平實導師上座。就是那位讓我有著熟悉感的親教師走上講臺，並將擋在我面前的花盆挪開，讓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我們敬愛的平實導師。在五個小時的講法過程中，平實導師未曾喝水，也沒有移動，就那樣莊嚴端正的坐在那裡，為我們孜孜不倦的講了五個小時。就如他在開始時講的一樣：「諸位可以中途離場，但只要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會堅持到最後。」除了感動，還是感動，畢竟平實導師也是六十多歲的年紀了，但是體力驚人，說法勝妙，很多的法都是我這輩子不曾聽聞過的。晚上 11 點多，我們回到了住處，回想著白天的法會，又是激動地一夜難眠。

26 日上午我們聽了白老師為我們講的菩薩戒戒律，明白了很多細節，也非常受用。晚上，我們又參加了由余老師為我們上的禪淨班。聽著余老師簡潔、深刻的為我們講解著四加行的法義，真是法喜充滿。下課後，我第一次真切的感覺到時間的飛逝，實在意猶未盡。

27 日早上出發，中午到達了祖師堂參觀，白老師再一次

殷切的爲我們講了一個小時的菩薩戒戒律，然後進行懺罪。下午來到了臺北，接受平實導師爲我們授上品菩薩戒。平實導師上臺的第一句話就是，「大家回家了！」莊嚴的會場，幾百位師兄師姊，進場時本來就有種非常熟悉的回家感覺，當聽到平實導師這句話時，我們再也無法冷靜，再也無法抑制早已感動萬分的心情，放聲的痛哭起來。親切！太親切了！太熟悉了！真的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情緒，真的如同孩子在外漂泊多年，在多舛的輪迴之後再見到父母時一般的感動，蒼白的語言沒有辦法完全的表達出我當時的激動。在平實導師走到我身旁時，我激動的想要參拜，平實導師身旁的親教師告訴我不必參拜，胡跪就可以，於是趕緊胡跪，在雙手接過平實導師授予我的縵衣，竟然不敢抬頭看平實導師一眼。當聽到平實導師說：「恭喜你哦！」心裡無比的激動。在授戒儀式中，哭泣聲不絕於耳；不論男眾還是女眾，都淚流滿面。授戒儀式結束後，我們都不想就這樣離開，還想再親近親近，而平實導師也非常的體貼我們這些大陸的同修，一批批的接見，爲我們解惑。就這樣一直到晚上九點多鐘，我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平實導師回到住所。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諸位師兄、師姊們的眼眶都是紅的，感慨異常。第二天，我們就離開了，結束了這次臺灣之行，帶著對平實導師及諸位大菩薩的感恩，坐上了回家的飛機。而平實導師的那一句：「你們回家了！」一直縈繞在心頭。

這次的臺灣之行，收穫很多，感慨也很多。在歸途中，一些同修發心的希望爭取在護照作廢之前，再一次回到臺灣，早

日明心，請 導師指導開示。

回去後我一有空，就縈繞著想 導師那謙卑的神情、低調的作風，我激勵、鞭策自己一定要精進。希望有緣看到我文章的朋友，要儘快修行，精進不懈，彼此共勉。

阿彌陀佛！

雙手合十

趙正華 書





般若信箱

編案：中部某現聲聞相的法師以匿名方式傳真過來的信件，其中所提問題如下：

般若信箱收：

世尊爲什麼把法傳承給迦葉尊者而不是文殊菩薩，就是佛慧所知傳承出家比丘僧，在歲月流遞中會較好，只是不知何因，末法時代的出家人爲什麼會這麼不爭氣，但是你們如果是佛弟子就不應該把持守解脫戒的出家人說是白衣，到底佛說的話算術（案：應爲數），還是達磨說的算術（案：應爲數），如果二者有衝突的話？

筆者。

答：1. 這位現聲聞相的法師說：「世尊爲什麼把法傳承給迦葉尊者而不是文殊菩薩」，意即認爲 世尊只有把法傳承給現聲聞相的迦葉尊者，並沒有把法傳承給示現童子相的文殊師利菩薩。但是 世尊真的只有把法傳給迦葉尊者而沒有傳給 文殊菩薩嗎？事實不然！我們如果從法理實質面以及從聖教面來看，就知道佛陀示現入滅前，其實是把正法付囑給整個僧團，並不是單獨付囑給某一個人，是由整個僧團的勝義僧們共同來統理弘法的事務，因此我們唱誦三歸依時，才會常常聽到：「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就是在說明：要整個僧團和合統理才符合 世尊的聖意，雖然表面上是推舉一位德高尊

者來代表領眾，但實質上，乃是由整個僧團來共同領導、共同傳承如來正法。而且這個「歸依僧」，乃是歸依大乘三寶中的僧寶，並不是只有歸依現聲聞相的出家人而已，所以如來正法是傳承給整個勝義菩薩僧團，又因菩薩僧團亦兼含聲聞僧團，因此也將聲聞聖眾列於其中。

然而聲聞人結集經典的時候，有些經典雖然只標舉出現聲聞相的摩訶迦葉尊者，但其實 佛陀也是有付囑菩薩僧來傳承。有經典為證，如《佛說大般泥洹經》卷 6〈18 隨喜品〉：**【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迦葉菩薩、純陀菩薩：「汝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身皆痛，欲須燕臥。汝文殊師利！當為一切四眾說法，如來正法今付囑汝，乃至上座摩訶迦葉及阿難陀，汝當廣說。」**於是世尊化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脇著地，係念明想。】¹ 從這段 世尊的至教開示，就很明白的顯示出，如來的正法乃是付囑 文殊師利等菩薩僧，「乃至」二字顯示是以 文殊菩薩為主，所有菩薩們要共同傳承，最後才是現聲聞相的上座大迦葉及阿難二位菩薩，所以 世尊之意：聲聞相的上座摩訶迦葉及阿難陀尊者，是應當一起傳承者中的最低位階菩薩，因此才說「乃至」。也就是說，佛陀是以菩薩僧為主，但是也兼攝聲聞相的菩薩僧，而這些菩薩僧之中位階最低的人是上座大迦葉及阿難陀，故說「乃至」。其中摩訶迦葉尊者及阿難陀尊者是聲聞相菩薩僧團的代表，雖然那時摩訶迦葉尊者及

¹ 《大正藏》冊 12，頁 899，下 17-23。

阿難陀尊者都已經迴心大乘，成為大乘僧團中的菩薩僧了，但是整個僧團之中，仍有許多偏聲聞種性的比丘、比丘尼等需要攝受，因此僧團中這類聲聞相的定性聲聞，佛陀就交由摩訶迦葉尊者及阿難陀尊者等迴心大乘而現聲聞相的菩薩們，在彌勒菩薩的統領下，由他們來代表；這是為了那些執著聲聞表相的人而善巧攝入，這樣的攝入也是符合 佛陀聖教四攝法中同事攝受的開示要點。所以不論從實質面及聖教面來說，佛陀都不是把如來正法交給某一個人來傳承，而是以整個僧團來傳承正法；乃至聲聞解脫之法也不是只有交給摩訶迦葉尊者一人，也同時交給阿難尊者等聖眾來傳承，這樣才是 佛陀的本意。

如來大乘法真正傳承，卻是要大乘僧團的實證菩薩們才有能力傳承，定性聲聞人是無法堪任這個重責大任的，因為其所證不足故，所知有限故，心量不夠故，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與條件之不足，而使得聲聞人無法堪任這些傳承。又因為 如來所開示的三乘菩提正法，乃是以親證法界實相心如來藏為標的，佛法之內涵唯有二主要道——聲聞人修學的解脫道與菩薩們修學的佛菩提道，除此以外，無別佛法。所以聲聞人是無法堪任這個傳承正法的任務，就算是漏盡阿羅漢比丘，他們頂多能夠演說解脫道的法要，對於大乘佛菩提的勝妙正理，他們是無法勝解的，因為他們無法實證而沒有勝解，當然也就無法堪任傳承佛菩提正法至未來的任務，也無法利益一切眾生。這個道理佛陀其實也在《大悲經》卷 4〈12 以諸譬喻付囑正法品〉

中有所開示：【（佛言：）「復次，阿難！若漏盡阿羅漢比丘證無爲故，不能爲他分別顯說，是人不能益如來導師，亦不護持我之正法。是故我今付囑汝法。何以故？阿難！譬如有人於大黑闇，執持草炬，還歸舍宅，復有多人欲度黑闇，其執炬者，依此草炬得度黑闇到已舍宅，到已除滅而不與他。阿難！於意云何？是人既知草炬未盡及知大眾皆欲度闇，自用此炬而不與他，可名正作爲好不也？」

阿難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若有比丘得阿羅漢果，證無爲法已，亦知大眾度生死闇，而不爲他分別顯說我阿僧祇劫所習法寶，令得增廣，是人不能利益導師，不能攝受我之正法。是故，阿難！我今以此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法寶付囑於汝，乃至堅持爲他廣說，勿令斷絕如是真道，莫作末後滅法人也。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此法寶自安住已，必能爲他分別顯說我此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法寶，應付彼等，當與其分。是故，阿難！我此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善法第二付囑，爲於未來諸眾生故，勿令如是諸眾生等不得聽聞而有退失。」² 這段經文，佛陀明說：定性聲聞人就算是證得解脫的極果，成爲漏盡阿羅漢比丘，這些人仍然是無法堪任傳承如來「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法寶」，所以要付囑給已迴心大乘成爲菩薩而且已經實證的阿難尊

² 《大正藏》冊 12，頁 967，上 8-29。

者，不付囑不迴心大乘的三明六通大阿羅漢們，因為他們是聲聞人。

再者，我們從這段至教當中，也可以很明顯看出來佛陀的聖意並不是只有付囑比丘、比丘尼這些聲聞相的弟子而已，佛陀明白地說：「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如果對於佛陀「**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法寶**」能夠自安住（也就是親證，而且轉依成功），這樣的四眾弟子才能為其他有情來分別顯說這些法要。因此 佛陀明白指示：應該要付囑親證實相的佛門四眾弟子，由這樣的出家、在家菩薩一起來傳承如來正法，這才是 佛陀的本意，並不是傳真問題過來的這位執著聲聞相的法師所說：「就是佛慧所知傳承出家比丘僧，在歲月流遞中會較好」。

有許多僧衣崇拜者，他們以為只有出家聲聞相的比丘、比丘尼才具有如來正法的傳承，其實這是誤會 佛陀的意思，佛陀這裡明明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結果卻被某些誤會佛意的凡夫僧們所扭曲，變成只有聲聞相的出家二眾得以傳承。事實上，佛法要能夠穩健的傳承下去，就必須是出家在家四眾都有親證，並且都能安住於佛陀「**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所習法寶**」之中而行，唯有這樣佛陀正法才能安隱的傳承給後代有情，使有情皆能蒙受法益。凡我正信佛弟子皆應信受佛之聖教，不應聽信師心自用的聲聞凡夫僧的說法，然後以訛傳訛來扭曲佛陀經典的真義。

至於禪宗法脈的傳承，為何沒有傳給 文殊菩薩，卻傳給大迦葉、阿難二位尊者？是因為 文殊菩薩等大菩薩們，都得隨侍 世尊到其他世界繼續示現八相成道等過程，於無量世界中不斷地重複這個過程而廣利有緣眾生，所以 文殊菩薩等大菩薩們，都不可能留在這裡繼續受生住持正法。在此世界的佛弟子眾，只有與 文殊等大菩薩有特殊因緣的佛弟子，才能在定中或夢中與他相應，已不可能再看見他們於此地受生示現。而且，文殊的證境並非大迦葉、阿難等人所能思議，而禪宗的開悟，只是三賢位中第七住位菩薩真見道時所悟的粗淺內容，當 世尊繼續於別的世界中示現八相成道時，文殊等人也都必須隨侍配合演出八相成道的度眾過程，這世界的有情所需要的卻只是如此粗淺的真見道等法，不需要大菩薩 文殊等人留下住持，於是禪宗法脈只需交由大迦葉、阿難傳承下來即可。這個道理也是大家所應知悉的。

2. 至今時末法時期，諸現聲聞相的凡夫僧，往往帶著錯解佛法的僧衣崇拜心態，看到 文殊師利菩薩沒有穿著聲聞出家比丘的僧服，又示現童子相，就以爲 文殊師利菩薩是在家人。其實這是嚴重錯解了「僧寶及出家」的實質而產生的過失。因爲 文殊師利菩薩乃是大乘出家菩薩，而且是示現童子相的大乘菩薩勝義僧，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4〈3 厭捨品〉中所開示：【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及文殊師利：「如是長者付囑汝等，勸令出家受持淨戒。」時九千人於彌勒前，出家修道受持佛戒；七千

人俱於文殊前，出家修道受佛禁戒。如是人等既得出家，成就法忍，入於如來祕密境界，不復退轉；無量萬人發菩提心至不退位；無數人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³在這段至教當中提到，佛陀為眾說法後，教令這些受教而願意出家者應當出家受持淨戒，其中九千人於彌勒菩薩前受聲聞出家戒及大乘出家戒（現聲聞相），另外七千人則是在文殊師利菩薩前受大乘出家戒而不受聲聞出家戒（現童子相），所以這九千人及七千人同樣都是出家人。從這段聖教的內容，也說明了文殊師利菩薩乃是出家的菩薩僧，而且是示現童子相的出家菩薩僧。

又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2〈2 報恩品〉中開示：**【善男子！世出世間有三種僧：一、菩薩僧，二、聲聞僧，三、凡夫僧。文殊師利及彌勒等是菩薩僧；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是聲聞僧；若有成就別解脫戒真善凡夫，乃至具足一切正見，能廣為他演說開示眾聖道法利樂眾生，名凡夫僧。】**⁴ 這段經文很明顯的指出，佛世時示現聲聞相的彌勒比丘菩薩，以及示現童子相的文殊師利童子菩薩，都是菩薩僧的代表，也就是菩薩僧是具有在家童子童女相及比丘比丘尼相兩種法式，這才是大乘菩薩僧團的真實相貌。其中如果是現聲聞相而有解脫果實證的比丘、比丘尼，則歸類為聲聞僧，例如舍利弗、目犍連等大聲聞眾，由彌勒菩薩代佛率領；若是單受菩薩戒而不受

³ 《大正藏》冊3，頁312，中29-下7。

⁴ 《大正藏》冊3，頁299，下25-頁300，上2。

聲聞戒的童貞大菩薩眾，則由 文殊菩薩代 佛率領。經文中的意旨也說明，如果是成就聲聞別解脫戒的眞善凡夫，乃至是具有正見的比丘、比丘尼，他們雖然還沒有親證二主要道的內涵，仍屬凡夫之列；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尚未實證佛菩提道及解脫道的比丘、比丘尼，如果要成爲凡夫僧，還必須要能夠成就該有的出家別解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聲聞戒，同時也要具足一切正見，這樣的聲聞出家人，才能夠稱爲凡夫僧；若是帶有邪見者，雖然剃頭著染衣，則他們連凡夫僧都不是！

所以這位現聲聞相的出家人於來信中說：「只是不知何因，末法時代的出家人爲什麼會這麼不爭氣？」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戒不具足，見不具足」⁵。也就是說，末法時期的今天，由於邪見充斥，邪教導氾濫，許多本來想出家修行而具善根者，當他們成爲比丘、比丘尼以後，卻被這些偏頗的邪見所誤導，因爲著此邪見而墮於營謀世間名聞與利養，以及表相僧寶身分的執著而不懂實義僧寶的內涵，用心於廣受善信之供養卻不事修行，因此而成爲現代「不爭氣」的一群凡夫僧。這樣的情形，佛陀在經典中其實早就預記在先了，只是這位落入聲聞相的法師未曾看到聖教開示所以不懂。今天我們藉由這封來信的因緣，舉出至教來供養大家，如《佛說分別經》卷 1 佛陀的開示：【佛言：「當來有比丘，不能自淨，畜妻養子、身行污濁、貪求供養，不信罪福而望安樂，難得免脫，

⁵ 《大正藏》冊 1，《長阿含經》卷 16〈6 俱舍梵志經〉，頁 103，下 16。

甚亦可傷。」

阿難白佛言：「如是後世，其有從道被服，皆是佛威神，其人以得像於正真因緣，當從得脫，何緣中復不信、違佛明教？當復更若干無數劫受苦痛耶？」

佛言阿難：「是皆前世無數劫墮久苦之中，其人於苦痛之地，自悔責，願得爲善，當從得脫；緣一時自悔之福，輒得福隨、來生末世，爲人暫觀佛經，又能除別頭髮以爲比丘，本識未滅，心意猶豫，瞢瞢不了，故有污濁，多不能離俗，不遇明慧。如是當後，更墮極苦之中，受無數劫罪。」⁶ 在這段經文中，佛陀已經爲我們說明原因：這些「不爭氣」的聲聞相出家人，是肇因於過去無數劫惡業餘習爲因，加上今生被邪見、邪教導之惡緣所障，雖然由於往世受苦時自己悔責而微有福德，今世「福隨」而得以剃頭著染衣成爲比丘、比丘尼，卻因爲對於過去所認知的識情邪見未能滅除，因此對於 佛陀聖教不能瞭解，心中仍是猶豫不決，對於大乘成佛之道正理又是懵懵懂懂而一無所知，心中不僅帶著邪見，且充滿染污混濁，雖然身現出家相貌，但是大多仍不能離開世俗貪染之心；又因邪見、邪教導的影響，加上只看重色身在家或出家的表相，今生因此不能值遇正法而實證明達的智慧。佛陀最後還開示說，這樣的人，出家修行的結果卻犯戒染俗，最後更會墮於極苦之中，未來世將受罪無央數劫。

又如《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 4：【佛告迦

⁶ 《大正藏》冊 17，頁 542，上 13-25。

葉：「譬如有人忽爾命終，以其金冠花鬘莊嚴頭面。迦葉！如是，若彼比丘破盡戒律，而以袈裟莊嚴其身有何所益？我今於此而說頌曰：譬如命終人，以其好花鬘，及用金寶冠，嚴飾屍首上，彼人無所用；比丘亦如是，而以破戒身，被挂於袈裟，嚴飾作威儀，終無於利益。」⁷ 因此，雖然身現聲聞出家相，對於戒律卻沒有好好持守，光想穿著袈裟來莊嚴自身，落入色身的表相法中，這對自己及眾生有什麼利益呢？真實出家並不只是穿著袈裟就算是出家了，而是必須要以「心出家」為前提；若心染著世俗、貪著供養而於法無所實證，那他就只是一個掛著袈裟的俗人而已。我們再舉一段經教依據，說明這個道理，如《佛說華手經》卷 7〈23 得念品〉：【諸佛法中，不但正以剃頭染服名為出家，隨其出家所應行法，汝當行已，乃得出家。失念（魔名）當知！於佛法中，若有貪著我我所者及分別者，不名出家。】⁸ 如果身現出家相貌而剃頭著染服，但是卻心心念念貪著我與我所者——我是出家人而你是家人，依據聖教來說，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出家，只是徒有身體出家的表相而無出家的實質。

又如《大寶積經》卷 85 中的開示：【時跋陀羅聞是說已，前白佛言：「我願出家作於比丘。」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汝當與是善男子剃除鬚髮授具足戒。」

⁷ 《大正藏》冊 12，頁 214，上 1-9。

⁸ 《大正藏》冊 16，頁 179，下 7-10。

彌勒菩薩承佛教旨，即與出家，受於具戒。既出家已，復白佛言：「世尊！此出家者唯形相耳，非真出家；若諸菩薩真出家者，謂離諸相，處於三界成熟眾生，方可名為真出家也。」說是語時，五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於諸漏心得解脫。】⁹ 這裡當來下生成佛的彌勒菩薩明白開示說，這些已經「剃除鬚髮並受具足戒」的出家人，其實也只是形相上的出家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出家。真正實義的出家菩薩僧，必須是能夠實證離諸三界相的第八識如來藏，進而轉依這個第八識如來藏，然後生生世世處於三界中來成熟有情趣向佛道，這樣的出家人才是真實義的出家。那些聲聞相出家人，若以這段聖教的開示標準來說，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出家，唯是形相出家罷了。

如今看來末法時期的現在，在台灣及大陸地區，這樣執著身相的比丘或比丘尼非常多，對於佛法根本沒有正確的知見，一味地認為只要剃頭著染衣就是出家人；正是因為有太多像這樣執著表相而不重實質的比丘等，所以佛法真義才會失傳，佛教才會沒落，出家人才會像今天這麼不爭氣！因為都不想求真、求實、求證，也不想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出家，不懂真正的菩薩僧，也不懂真正的聲聞僧，而只在意色身上面是出家或在家的表相。如果看到現在家相的菩薩僧在弘揚正法，他們竟不依於證量而作智慧的抉擇，卻被僧衣崇拜的心態所繫縛，因為執著身相而耽誤自己的道業，可就難說他們是有智之人。

⁹ 《大正藏》冊 11，頁 492，上 22-中 1。

其實不僅末法時期有許多現在家相的菩薩僧，其功德證量超勝於許多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乃至佛住世的時候，也多有現在家相的菩薩功德，是超勝於現聲聞出家相的菩薩僧，今舉聖教中的例證供養大眾，《大寶積經》卷82：【爾時，郁伽長者白言：「世尊！我在家中如世尊教，當如是住增廣佛道，諸出家戒我亦當學。」】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種種色光，青黃赤白從面門出，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上過梵世蔽日月光，還遶身三匝入如來頂。

爾時，阿難見佛微笑，從坐而起，整於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以何緣笑？諸佛世尊非無緣笑。」

佛告阿難：「汝今見是郁伽長者供如來不？欲修行法作師子吼。」

阿難白言：「已見，世尊！已見，善逝！」

「阿難！是郁伽長者住在家地，是賢劫中，如來應供正遍覺出現於世，常在家供養恭敬是諸如來，護持正法，常在家中住出家戒，廣聞如來無上菩提。」

爾時，大德阿難語郁伽長者：「汝見何利樂在家中？有聖智不？」

答言：「大德！不成大悲，不應自謂我是安樂。大德阿難！菩薩摩訶薩忍一切苦，不捨眾生。」說是語已，佛告阿難：「是郁伽長者住在家地，是賢劫中多化眾生，非出家菩薩百劫百千劫。何以故？阿難！百千出家菩薩

所有功德，不如是郁伽長者所有功德。」】¹⁰

從這一段聖教的開示，世尊就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這位郁伽長者他在賢劫之中，大多是「住在家地」來度化眾生，並不是出家菩薩度化眾生百劫、百千劫所能及。佛陀最後楷定說：「百千出家菩薩所有功德，不如是郁伽長者所有功德。」由這一段聖教開示，希望有志成就佛道、有勇氣利樂有情的佛子們，尤其是已經出家的菩薩弟子們，不應該繼續在身相上面在意，應該依於法理、依於實證的善知識而勤求見道：不論是聲聞初果的見道，乃至大乘菩薩的見道，這才是佛子們該走的正途。今世蒙佛恩而得以出家的菩薩，當如是思、當如是為，這樣才是孝順如來之教，也才能報答 佛陀之恩、師長之恩！這樣才是不空食檀越信施的人啊！今引經典中的至教開示，供養一切眞心上求佛道的出家人，《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4〈13 詠德品〉：【諸善男子！是法餘無能報，惟有一事——如說修行。若人於此法中能如說行者，是名能報師恩，亦為恭敬於師，淨畢報恩；是名不空食人信施；是名順如來語、順如來教；是名越渡諸流；是名過諸險道；是名建立勝幢；……（中略）……，是名背於小乘；是名向於大乘；……（中略）……；諸善男子！我若一劫、若減一劫，稱揚、讚歎說是如說修行功德，不可窮盡，如來之辯亦不可盡。】¹¹

¹⁰ 同上註，頁 480，上 9-29。

¹¹ 《大正藏》冊 15，頁 55，中 17-下 15。

3. 這位現聲聞相的法師說：「但是你們如果是佛弟子就不應該把持守解脫戒的出家人說是白衣」，這應該是這位法師的誤會。事實上，正覺同修會並不會將好好持守聲聞別解脫戒的出家人說為白衣。雖然這些清淨持戒的比丘比丘尼都還沒有見道，但我們仍然是隨喜讚歎他們的清淨出家行，乃至我們也是恭敬供養這樣如法修行的出家人。我們只有針對那些毀謗第八識正法，以及破佛律儀、信受外道法（喇嘛教）的表相出家人說之為外道、佛法中賊，並不會將持戒清淨的比丘比丘尼說之為白衣。應該是這位現聲聞相的法師誤會了，以為我們大力在破斥喇嘛教外道，或者破斥六識論的印順法師等應成派中觀的邪見比丘、比丘尼等，就以為我們一概否定這些現聲聞相的出家人，其實這是誤會。因為我們信受三寶，恭敬三寶，就算是持守禁戒的正見凡夫僧，我們亦非常崇隆而供養之，在傳授三歸戒時也將這些凡夫僧列入三歸的僧寶行列中，具載於正覺的三歸戒本中，因為這樣的福田僧其實也是僧寶所攝故¹²。

¹²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1〈1 歸依三寶品〉：【復次，慈氏！云何名為真實僧寶？言僧寶者亦有三種：

一者、第一義僧，所謂諸佛聖僧如法而住，不可觀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無能燒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田。雖為福田，無所受取，諸功德法常不變易，如是名為第一義僧。

第二、聖僧者，謂須陀洹向、須陀洹果，斯陀含向、斯陀含果，阿那含向、阿那含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辟支佛向、辟支佛果，八大人覺三賢十聖，如是名為第二僧寶。

第三、福田僧者，所謂苾芻、苾芻尼等，受持禁戒、多聞、智慧，猶

4. 這位現聲聞相的出家人說：「到底佛說的話算術（編案：應為數），還是達磨說的算術（編案：應為數），如果二者有衝突的話？」事實上，達磨祖師所說與 佛陀所說乃是一致，因此沒有衝突，只有依文解義、不求實證者才會認為互有衝突。從實證者的角度來看，達磨祖師所說是完全符合 佛陀至教的開示。若是有人因為自己無知、無證，卻指控達磨祖師所說違背 佛陀教示，指控達磨祖師所說與 佛陀開示有衝突，那他就造下了誹謗聖僧的大惡業。在此要奉勸諸有疑者，一切言行均當謹慎之，切莫妄造誹謗三寶聖僧之重罪。

天意樹能蔭眾生。又如曠野磧中渴乏須水，遇天甘雨霈然洪霖應時充足。又如大海，一切眾寶皆出其中。福田僧寶亦復如是，能與有情安隱快樂。又此僧寶清淨無染，能滅眾生貪瞋癡闇，如十五日夜滿月光明，一切有情無不瞻仰；亦如摩尼寶珠，能滿有情一切善願，如是名為第三僧寶。

是三僧寶，一切有情云何歸依？應作是說：「當令歸依第一義諦無為僧寶。」所以者何？以是無為常住僧故，而此僧寶無漏無為不變不異自證之法，歸依如是無漏僧寶，能滅有情一切苦故。復願有情，當獲如是無漏功德，得此法已，演三乘法度脫有情。我所歸依佛法僧寶，不為怖畏三惡道苦，亦不願樂生於人天，誓救有情出生死苦。是則名為歸依僧寶。」（《大正藏》冊 8，頁 869，上 16-中 12。）



公開聲明

緣由： 有少數大法師向海峽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誣告：
「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他們專門毀謗禪宗正法。」

說明： 1. 此事關乎佛教了義正法的存亡，本會不能無言，故作此聲明回應之。

2. 事實上，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正法；那些四處誣告的大法師們，所弘揚的都不是禪宗的法門，而是常見外道所弘揚的意識常住思想。從他們為人印證的內容、書中的法義、演講宣揚的禪法中，都已經證明他們所「悟」的都是意識心，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卻與中國禪宗祖師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完全不同。由此證明他們其實不是禪宗，而是寄居於佛門中的常見外道——身披佛教法衣而弘揚常見外道法。

3. 本會所證正是禪宗歷代諸祖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始從 1989 年開始弘揚至今將屆二十年了，始終一貫不變的弘揚禪宗祖師所悟的第八識如來藏，也幫助許多人同樣的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證明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

4. 諸大法師們由於無力實證，故極力否定第八識如來

藏的存在，由他們十餘年來不斷抵制本會弘揚如來藏正法的明確事實，可以證明他們都沒有實證如來藏，才會公開的否定如來藏（以意識的一念不生，或以意識常住而放下煩惱，作為禪宗的實證標的）。假使他們未來有一天實證了如來藏的所在，他們就必須把目前流通於人間的所有書籍、影音成品，全部銷燬，並向佛教界公開道歉，因為他們誤導學人落入意識境界幾十年，也妄行賺取學人買書的金錢，應該加息返還佛教界學人。

5. 由此證明，他們向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告狀說：「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全是謊言。事實上，他們是惡人先告狀，因為破壞中國禪宗的人正是他們——他們幾十年來都以外道常見的意識境界，取代中國禪宗原本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實證法門，是從根本來改變中國禪宗為常見外道法。而且，本會針對他們所說的常見外道思想，出書加以辨正至今，或已十年、或已五年之久，而他們都無法在法義上作出絲毫回應——從法義上來證明自己不是落入常見外道的意識境界中。由此證明他們的法義確實都是常見外道法，也證明他們才是在實質上破壞禪宗的人。我們指證他們以常見外道法取代禪宗，希望他們回歸禪宗如來藏正法的事實，才是真正護持及弘傳中國禪宗的道場。
6. 這些大法師們若不服本會這個聲明，請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提出證明：他們仍然是依中國禪宗歷代

相傳的如來藏實證法門在弘傳的，並且證明他們已經實證禪宗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了——正確的宣講出第八識如來藏實證後觀行所得的智慧。否則即應收回此前所作對本會的誣告，並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公開道歉。

7. 本聲明將一直刊登於本報，直到他們公開道歉，並獲得大陸宗教主管機關無限制開放本會人員佛教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為止。因台灣某些大山頭已成為大陸有關單位**統戰**對象，而此諸大法師要求大陸宗教主管機關，拒絕發給本會人員各類佛教著作之書號，制止本會正法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註：大陸的宗教書籍並無出版自由，不能獲得國際書號，必須事前獲得宗教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發給宗教類書號以後才能印製流通，類似台灣五十年前的警備總部審核所有著作一樣。所以大陸不像台灣目前可以無限制自由印製流通，也都免費發給國際書號。）本會在此向大陸學佛人公開道歉：雖然多年努力，仍無法在大陸大量出版正法書籍、利益大陸同胞；雖然這是形勢使然，並非本會不曾努力，但我們仍應在此向大陸同胞致歉。





佈告欄

- 一、除了本佈告欄第四項所列共修處外，本會於台灣、美國與香港外，別無其他分會或道場；若有其他道場或共修處以本會名義或法門，招收學員上課共修者，皆非本會授權，亦皆與本會無關，敬請所有佛子們注意明辨；若無法確定，可以在本會上課時間來電詢問，或者寫信至台北講堂查詢。另外，本會平實導師至今未授權任何人在會內、會外為人勘驗或印證，所有同修都應在本會舉辦的禪三精進共修期中，才會由平實導師加以勘驗或印證。近年有人在會中明心以後，違背世尊「應善觀察根器及因緣，不為少福眾生妄說如來藏妙法」的告誡，私自在會外為諸福德因緣未熟者給予引導及印證，成就了虧損如來的大惡業；並且他們所印證的內容亦多分或少分產生了偏差，導致被印證後前來本會聽經時仍然有許多深妙法義聽不懂的現象；又無悟後指導進修的能力，亦不具有攝受學人的能力，或與被引導印證的學人公然吵架，或產生嚴重爭執及財務糾紛，難免導致學人退轉乃至謗法，是害人害己而且公然違背世尊告誡，嚴重違犯了法毘奈耶（法戒），鑄成虧損法事的大惡業，是為虧損如來。如是等人已經提報親教師會議討論後一致議決：應予開除增上班學籍，在尚未公開懺悔滅罪以前，不許繼續參加本會增上班課程及布薩，並應予公佈之。除不許他們再參加

本會的課程及布薩（誦戒）以外，今已依照親教師會議的決議，公佈於本會各共修處，薦請會員、同修們鑑明。

自從本會發佈上述公告以後，另有一貫道之點傳師數人，冒稱為本會上述文字所說之離會者，或冒稱為平實導師早期所度弟子，皆偽稱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為悟，亦自稱所弘揚之法義是本會的正法。近來又發現原一貫道出身之人，謊稱為平實導師好友，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等，其實素未謀面；此人今在大陸廣洩表相密意，亦自稱已得如夢觀而入地，宣稱是已入聖位的某地聖人，成就大妄語業……等；但經本會蒐集其書本或光碟所說內容加以檢查之後，發覺其所「悟」及其所說表相密意都落入五陰之中，並非真悟；其餘佛法知見亦極荒唐，毀謗淨土……等言語極多，都屬於凡夫知見而未悟言悟，並高抬果證而成為大妄語人。此類人自稱證悟佛法乃至宣稱入地以後，仍然歸依尚未斷我見、尚未明心的聲聞僧，或者仍舊歸依一貫道的老母娘——絲毫不知聲聞僧及老母娘都未斷我見亦未明心，顯然他們尚無慧眼——確實尚未明心——故無智慧檢驗聲聞僧及老母娘未斷我見亦未明心之事實，概屬附佛法外道。如是之人又於「弘法」過程中，公然支持落入我見而被平實導師評論之錯悟諸師，顯見其慧眼未開，無有智慧分辨當代大師之悟抑未悟，即是《楞伽經》中世尊所說仍存疑見未斷之人，故以號稱入地之證量而繼續支持抵制如來藏正法之錯悟大師；由此行為亦間接證實其未悟言悟之事實，此事亦應知照本會會員、同

修們鑑明。（編案：本會一向秉承公開化、透明化的原則，始從初成立以來，至今不曾對會內、會外佛教界隱諱內部糗事，常寫在書中，或在講經時明白舉示出來作為實例而說明經義，作為會員學「法」時應該注意修學的「次法」，完全遵守世尊「趣『法、次法』」的教誡。今對此事，一仍舊慣，秉承同一原則而對外公佈之，以免有人誤會而受害。）

二、《正覺電子報》已於 2006 年 9 月更換發報系統，欲訂閱的讀者請前往 <http://post.enlighten.org.tw/> 網址訂閱。若讀者欲閱覽以前各期之《正覺電子報》，可以連結至「成佛之道」網站 <http://www.a202.idv.tw/> 點選正覺電子報合輯讀取。若有關於本報的問題、建議或投稿，請寄至以下的信箱：

電子報投稿及般若信箱提問請寄：awareness@enlighten.org.tw

其他電子報等事務請寄：service@enlighten.org.tw

通訊歸依查詢請寄：endeavor@enlighten.org.tw

三、《正覺電子報》平面刊物免費贈閱，歡迎索取。台灣地區讀者，不便親至正覺講堂索取平面版者，亦可免費訂閱（免附回郵），本會將按期寄贈。本報網路版爲了增進讀者於閱讀時的方便性及舒適性，並且讓版面更加美觀，41 期起增加 PDF 檔案格式之版本，PDF 檔案版面樣式與平面版（紙本）電子報相同，敬請讀者連結「佛教正覺同修會全球資訊網」<http://www.enlighten.org.tw/>，或「正智書香園地」網站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下載閱讀，並請繼續支持與愛護本刊。

四、本會台灣各地講堂 2013 年上半年禪淨班，將於四月同步開設新班，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費用全免）。

禪淨班，係以「無相念佛及無相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並傳授真正的參禪看話頭功夫、解脫道正理、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

各地講堂地址、電話(共修時間方有人接聽)、新班開課時間：

台北講堂：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等——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電話：總機：02-25957295（分機：九樓 10、11、12、13；十樓 15、16；五樓 18、19；二樓 20、21），傳真：02-25954493。平常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桃園講堂：桃園縣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電話：03-3749363，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30～11:3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新竹講堂：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 2 樓，電話：03-5724297，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00～11:0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台中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 4、4 樓、4 樓之 1、4 樓之 2，電話：04-23816090，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00~11:0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台南講堂：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3 樓，電話：06-2820541，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00~11:00，週六下午 14:00~16:00、晚上 19:00~21:0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高雄講堂：高雄市中正三路 45 號 5 樓、4 樓、3 樓，電話：07-2234248，共修時間：週一、三、四晚上 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 9:00~11:00。預定 2013 上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將於四月底開始上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香港講堂：☆ 已遷移新址 ☆

香港講堂已於2021年遷移新址：

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93號 維京科技商業中心 A座18樓
電話：(852)23262231

18/F, Tower A, Viking Technology & Business Centre, 93 Ta Chuen Ping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原於洛杉磯市東方約 16 英里（20公里）處華人聚集聖蓋柏谷（San Gabriel Valley）之工業市，已遷往新地址：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89, U.S.A。電話：(626) 965-2200 & (626) 454-0607。
共修時間：週六上午 10:00～下午 17:30。每週六播放台北講堂講經所錄製之DVD：下午 13:00～15:00 原播放《金剛經宗通》播放完畢，於 2012 年 4 月 7 日同一時段播放《妙法蓮華經》。2012/5/12 (週六) 開設之禪淨班，隨時接受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 15:30～17:30。

報名表可向本會函索，或於本會官方網站下載：

<http://www.enlighten.org.tw/>

填妥報名表後，請郵寄本會教學組；或於各講堂新開設的禪淨班上課時間，逕至現場報名。

五、全省每週二晚上講經時間——目前 平實導師正在講授《妙法蓮華經》：2009/8/4 開講，時間 18:50～20:50。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座以免向隅！

詳解 釋迦世尊與諸佛如來示現成佛於人間，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知、所見、所證的法界實相之正理，為說唯一佛乘之真實義，揭示真實佛法唯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解脫道化城為究竟；闡釋二乘菩提之解脫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不能令眾生成就佛道，只有圓滿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一切種智才能成就佛果。本經含攝一切佛法，將人乘之道、天乘之道、聲聞解脫道、緣覺解脫道、佛菩提道收攝於妙法蓮華如來藏中，令佛教成佛之道在此經中收攝圓滿，是故此經深妙而寬廣；平實導師以淺白易懂之語句及實例、譬喻加以演

說，令聞者易得解義；歡迎已發成佛大願、有心實證佛菩薩實相智慧之學人，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

本課程不限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台北講堂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配合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台北以外所有講堂無此要求）。其餘各地講堂每週二晚上，亦有台北講堂所錄製講經之DVD播放，都不必出示身分證件，歡迎學人前來聽講同霑法益。

六、佛法的修證乃是實事求是，為求真理而闡明佛旨，平實導師領導本會諸多證悟菩薩，不斷地闡揚釋迦佛於經中開示之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妙義，藉以導正被古今大師錯解之法義，亦使受諸邪見誤導之眾生回歸正道，並紹繼、振興衰微之佛法血脈；經十多年來的努力，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一百多冊書籍，對諸大師廣作法義辨正，藉此辨正法義之方法快速提升佛子修學三乘菩提應有的正知見，然**諸大師皆無法回應**。今徵求各大山頭法師居士，尋找平實導師所有出版刊物之法義過失，請具名投稿至本會，若確實發現有義理上及實證上之過失者，本會將發給高額獎金，並將此過失更正而刊登在電子報中。然匿名、隱址、擾亂者恕不受理。

七、台北、新竹、台中講堂將於 2013/3/10（日）& 台南、高雄講堂 2013/3/17（日）上午 09:00 舉行菩薩戒布薩，已受菩薩戒之會員，敬請攜帶戒本、海青及縵衣準時參加。

八、台南、高雄講堂 2013/3/31(日)&台北、新竹、台中講堂將於 2013/4/7 (日) 上午 09:00 舉行大悲懺法會，令學員懺除往昔惡業、清淨身心，恭請輪值親教師主法。

九、本會 2013/3/24(日)、2013/3/30(六) 上午 09:00，將於台北講堂舉行菩薩戒傳戒大典，由具道種智之菩薩法師平實導師親自傳戒。《菩薩瓔珞本業經》云：「諸佛菩薩現在前受，得真實上品戒。」有緣佛子當把握此殊勝之因緣，求受此上品菩薩戒。受戒資格為：已正受三歸依之佛弟子，並於本會禪淨班中完整聽受菩薩戒內容之學員。

十、2013 年上半年禪一日期，台北講堂為 1/27、2/17、3/3、3/17、3/31 共五次。桃園、新竹、台中講堂為：3/3、3/31，各二次；台南、高雄講堂為 3/3、4/7，各二次。以上各講堂禪一日期均為週日，從 2013/1/1 (週二) 開始接受學員在各班櫃台知客處報名。

十一、2013年上半年禪三第一梯次於4 /12 (週五) ~4/15 (週一) 舉行，第二梯次於4 /19 (週五) ~4/22 (週一) 舉行；2013/1/1 (週二) 開始接受會員報名，2013/2/19 (週二) 報名截止，2013/4/4 (週四)、2013/4/8 (週一) 開始郵寄禪三錄取通知。

十二、2013年上半年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日期為：1/6、2/10、2/11、2/12、3/3、5/11、5/12。(詳細參訪途徑請參閱本報第41、42期之公告，非開放時間請勿前來參訪。本會為大乘清淨道場，對修持外道法的假藏傳佛教——喇嘛教假名

出家眾恕不接待！真藏傳佛教覺囊派僧眾不在此限。）

十三、平實導師著《鈍鳥與靈龜》已經出版，考證古今錯悟者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毀謗等事，並論證天童宏智禪師與大慧宗杲禪師同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所悟標的，都非以意識離念靈知作為證悟之標的。熟讀此書者，可以矯正原有的錯誤知見，並消除心中由於誤聞無根毀謗善知識而植入之惡法種子，有助於宗門正法之證悟。本書一大冊（四百餘頁），只售新台幣 250 元。

十四、平實導師的《勝鬘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詳述大乘菩薩所斷無始無明與二乘聖人所斷一念無明之分際；熟讀此書，可以深知三乘菩提之異同，了知菩薩所證實相法界如來藏智慧確為不共二乘聖人之智慧（二乘聖人只知現象界之緣起性空而不能及於實相法界）。本書中亦詳述二乘所斷一念無明與大乘所斷無始無明間之關聯、含攝；讀後可以建立具足三乘菩提之整體知見，此後即能兼顧權、實、頓、漸，不再執偏排正、執小謗大，則能真修成佛之道。

十五、平實導師的《維摩詰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經為禪門照妖鏡，凡修學般若、證悟明心者，皆應以此經典的真實義自我檢驗，可以預防因無知、無意之間產生之大妄語業，亦可藉此經中的法義，修正參禪求悟之方向，有助於真實證悟明心。

十六、平實導師的《楞嚴經講記》共十五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經為密教部之重要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並且詳細解說五陰區宇，細說五陰習氣種子斷盡時的境界相及善惡業果報實現因果律的原理，並說明五十種魔擾與邪見內容。具大心之四眾佛弟子，亦可藉此書所揭示的經中妙義熏習大乘法義，邁向修學佛菩提道之正確方向，得以進求實證第一義諦正法。

十七、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共七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50 元。本書詳述四阿含諸經中的解脫道義理，內容係：

詳解四阿含解脫道的實證原理與實修的觀行方法，並指出末法時代修學阿含道而不能斷三縛結的原因，也為學人的證果而預先建立正知見，可以助您親證滅盡之道，於內、於外都無恐懼，實證阿含道而不退失聲聞菩提的見道功德。並且明確的指出三果與四果的取證關鍵，也指出八解脫與阿羅漢之間的異同所在。關於因緣觀，也有極為詳盡的說明，細說十因緣觀與十二因緣觀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使讀者對因緣觀的修習確實可以成就。南傳佛法的修證者，將由此書中獲得千年來已經失傳的阿含道正知正見與觀行的方法，可以在此世中實證初果，乃至親證解脫道的極果。

十八、平實導師講述的《優婆塞戒經講記》共八輯，已由正

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在家菩薩戒法，細說布施之功德及布施得福之因果原理，詳述自作自受、異作異受、無作無受之第一義真諦，兼述三乘菩提法義與精神之異同；讀此，能知福慧雙修之真實義，可以助益大乘學佛者之證道。

十九、正光老師著《明心與眼見佛性》已於本刊連載完畢，並於 2011 年 1 月由正智出版社正式出版，每本售價 250 元。本書的內容，係：

闡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差異，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者間的關聯；也藉著破斥慧廣法師謬論的因緣，祈願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之意識境界。本書非唯有助於學人我見之斷除，對欲求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者，更是大有助益，是故參禪學子更應細讀之。

二十、正智出版社錄製的CD名為〈超意境〉（第一輯），是以平實導師在各輯公案拈提中寫的偈頌作為歌詞，是超越意識境界的實相境界，以優美的旋律錄製而成；平實導師並且親作一首黃梅調風格的曲子，錄製於其中。本CD可供參禪者聆聽欣賞及參究之用，內附彩色精印之說明小冊，請在聆聽時同時閱讀說明小冊，能迅速發起疑情，促進證悟因緣提早成熟，每片售價280元。自2007年起，凡購閱公案拈提系列書籍者，每一冊皆附贈一片〈超意境〉CD。

二十一、正智出版社錄製的CD公案拈提第二輯〈菩薩底憂鬱〉，已於 2011 年 4 月 1 日在各大唱片行、CD店上市，（正智出版社及各地講堂都不販售）。平實導師特以情歌風格撰寫詞曲，敘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三賢位菩薩所難以覺察，其義極深。本曲之詞與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平實導師並已選取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其他風格等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的曲子，共同錄製；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

CD第三輯定名為〈菩薩底憂鬱—禪意無限〉，亦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禪意無限〉已於 2012 年 5 月底出版發行，請讀者至各大唱片行請購，〈禪意無限〉盒中亦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第三輯出版後不再錄製CD，特此公告。

二十二、正智出版社出版之《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已於 2007 年 4 月出版，全書三百餘頁，售價新台幣 2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亦於 2010 年 4 月初出版，售價 250 元，本書的內容，係：

凡夫及二乘聖人所不能實證之大乘別教般若菩提——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於現今末法之世，並非只有極少數人能聞、能證，您若願意修學，也一樣有證悟的機會；今摘錄本會郭正益老師以及前現代禪副宗

長張志成等人所撰寫的親證如來藏之見道報告，以及一篇本會已經七年未見的眼見佛性報告，總計二十一篇；以此見證宗門正法仍然絲縷不絕，而且正在廣利學人，以利菩薩心性的學人發起求悟般若實相之大信心。這些已經見道的學員們，遍於社會各階層中，都能不受學歷限制，所悟悉皆相同無謬，已證明法界實相之證悟不因學歷高低、更不因世俗身分地位差異而有不同，更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指出光明的正途。本書中的二十一篇報告，敘述各種不同的見道因緣與過程，是參禪求悟者必讀之佳作。

二十三、平實導師講述的《金剛經宗通》共九輯，第六輯將於 2013 年三月底出版，每輯售價仍維持成本價新台幣 200 元。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金剛經》的真實義理，並且舉出與各段經文有關的禪宗公案，幫助聽經者實證《金剛經》中說的實相般若智慧。本套書中所說有事、有理、也有宗門密意，求證金剛般若智慧之大師與學人，允宜人手一套詳讀細閱之。

二十四、平實導師講述的《實相經宗通》共七輯，將於《金剛經宗通》出版完畢後開始次第出版，每輯售價仍維持成本價新台幣 200 元。本書的內容係：詳解《實相經》的真實義理，並聯結和各段經文有關的禪宗公案而作拈提，幫助聽經者親證《實相經》中所說的實相境界。本書中說事、說理亦說宗門密意，求證實相般

若之大師與學人，允宜人手一套審細參詳之。

二十五、大陸及海外地區讀者，欲函索本會贈閱書籍者，須自行支付回郵資費，其數額及支付之方法，請先與本會確定，來信請寄：

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Taipei Taiwan

二十六、平實導師為悲憫四川地震災區受難的同胞，於地震發生一週內，號召會內諸同修菩薩，發起賑災捐款，本會捐助善款，如實履踐 世尊於經中開示菩薩「至心施、及時施、親手施」之功德，後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正覺寺籌備處的名義，透過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將新台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元捐往災區。期使此次向四川地震災區捐助的善款，能應燃眉之急，用於災區學校、寺廟的重建及殘障人士的康復治療。

二十七、針對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八八水災，本會菩薩們響應救災活動，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的名義，透過行政院莫拉克風災重建委員會所屬教育部莫拉克風災應變及校園重建計畫，捐款新台幣七百〇二萬五千元；同時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協助認養林邊鄉災後購贈物資之用。希望能應燃眉之急，並用於災區學校排除各種困難之用，期能協助完成重建及學校復課工作。欲知詳細資訊，請看教育部相關網站——

網址：<http://140.111.34.73/Content.aspx?Category=Resource>
點選「3-3 捐款」中，可見到「莫拉克風災民間捐贈校園重建資源彙整表」，網址：

http://140.111.34.73/doc/administration/Resource/res3_3.htm

二十八、《正覺電子報》非常歡迎會內、會外人士賜稿，關於投稿之相關須知，請連結至第二期電子報之「徵稿啓事」。

二十九、本會道場弘揚如來正法，舉凡於各地講堂開班授課、發行結緣書、印刷郵寄費用、各共修處一般水電花費……等項目，凡有利於大眾法身慧命增長之處，菩薩皆勦力行之，雖花費極鉅，但可利益極多學佛人。佛說「諸施之中，法施爲上」，經中佛說此法施之行亦是護持正法，歡迎佛子四眾護持，廣植此一法施無上福田。本會之郵政劃撥帳號爲 19072343，戶名爲「**社團法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銀行帳號爲 046001900174 臺灣銀行 民權分行，因護持項目甚多，爲求收據開立作業進行順利而免延宕，劃撥時請統一註明「**護持道場**」。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 發售書籍目錄 2013/02/21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每冊附贈
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
本質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
中將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
完全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
版社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
誤的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
辨正。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流通價每輯 14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 (岳靈犀) 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25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成本價 250 元

31.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32. **喇嘛性世界**—揭開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33. **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34.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 9 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已於 2012 年 6 月出版第一輯（以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35.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著 呂艾倫中譯 售價 250 元 已於 2012/8/1 在各大書局上架。

36.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37.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成本價 200 元
38.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250 元
39.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每冊 250 元
40. **人間佛教** 平實導師 述，定價 300 元
將於《金剛經宗通》出版完畢後二個月出版
41.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七輯 每輯成本價 200 元
俟《人間佛教》出版後二個月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42.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售價 200 元
43.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44.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凡夫見本質 正德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 出版日期、書價未定
45.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46.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47.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8.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49.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0.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 ○○老師 著 書價未定
51.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2.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3.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4. **阿含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55.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56.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57.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58.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日期未定
59.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0.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1.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2.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3. **正覺發願文** 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4.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園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5.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6.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7.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8.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9.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0.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1.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2.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3.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4.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5.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點：

- 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5 樓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書田文化 石牌路二段 86 號
書田文化 大安路一段 245 號 書田文化 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B1
人人書局 大直北安路 524 號
- 3. 新北市：**阿福的書店 蘆洲中正路 233 號 (02-28472609)
金玉堂書局 三重三和路四段 16 號 來電書局 新莊中正路 261 號
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一全書店 中和興南路一段 10 號
- 4. 桃園市縣：**桃園文化城 桃園復興路 421 號 金玉堂 中壢中美路 2 段 82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崙路 263 號 內壢文化圖書城 中壢忠孝路 86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 5.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市建功路 10 號 聯成書局 新竹市中正路 36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民族路 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 6. 苗栗市縣：**建國書局 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頭份鎮和平路 79 號 展書堂 竹南鎮民權街 49-2 號
- 7. 台中市：**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興大書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參次方國際圖書 大里大明路 242 號 文春書局 霧峰中正路 1087 號
儀軒文化事業公司 太平中興路 178 號

- 8.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大大書局 民權街 33 號 (04-8381033)
溪湖鎮：聯宏圖書 西環路 515 號 (04-8856640)
- 9.台南市：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136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128號
豐榮文化商場 新市仁愛街286-1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436號
志文書局 麻豆博愛路22號 宏欣書局 佳里光復路 214號
- 10.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 11.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 12.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 13.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 14.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3 樓)
- 15.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 紐約圖書部 電話：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3232616972#202
- 16.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 請盡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 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 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 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 **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 (7) 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 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277 號 9 樓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 2595-7295 (總機)

桃園講堂 (03) 374-9363

新竹講堂 (03) 572-4297

台中講堂 (04) 2381-6090

台南講堂 (06) 282-0541

高雄講堂 (07) 223-4248

香港講堂 (852) 2326-2231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626) 965-2200 & 454-0607

銀行：台灣銀行 民權分行

帳號：046001900174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郵政劃撥帳號：19072343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項目註明：護持道場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13 年 3 月 1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八〇〇〇冊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

——穿越時空「超意識」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

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度度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

正覺